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二

【后唐纪一】昭阳协洽，一年。

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上

同光元年（癸未，公元九二三年）

春，二月，晋王下教置百官，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，欲以为相。河东节度判官卢质为之首，质固辞，请以义武节度判官豆卢革、河东观察判官卢程为之；王即召革、程拜行台左、右丞相，以质为礼部尚书。

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镠为吴越国王。丁卯，镠始建国，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，谓所居曰宫殿，府署曰朝廷，教令下统内曰制敕，将吏皆称臣，惟不改元，表疏称吴越国而不言军。以清海节度使兼侍中传瓘为镇海、镇东留后，总军府事。置百官，有丞相、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、客省等使。

李继韬虽受晋王命为安义留后，终不自安，幕僚魏琢、牙将申蒙复从而间之曰：“晋朝无人，终为梁所并

耳。”会晋王置百官，三月，召监军张居翰、节度判官任圜赴魏州，琢、蒙复说继韬曰：“王急召二人，情可知矣。”继韬弟继远亦劝继韬自托于梁，继韬乃使继远诣大梁，请以泽潞为梁臣。梁主大喜，更命安义军曰匡义，以继韬为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继韬以二子为质。

安义旧将裴约戍泽州，泣谕其众曰：“余事故使逾二纪，见其分财享土，志灭仇讎。不幸捐馆，柩犹未葬，而郎君遽背君亲，吾宁死不能从也！”遂据州自守。梁主以其骁将董璋为泽州刺史，将兵攻之。

继韬散财募士，尧山人郭威往应募。威使气杀人，系狱，继韬惜其才勇而逸之。

契丹寇幽州，晋王问帅子郭崇韬，崇韬荐横海节度使李存审。时存审卧病，己卯，徙存审为卢龙节度使，輿疾赴镇，以蕃汉马步副总管李嗣源领横海节度使。

晋王筑坛于魏州牙城之南，夏，四月，己巳，升坛，祭告上帝，遂即皇帝位，国号大唐，大赦，改元。尊母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，嫡母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。以豆卢革为门下侍郎，卢程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；郭崇韬、张居翰为枢密使，卢质、冯道为翰林学士，张宪为工部侍郎、租庸使，又以义武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丞。德林，绛之孙也。诏卢程诣晋阳册太后、太妃。初，太妃无子，性贤，不妒忌；太后为武皇侍姬，太妃常劝武皇善待之，太后亦自谦退，由是相得甚欢。及受

册，太妃诣太后宫贺，有喜色，太后忸怩不自安。太妃曰：“愿吾儿享国久长，吾辈获没于地，园陵有主，余何足言！”因相向歔歔。豆卢革、卢程皆轻浅无它能，上以其衣冠之绪，霸府元僚，故用之。

初，李绍宏为中门使，郭崇韬副之。至是，自幽州召还，崇韬恶其旧人位在己上，乃荐张居翰为枢密使，以绍宏为宣徽使，绍宏由是恨之。居翰和谨畏事，军国机政皆崇韬掌之。支度务使孔谦自谓才能勤效，应为租庸使；众议以谦人微地寒，不当遽总重任，故崇韬荐张宪，以谦副之，谦亦不悦。以魏州为兴唐府，建东京。又于太原府建西京，又以镇州为真定府，建北都。以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，行兴唐尹；太原马步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，充西京副留守；潞州观察判官任圜为工部尚书，兼真定尹，充北京副留守；皇子继岌为北都留守、兴圣宫使，判不军诸卫事。时唐国所有凡十三节度、五十州。

闰月，追尊皇曾祖执宜曰懿祖昭烈皇帝，祖国昌曰献祖文皇帝，考晋王曰太祖武皇帝。立宗庙于晋阳，以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洎懿祖以下为七室。

甲午，契丹寇幽州，至易定而还。时契丹屡入寇，钞掠馈运，幽州食不支半年，卫州为梁所取，潞州内叛，人情岌岌，以为梁未可取，帝患之。会郢州将卢顺密来奔。先是，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屯杨村，留顺密与巡检

使刘遂严、都指挥使燕颢守郢州。顺密言于帝曰：“郢州守兵不满千人，遂严、颢皆失众心，可袭取也。”郭崇韬等皆以为“悬军远袭，万一不利，虚弃数千人，顺密不可从。”帝密召李嗣源于帐中谋之曰：“梁人志在吞泽潞，不备东方，若得东平，则溃其心腹。东平果可取乎？”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惭，常欲立奇功以补过，对曰：“今用兵岁久，生民疲弊，苟非出奇取胜，大功何由可成！臣愿独当此役，必有以报。”帝悦。壬寅，遣嗣源将所部精兵五千自德胜趣郢州。比及杨刘，日已暮，阴雨道黑，将士皆不欲进，高行周曰：“此天赞我也，彼必无备。”夜，渡河至城下，郢人不知，李从珂先登，杀守卒，启关纳外兵，进攻牙城，城中大扰。癸卯旦，嗣源兵尽入，遂拔牙城，刘遂严、燕颢奔大梁。嗣源禁焚掠，抚吏民，执知州事节度副使崔筮、判官赵凤送兴唐。帝大喜曰：“总管真奇才，吾事集矣。”即以嗣源为天平节度使。

梁主闻郢州失守，大惧，斩刘遂严、燕颢于市，罢戴思远招讨使，降授宣化留后，遣使诘让北面诸将段凝、王彦章等，趣令进战。敬翔知梁室已危，以绳内靴中，入见梁主曰：“先帝取天下，不以臣为不肖，所谋无不用。今敌势益强，而陛下弃忽臣言。臣身无用，不如死！”引绳将自经。梁主止之，问所欲言，翔曰：“事急矣，非用王彦章为大将，不可救也。”梁主从之，以

彦章代思远为北面招讨使，仍以段凝为副。

帝闻之，自将亲军屯澶州，命蕃汉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胜，戒之曰：“王铁枪勇决，乘愤激之气，必来唐突，宜谨备之。”守殷，王幼时所役苍头也。又遣使遗吴王书，告以已克郓州，请同举兵击梁。五月，使者至吴，徐温欲持两端，将舟师循海而北，助其胜者。严可求曰：“若梁人邀我登陆为援，何以拒之？”温乃止。

梁主召问王彦章以破敌之期，彦章对曰：“三日。”左右皆失笑。彦章出，两日，驰至滑州。辛酉，置酒大会，阴遣人具舟于杨村；夜，命甲士六百，皆持巨斧，载冶者，具鞴炭，乘流而下。会饮尚未散，彦章阳起更衣，引精兵数千循河南岸趋德胜。天微雨，朱安殷不为备，舟中兵举锁烧断之，因以巨斧斩浮桥，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。浮桥断，南城遂破，斩首数千级。时受命适三日矣。守殷以小舟载甲士济河救之，不及。彦章进攻潘张、麻家口、景店诸寨，皆拔之，声势大振。

帝遣宦者焦彦宾急趣杨刘，与镇使李周固守，命守殷弃德胜北城，撤屋为筏，载兵械浮河东下，助杨刘守备，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，所耗失殆半。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，各行一岸，每遇湾曲，辄于中流交斗，飞矢雨集，或全舟覆没，一日百战，互有胜负。比及杨刘，殆亡士卒之半。己巳，王彦章、段凝以十万之众攻杨刘，百道俱进，昼夜不息，连巨舰九艘，横亘河津以

绝援兵。城垂陷者数四，赖李周悉力拒之，与士卒同甘苦，彦章不能克，退屯城南，为连营以守之。杨刘告急于帝，请日行百里以赴之；帝引兵救之，曰：“李周在内，何忧！”日行六十里，不废畋猎，六月，乙亥，至杨刘。梁兵堑垒重复，严不可入，帝患之，问计于郭崇韬，对曰：“今彦章据守津要，意谓可以坐取东平；苟大军不南，则东平不守矣。臣请筑垒于博州东岸以固河津，既得以应接东平，又可以分贼兵势。但虑彦章诃知，径来薄我，城不能就，愿陛下募敢死之士，日令挑战以缀之，苟彦章旬日不东，则城成矣。”时李嗣源守郢州，河北声问不通，人心渐离，不保朝夕。会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密请降于嗣源，延孝者，太原胡人，有罪，亡奔梁，时隶段凝麾下。嗣源遣押牙临漳范延光送延孝蜡书诣帝，延光因言于帝曰：“杨刘控扼已固，梁人必不能取，请筑垒马家口以通郢州之路。”帝从之，遣崇韬将万人夜发，倍道趣博州，至马家口渡河，筑城昼夜不息。帝在杨刘，与梁人昼夜苦战。崇韬筑新城凡六日，王彦章闻之，将兵数万人驰至，戊子，急攻新城，连巨舰十馀艘于中流以绝援路。时板筑仅毕，城犹卑下，沙土疏恶，未有楼鲁及守备；崇韬慰劳士卒，以身先之，四面拒战，遣间使告急于帝。帝自杨刘引大军救之，陈于新城西岸，城中望之增气，大呼叫梁军，梁人断绝斂舰；帝舫舟将渡，彦章解围，退保邹家口。郢州奏报始

通。李嗣源密表请正朱守殷覆军之罪，帝不从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，帝引兵循河而南，彦章等弃邹家口，复趣杨刘。甲寅，游奕将李绍兴败梁游兵于清丘驿南。段凝以为唐兵已自上流渡，惊骇失色，面数彦章，尤其深入。

乙卯，蜀侍中魏王宗侃卒。

戊午，帝遣骑将李绍荣直抵梁营，擒其斥候，梁人益恐，又以火筏焚其连舰。王彦章等闻帝引兵已至邹家口，己未，解杨刘围，走保杨村；唐兵追击之，复屯德胜。梁兵前后急攻诸城，士卒遭矢石、溺水、渴死者且万人，委弃资粮、铠仗、锅幕，动以千计。杨刘比至围解，城中无食已三日矣。

王彦章疾赵、张乱政，及为招讨使，谓所亲曰：“待我成功还，当尽诛奸臣以谢天下！”赵、张闻之，私相谓曰：“我辈宁死于沙陀，不可为彦章所杀。”相与协力倾之。段凝素疾彦章之能而谄附赵、张，在军中与彦章动相违戾，百方沮挠之，惟恐其有功，潜伺彦章过失以闻于梁主。每捷奏至，赵、张悉归功于凝，由是彦章功竟无成。及归杨村，梁主信谗，犹恐彦章旦夕成功难制，征还大梁。使将兵会董璋攻泽州。

甲子，帝至杨刘劳李周曰：“微卿善守，吾事败矣。”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卢程以私事干兴唐府，府吏不能应，鞭吏背。光禄卿兼兴唐少尹任团，圜之弟，帝之从

姊婿也，诣程诉之。程骂曰：“公何等虫豸，欲倚妇力邪！”团诉于帝。帝怒曰：“朕误相此痴物，乃敢辱吾九卿！”欲赐自尽；卢质力救之，乃贬右庶子。裴约遣间使告急于帝，帝曰：“吾兄不幸，乃生梟獍，裴约独能知逆顺。”顾谓北京内牙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斌曰：“泽州弹丸之地，朕无所用，卿为我取裴约以来。”八月，壬申，绍斌将甲士五千救之，未至，城已陷，约死。帝深惜之。甲戌，帝自杨刘还兴唐。

梁主命于滑州决河，东注曹、濮及郛以限唐兵。初，梁主遣段凝监大军于河上，敬翔、李振屡请罢之，梁主曰：“凝未有过。”振曰：“俟其有过，则社稷危矣。”至是，凝厚赂赵、张求为招讨使，翔、振力争以为不可；赵、张主之，竟代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，于是宿将愤怒，士卒亦不服，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爽言于梁主曰：“臣为副元帅，虽衰朽，犹足为陛下扞御北方。段凝晚进，功名未能服人，众议汹汹，恐贻国家深忧。”敬翔曰：“将帅系国安危，今国势已尔，陛下岂可尚不留意邪！”梁主皆不听。

戊子，凝将全军五万营于王村，自高陵津济河，剽掠澶州诸县，至于顿丘。

梁主又命王彦章将保銮骑士及它兵合万人，屯兖、郛之境，谋复郛州，以张汉杰监其军。

庚寅，帝引兵屯朝城。

戊戌，康延孝帅百馀骑来奔，帝解所御锦袍玉带赐之，以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，领博州刺史。帝屏人问延孝以梁事，对曰：“梁朝地不为狭，兵不为少；然迹其行事，终必败亡。何则？主既暗懦，赵、张兄弟擅权，内结宫掖，外纳货赂，官之高下唯视赂之多少，不择才德，不校勋劳。段凝智勇俱无，一旦居王彦章、霍彦威之右，自将兵以来，专率敛行伍以奉权贵。梁主每出一军，不能专任将帅，常以近臣监之，进止可否动为所制。近又闻欲数道出兵，令董璋引陕虢、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，霍彦威以汝、洛之兵自相卫、邢洛寇镇定，王彦章、张汉杰以禁军攻郢州，段凝、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，决以十月大举。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，分则不多。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，帅精骑五千自郢州直抵大梁，擒其伪主，旬月之间，天下定矣。”帝大悦。

蜀主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、内皇城使潘在迎、武勇军使顾在珣为狎客，陪侍游宴，与宫女杂坐，或为艳歌相唱和，或谈嘲谑浪，鄙俚褻慢，无所不至，蜀主乐之。在珣，彦朗之子也。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家，恣为威虐，务徇蜀主之欲以盗其权。宰相王锴、庾传素等各保宠禄，无敢规正。潘在迎每劝蜀主诛谏者，无使谤国。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后主三阁图，并作歌以讽；贤良方正蒲禹卿对策语极切直；蜀主虽不罪，亦不能用也。九月，庚戌，蜀主以重阳宴近臣于宣华苑，酒酣，嘉王宗寿乘

间极言社稷将危，流涕不已。韩昭、潘在迎曰：“嘉王好酒悲。”因谐笑而罢。

帝在朝城，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，澶西、相南，日有寇掠。自德胜失利以来，丧刍粮数百万，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，民多流亡，租税益少，仓廩之积不支半岁。泽潞未下。卢文进、王郁引契丹屡过瀛、涿之南，传闻俟草枯冰合，深入为寇。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，帝深以为忧，召诸将会议。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郢州城门外皆为寇境，孤远难守，有之不如无之，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，与之约和，以河为境，休兵息民，俟财力稍集，更图后举。帝不悦，曰：“如此吾无葬地矣。”乃罢诸将，独召郭崇韬问之。对曰：“陛下不栉沐，不解甲，十五馀年，其志欲以雪家国之仇耻也。今已正尊号，河北士庶日望升平，始得郢州尺寸之地，不能守而弃之，安能尽有中原乎！臣恐将士解体，将来食尽众散，虽画河为境，谁为陛下守之！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，度已料彼，日夜思之，成败之机决在今岁。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，据我南鄙，又决河自固，谓我猝不能渡，恃此不复为备。使王彦章侵逼郢州，其意冀有奸人动摇，变生于内耳。段凝本非将材，不能临机决策，无足可畏。降者皆言大梁无兵，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杨刘，自以精兵与郢州合势，长驱入汴，彼城中既空虚，必望风自溃。苟伪主授首，则诸将自降矣。不然，今秋

谷不登，军粮将尽，若非陛下决志，大功何由可成！谚曰：‘当道筑室，三年不成。’帝王应运，必有天命，在陛下勿疑耳。”帝曰：“此正合朕志。丈夫得则为王，失则为虏，吾行决矣！”司天奏：“今岁天道不利，深入必无功。”帝不听。

王彦章引兵逾汶水，将攻郓州，李嗣源遣李从珂将骑兵逆战，败其前锋于递坊镇，获将士三百人，斩首二百级，彦章退保中都。戊辰，捷奏至朝城，帝大喜，谓郭崇韬曰：“郓州告捷，足壮吾气！”己巳，命将士悉遣其家归兴唐。

冬，十月，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帝遣魏国夫人刘氏、皇子继岌归兴唐，与之诀曰：“事之成败，在此一决。若其不济，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！”仍命豆卢革、李绍宏、张宪、王正言同守东京。壬申，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，癸酉，至郓州，中夜，进军逾汶，以李嗣源为前锋，甲戌旦，遇梁兵，一战败之，追至中都，围其城。城无守备，少顷，梁兵溃围出，追击，破之。王彦章以数十骑走，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单骑追之，识其声，曰：“王铁枪也！”拔槊刺之，彦章重伤，马蹶，遂擒之，并擒都监张汉杰、曹州刺史李知节、裨将赵廷隐、刘嗣彬等二百余人，斩首数千级。廷隐，开封人；嗣彬，知俊之族子也。

彦章尝谓人曰：“李亚子斗鸡小儿，何足畏！”至

是，帝谓彦章曰：“尔常谓我小儿，今日服未？”又问：“尔名善将，何不守兖州？中都无壁垒，何以自固？”彦章对曰：“天命已去，无足言者。”帝惜彦章之材，欲用之，赐药傅其创，屡遣人诱谕之。彦章曰：“余本匹夫，蒙梁恩，位至上将，与皇帝交战十五年；今兵败力穷，死自其分，纵皇帝怜而生我，我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！岂有朝为梁将，暮为唐臣！此我所不为也。”帝复遣李嗣源自往谕之，彦章卧谓嗣源曰：“汝非邈佶烈乎？”彦章素轻嗣源，故以小名呼之。于是诸将称贺，帝举酒属李嗣源曰：“今日之功，公与崇韬之力也。彘从绍宏辈语，大事去矣。”帝又谓诸将曰：“彘所患惟王彦章，今已就擒，是天意灭梁也。段凝犹在河上，进退之计，宜何向而可？”诸将以为：“传者虽云大梁无备，未知虚实。今东方诸镇兵皆在段凝麾下，所馀空城耳，以陛下天威临之，无不下者。若先广地，东傅于海，然后观衅而动，可以万全。”康延孝固请亟取大梁。李嗣源曰：“兵贵神速。今彦章就擒，段凝必未之知；就使有人走告，疑信之间尚须三日。设若知吾所向，即发救兵，直路则阻决河，须自白马南渡，数万之众，舟楫亦难猝办。此去大梁至近，前无山险，方陈横行，昼夜兼程，信宿可至。段凝未离河上，友贞已为吾擒矣。延孝之言是也，请陛下以大军徐进，臣愿以千骑前驱。”帝从之。令下，诸军皆踊跃愿行。

是夕，嗣源帅前军倍道趣大梁。乙亥，帝发中都，昇王彦章自随，遣中使问彦章曰：“吾此行克乎？”对曰：“段凝有精兵六万，虽主将非材，亦未肯遽尔倒戈，殆难克也。”帝知其终不为用，遂斩之。

丁丑，至曹州，梁守将降。

王彦章败卒有先至大梁，告梁主以“彦章就擒，唐军长驱且至”者，梁主聚族哭曰：“运祚尽矣！”召群臣问策，皆莫能对。梁主谓敬翔曰：“朕居常忽卿所言，以至于此。今事急矣，卿勿以为忤。将若之何？”翔泣曰：“臣受先帝厚恩，殆将三纪，名为宰相，其实朱氏老奴，事陛下如郎君。臣前后献言，莫匪尽忠。陛下初用段凝，臣极言不可，小人朋比，致有今日。今唐兵且至，段凝限于水北，不能赴救。臣欲请取下出居避狄，陛下必不听从；欲请陛下出奇合战，陛下必不果决。虽使良、平更生，谁能为陛下计者！臣愿先赐死，不忍见宗庙之亡也。”因与梁主相向恸哭。梁主遣张汉伦驰骑追段凝军。汉伦至滑州，坠马伤足，复限水不能进。时城中尚有控鹤军数千，朱珪请帅之出战。梁主不从，命开封尹王瓚驱市人乘城为备。初，梁陕州节度使邵王友诲，全昱之子也，性颖悟，人心多向之。或言其诱致禁军欲为乱，梁主召还，与其兄友谅、友能并幽于别第。及唐师将至，梁主疑诸兄弟乘危谋乱，并皇弟贺王友雍、建王友徽尽杀之。梁主登建国楼，面择亲信厚赐之，使

衣野服，赍蜡诏，促段凝军，既辞，皆亡匿。或请幸洛阳，收集诸军以拒唐，唐虽得都城，势不能久留。或请幸段凝军，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曰：“凝本非将材，官由幸进，今危窘之际，望其临机制胜，转败为功，难矣。且凝闻彦章军败，其胆已破，安知能终为陛下尽节乎！”赵岩曰：“事势如此，一下此楼，谁心可保！”梁主乃止。复召宰相谋之，郑珣请自怀传国宝诈降以纾国难，梁主曰：“今日固不敢爱宝，但如卿此策，竟可了否？”珣俯首久之，曰：“但恐未了。”左右皆缩颈而笑。梁主日夜涕泣，不知所为；置传国宝于卧内，忽失之，已为左右窃之迎唐军矣。

戊寅，或告唐军已过曹州，尘埃涨天，赵岩谓从者曰：“吾待温许州厚，必不负我。”遂奔许州。梁主谓皇甫麟曰：“李氏吾世仇，理难降首，不可俟彼刀锯。吾不能自裁，卿可断吾首。”麟泣曰：“臣为陛下挥剑死唐军则可矣，不敢奉此诏。”梁主曰：“卿欲卖我邪？”麟欲自刭，梁主持之曰：“与卿俱死！”麟遂弑梁主，因自杀。梁主为人温恭俭约，无荒淫之失；但宠信赵、张，使擅威福，疏弃敬、李旧臣，不用其言，以至于亡。

己卯旦，李嗣源军至大梁，攻封丘门，王瓚开门出降，嗣源入城，抚安军民。是日，帝入自梁门，百官迎谒于马首，拜伏请罪，帝慰劳之，使各复其位。李嗣源迎贺，帝喜不自胜，手引嗣源衣，以头触之曰：“吾有

天下，卿父子之功也，天下与尔共之。”帝命访求梁主，顷之，或以其首献。

李振谓敬翔曰：“有诏洗涤吾辈，相与朝新君乎？”翔曰：“吾二人为梁宰相，君昏不能谏，国亡不能救，新君若问，将何辞以对！”是夕未曙，或报翔曰：“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。”翔叹曰：“李振谬为丈夫！朱氏与新君世为仇讎，今国亡君死，纵新君不诛，何面目入建国门乎！”乃缢而死。

庚辰，梁百官复待罪于朝堂，帝宣敕赦之。赵岩至许州，温昭图迎谒归第，斩首来献，尽没岩所赍之货。昭图复名韬。

辛巳，诏王瓚收朱友贞尸，殡于佛寺，漆其首，函之，藏于太社。

段凝自滑州济河入援，以诸军排陈使杜晏球为前锋；至封丘，遇李从珂，晏球先降。壬午，凝将其众五万至封丘，亦解甲请降。凝帅诸大将先诣阙待罪，帝劳赐之，慰谕士卒，使各复其所。凝出入公卿间，扬扬自得无愧色，梁之旧臣见者皆欲齧其面，抉其心。

丙戌，诏贬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郑珣为莱州司户，萧顷为登州司户，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，任赞为房州司马，姚顛为复州司马，封翹为唐州司马，李恠为怀州司马，窦梦征为沂州司马，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，陆崇为安州司户，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；以其

世受唐恩而仕梁贵显故也。岳，崇龟之从子；顓，万年人；翹，敖之孙；恠，亦兆人；权，龟之孙也。

段凝、杜晏球上言：“伪梁要人赵岩、赵鹄、张希逸、张汉伦、张汉杰、张汉融、朱珪等，窃弄威福，残蠹群生，不可不诛。”诏：“敬翔、李振首佐朱温，共倾唐祚；契丹撒剌阿拨叛兄弃母，负恩背国，宜与岩等并族诛于市；自馀文武将吏一切不问。”又诏追废朱温、朱友贞为庶人，毁其宗庙神主。

帝之与梁战于河上也，梁拱宸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鐸善射，常于箭上自镂姓名，射帝，中马鞍，帝拔箭藏之。至是，思鐸从众俱降，帝出箭示之，思鐸伏地待罪，帝慰而释之，寻授龙武右厢都指挥使。以豆卢革尚在魏，命枢密使郭崇韬权行中书事。

梁诸藩镇稍稍入朝，或上表待罪，帝皆慰释之。宋州节度使袁象先先来入朝，陕州留后霍彦威次之。象先辇珍货数十万，遍赂刘夫人及权贵、伶官、宦者，旬日，中外争誉之，恩宠隆异。己丑，诏伪庭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及诸将校，并不议改更，将校官吏先奔伪庭者一切不问。

庚寅，豆卢革至自魏。甲午，加崇韬守侍中，领成德节度使。崇韬权兼内外，谋猷规益，竭忠无隐，颇亦荐引人物，豆卢革受成而已，无所裁正。

丙申，赐滑州留后段凝姓名曰李绍钦，耀州刺史杜

晏球曰李绍虔。

乙酉，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奭来朝，复名全义，献币马千计；帝命皇子继岌、皇弟存纪等兄事之。帝欲发梁太祖墓，斫棺焚其尸，全义上言：“朱温虽国之深仇，然其人已死，刑无可加，屠灭其家，足以为报，乞免焚斫以存圣恩。”帝从之，但铲其阙室，削封树而已。

戊戌，加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中书令；以北京留守继岌为东京留守、同平章事。

帝遣使宣谕诸道，梁所除节度使五十余人皆上表入贡。楚王殷遣其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希范入见，纳洪、鄂行营都统印，上本道将吏籍。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闻帝灭梁，避唐庙讳，更名季兴，欲自入朝，梁震曰：“唐有吞天下之志，严兵守险，犹恐不自保，况数千里入朝乎！且公朱氏旧将，安知彼不以仇敌相遇乎！”季兴不从。帝遣使以灭梁告吴、蜀，二国皆惧。徐温尤严可求曰：“公前沮吾计，今将奈何？”可求笑曰：“闻唐主始得中原，志气骄满，御下无法，不出数年，将有内变，吾但当卑辞厚礼，保境安民以待之耳。”唐使称诏，吴人不受；帝易其书，用敌国之礼，曰：“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”，吴人复书称“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”，辞礼如笺表。吴人有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市官马者，徐知诰以吴王之命，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，因代为寿州团练使，以泰章为饶州刺史。徐温召至金陵，使陈彦谦

诘之者三，皆不对。或问泰章：“可以不自辨？”泰章曰：“吾在扬州，十万军中号称壮士；寿州去淮数里，步骑不下五千，苟有它志，岂王稔单骑能代之乎！我义不负国，虽黜为县令亦行，况刺史乎！何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！”徐知诰欲以法绳诸将，请收泰章治罪。徐温曰：“吾非泰章，已死于张颢之手，今日富贵，安可负之！”命知诰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。

彗星见舆鬼，长丈馀，蜀司天监言国有大灾。蜀主诏于玉局化设道场，右补阙张云上疏，以为：“百姓怨气上彻于天，故彗星见。此乃亡国之征，非祈禳可弭。”蜀主怒，流云黎州，卒于道。

郭崇韬上言：“河南节度使、刺史上表者但称姓名，未除新官，恐负忧疑。”十一月，始降制以新官命之。

滑州留后李绍钦因伶人景进纳货于宫掖，除泰宁节度使。

帝幼善音律，故伶人多有宠，常侍左右；帝或时自傅粉墨，与优人共戏于庭，以悦刘夫人，优名谓之“李天下！”尝因为优，自呼曰：“李天下，李天下”，优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颊。帝失色，群优亦骇愕，新磨徐曰：“理天下者只有一人，尚谁呼邪！”帝悦，厚赐之。帝尝畋于中牟，践民稼，中牟令当马前谏曰：“陛下为民父母，奈何毁其所食，使转死沟壑乎！”帝怒，叱去，将杀之。敬新磨追擒至马前，责之曰：“汝为县令，独

不知吾天子好猎邪？奈何纵民耕种，以妨吾天子之驰骋乎！汝罪当死！”因请行刑，帝笑而释之。诸伶出入宫掖，侮弄缙绅，群臣愤嫉，莫敢出气；亦反有相附托以希恩泽者，四方藩镇争以货赂结之。其尤蠹政害人者，景进为之首。进好采闾阎鄙细事闻于上，上亦欲知外间事，遂委进以耳目。进每奏事，常屏左右问之，由是进得施其谗慝，干预政事。自将相大臣皆惮之，孔岩常以兄事之。

壬寅，岐王遣使致书，贺帝灭梁，以季父自居，辞礼甚倨。

癸卯，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入朝，帝与之宴，宠锡无算。

张全义请帝迁都洛阳，从之。

己巳，赐朱友谦姓名曰李继麟，命继岌兄事之。

以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，赐姓名曰李绍琛。

废北都，复为成德军。

赐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绍安。匡国节度使温韬入朝，赐姓名曰李绍冲。绍冲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宦，旬日，复遣还镇。郭崇韬曰：“国家为唐雪耻，温韬发唐山陵殆遍，其罪与朱温相埒耳，何得复居方镇，天下义士其谓我何！”上曰：“入汴之初，已赦其罪。”竟遣之。

戊申，中书奏以：“国用未充，请量留三省、寺、

监官，馀并停，俟见任者满二十五月，以次代之；其西班上将军以下，令枢密院准此。”从之。人颇咨怨。

初，梁均王将祀南郊于洛阳，闻杨刘陷而止，其仪物具在。张全义请上亟幸洛阳，谒庙毕即祀南郊；从之。

丙辰，复以梁东京开封府为宣下军汴州。梁以宋州为宣武军，诏更名归德军。

诏文武官先诣洛阳。

议者以郭崇韬勋臣为宰相，不能知朝廷典故，当用前朝名家以佐之。或荐礼部尚书薛廷珪，太子少保李琪，尝为太祖册礼使，皆耆宿有文，宜为相。崇韬奏廷珪浮华无相业，琪倾险无士风；尚书左丞赵光胤廉洁方正，自梁未亡，北人皆称其有宰相器。豆卢革荐礼部侍郎韦说谄练朝章。丁巳，以光胤为中书侍郎，与说并同平章事。光胤，光逢之弟；说，岫之子；廷珪，逢之子也。光胤性轻率，喜自矜；说谨重守常而已。

赵光逢自梁朝罢相，杜门不交宾客，光胤时往见之，语及政事。他日，光逢署其户曰：“请不言中书事。”

租庸副使孔谦畏张宪公正，欲专使务，言于郭崇韬曰：“东京重地，须大臣镇之，非张公不可。”崇韬即奏以宪为东京副留守，知留守事。戊午，以豆卢革判租庸，兼诸道盐铁转运使。谦弥失望。

己未，加张全义守尚书令，高季兴守中书令。时季兴入朝，上待之甚厚，从容问曰：“朕欲用兵于吴、蜀，

二国何先？”季兴以蜀道险难取，乃对曰：“吴地薄民贫，克之无益，不如先伐蜀。蜀土富饶，又主荒民怨，伐之必克。克蜀之后，顺流而下，取吴如反掌耳。”上曰：“善！”

辛酉，复以永平军大安府为西京京兆府。

甲子，帝发大梁；十二月，庚午，至洛阳。

吴越王缪以行军司马杜建徽为左丞相。

壬申，诏以汴州宫苑为行宫。

以耀州为顺义军，延州为彰武军，邓州为威胜军，晋州为建雄军，安州为安远军；自馀藩镇，皆复唐旧名。

庚辰，御史台奏：“朱温篡逆，删改本朝《律令格式》，悉收旧本焚之，今台司及刑部、大理寺所用皆伪廷之法。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《律令格式》具在，乞下本道录进。”从之。

李继韬闻上灭梁，忧惧，不知所为，欲北走契丹，会有诏征诣阙；继韬将行，其弟继远曰：“兄以反为名，何地自容！往与不往等耳，不若深沟高垒，坐食积粟，犹可延岁月；入朝，立死矣。”或谓继韬曰：“先令公有大功于国，主上于公，季父也，往必无虞。”继韬母杨氏，善蓄财，家货百万，乃与杨氏偕行，赍银四十万两，他货称是，大布赂遗。伶人宦官争为之言曰：“继韬初无邪谋，为奸人所惑耳。嗣昭亲贤，不可无后。”杨氏复入宫见帝，泣请其死，以其先人为言；又求哀于

刘夫人，刘夫人亦为之言。及继韬入见待罪，上释之，留月馀，屡从游畋，宠待如故。皇弟义成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存渥深诋诃之，继韬心不自安，复赂左右求还镇，上不许。继韬潜遣人遗继远书，教军士纵火，冀天子复遣己抚安之，事泄，辛巳，贬登州长史，寻斩于天津桥南，并其二子。遣使斩继远于上党，以李继达充军城巡检。召权知军州事李继侗诣阙，继侗据有继韬之室，料筒妓妾，搜校货财，不时即路。继达怒曰：“吾家兄弟父子同时诛死者四人，大兄曾无骨肉之情，贪淫如此；吾诚羞之，无面视人，生不如死！”甲申，继达衰服，帅麾下百骑坐戟门呼曰：“谁与吾反者？”因攻牙宅，斩继侗。节度副使李继珂闻乱，募市人，得千馀，攻子城。继达知事不济，开东门，归私第，尽杀其妻子，将奔契丹，出城数里，从骑皆散，乃自刭。

甲申，吴王复遣司农卿洛阳卢蘋来奉使，严可求豫料帝所问，教蘋应对，既至，皆如可求所料。蘋还，言唐主荒于游畋，畜财拒谏，内外皆怨。

高季兴在洛阳，帝左右伶宦求货无厌，季兴忿之。帝欲留季兴，郭崇韬谏曰：“陛下新得天下，诸侯不过遣子弟将佐入贡，惟高季兴身自入朝，当褒赏以劝来者；乃羁留不遣，弃信亏义，沮四海之心，非计也。”乃遣之。季兴倍道而去，至许州，谓左右曰：“此行有二失：来朝一失，纵我去一失。”过襄州，节度使孔勣留宴，

中夜，斩关而去。丁酉，至江陵，握梁震手曰：“不用君言，几不免虎口。”又谓将佐曰：“新朝百战方得河南，乃对功臣举手去，‘吾于十指上得天下，’矜伐如此，则他人皆无功矣，其谁不解体！又荒于禽色，何能久长！吾无忧矣。”乃缮城积粟，招纳梁旧兵，为战守之备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三

【后唐纪二】起阏逢涪滩，尽旃蒙作噩十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中

同光二年（甲申，公元九二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辰，幽州奏契丹入寇，至瓦桥。以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陕州留后霍彦威副之，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，将兵救幽州。

孔谦复言于郭崇韬曰：“首座相公万机事繁，居第且远，租庸簿书多留滞，宜更图之。”豆卢革尝以手书假省库钱数十万，谦以手书示崇韬，崇韬微以讽革。革惧，奏请崇韬专判租庸，崇韬固辞。上曰：“然则谁可者？”崇韬曰：“孔谦虽久典金谷，若遽委大任，恐不叶物望，请复用张宪。”帝即命召之。谦弥失望。

岐王闻帝入洛，内不自安，遣其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继日严入贡，始上表称臣。帝以其前朝耆旧，

与太祖比肩，特加优礼，每赐诏但称岐王而不名。庚戌，加继日严兼中书令，遣还。

敕：“内官不应居外，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，不以贵贱，并遣诣阙。”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，至是殆及千人，皆给贍优厚，委之事任，以为腹心。内诸司使，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，至是复用宦者，浸干政事。既而复置诸道监军，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，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，陵忽主帅，怙势争权，由是藩镇皆愤怒。

契丹出塞。召李嗣源旋师，命泰宁节度使李绍钦、泽州刺史董璋戍瓦桥。

李继日严见唐甲兵之盛，归，语岐王，岐王益惧。癸丑，表请正藩臣之礼，优诏不许。

孔谦恶张宪之来，言于豆卢革曰：“钱谷细事，一健吏可办耳。魏都根本之地，顾不重乎！兴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馀，智力不足，必不得已，使之居朝廷，众人辅之，犹愈于专委方面也。”革为之言于崇韬，崇韬乃奏留张宪于东京。甲寅，以正方为租庸使。正言昏懦，谦利其易制故也。

李存审奏契丹去，复得新州。

戊午，敕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三司并隶租庸使。

上遣皇弟存渥、皇子继岌迎太后、太妃于晋阳，太妃曰：“陵庙在此，若相与俱行，岁时何人奉祀！”遂

留不来。太后至，庚申，上出迎于河阳；辛酉，从太后入洛阳。

二月，己巳朔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孔谦欲聚敛以求媚，凡赦文所蠲者，谦复征之。自是每有诏令，人皆不信，百姓愁怨。

郭崇韬初至汴、洛，颇受藩镇馈遗，所亲或谏之，崇韬曰：“吾位兼将相，禄赐巨万，岂藉外财！但以伪梁之季，贿赂成风，今河南藩镇，皆梁之旧臣，主上之仇讎也，若拒，其意能无惧乎！吾特为国家藏之私室耳。”及将祀南郊，崇韬首献劳军钱十万缗。先是，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，州县上供者入外府，充经费，方镇贡献者入内府，充宴游及给赐左右。于是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。及有司办郊祀，乏劳军钱，崇韬言于上曰：“臣已倾家所有以所助大礼，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赐有司。”上默然久之，曰：“吾晋阳自有储积，可令租庸犂取以相助。”于是取李崇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，军士皆不满望，始怨恨，有离心矣。

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、解县盐，每季输省课。己卯，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。

辛己，进岐王爵为秦王，仍不名、不拜。

郭崇韬知李绍宏怏怏，乃置内句使，掌句三司财赋，以绍宏为之，冀弭其意，而绍宏终不悦，徒使州县增移报之烦。崇韬位兼将相，复领节旄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权

侔人主，旦夕车马填门。性刚急，遇事辄发，嬖幸佻求，多所摧仰，宦官疾之，朝夕短之于上。崇韬扼腕，欲制之不能。豆卢革、韦说尝问之曰：“汾阳王本太原人徙华阴，公世家雁门，岂其枝派邪？”崇韬因曰：“遭乱，亡失谱谍，尝闻先人言，上距汾阳世四耳。”革曰：“然则固从祖也。”崇韬由是以膏粱自处，多甄别流品，引拔浮华，鄙弃勋旧。有求官者，崇韬曰：“深知公功能，然门地寒素，不敢相用，恐为名流所嗤。”由是嬖幸疾之于内，勋旧怨之于外。崇韬屡请以枢密使让李绍宏，上不许；又请分枢密院事归内诸司以轻其权，而宦官谤之不已。崇韬郁郁不得志，与所亲谋赴本镇以避之，其人曰：“不可，蛟龙失水，蝼蚁足以制之。”

先是，上欲以刘夫人为皇后，而有正妃韩夫人在，太后素恶刘夫人，崇韬亦屡谏，上以是不果。于是所亲说崇韬曰：“公若请立刘夫人为皇后，上必喜。内有皇后之助，则伶宦辈不能为患矣。”崇韬从之，与宰相帅百官共奏刘夫人宜正位中宫。癸未，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皇后生于寒微，既贵，专务蓄财，其在魏州，至于薪苏果茹皆贩鬻之。及为后，四方贡献皆分为二，一上天子，一上中宫。以是宝货山积，惟用写佛经，施尼师而已。

是时皇太后诰，皇后教，与制敕交行于藩镇，奉之如一。

诏蔡州刺史朱勅浚索水，通漕运。

三月，己亥朔，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，酒酣，君臣及宫人皆脱冠露髻，喧哗自恣。知制诰京兆李龟祜谏曰：“君臣沉湎，不忧国政，臣恐启北敌之谋。”不听。

乙巳，镇州言契丹将犯塞，诏横海节度使李绍斌、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珂帅骑兵分道备之；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屯邢州。绍斌本姓赵，名行实，幽州人也。

丙午，加高季兴兼尚书令，时封南平王。

李存审自以身为诸将之首，不得预克汴之功，感愤，疾益甚，屡表求入觐，郭崇韬抑而不许。存审疾亟，表乞生睹龙颜，乃许之。初，帝尝与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手搏，存贤不尽其技，帝曰：“汝能胜我，我当授藩镇。”存贤乃奉诏，仅仆帝而止。及许存审入觐，帝以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，旬日除节度使，曰：“手搏之约，吾不食言矣。”

庚戌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。

勋臣畏伶宦之谗，皆不自安，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李嗣源求解兵柄，帝不许。

自唐末丧乱，搢绅之家或以告赤鬻于族姻，遂乱昭穆，至有舅叔拜甥、侄者，选人伪滥者众。郭崇韬欲革其弊，请令铨司精加考核。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，注官者才数十人，涂毁告身者十之九。选人或号哭道路，或馁死逆旅。唐室诸陵先为温韬所发，庚申，以工部郎

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。皇子继岌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。

夏，四月，己巳朔，群臣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。

帝遣客省使李严使于蜀，严盛称帝威德，有混一天下之志。且言朱氏篡窃，诸侯曾无勤王之举。王宗俦以其语侵蜀，请斩之，蜀主不从。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：“晋王有凭陵我国家之志，宜选将练兵，屯戍边鄙，积糗粮，治战舰以待之。”蜀主乃以光葆为梓州观察使，充武德节度留后。

乙亥，加楚王殷兼尚书令。

庚辰，赐前保义留后霍彦威姓名李绍真。

秦忠敬王李茂贞卒，遣奏以其子继日严权知凤翔军府事。

初，安义牙将杨立有宠于李继韬，继韬诛，常邑邑思乱。会发安义兵三千戍涿州，立谓其众曰：“前此潞兵未尝戍边，今朝廷驱我辈投之绝塞，盖不欲置之潞州耳。与其暴骨沙场，不若据城自守，事成富贵，不成为群盗耳。”因聚噪攻子城东门，焚掠市肆；节度副使李继珂、监军张弘祚弃城走，立自称留后，遣将士表求旌节。诏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，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部署，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蕴为马步都指挥使以讨之。

孔谦贷民钱，使以贱估偿丝，屡檄州县督之。翰林

学士承旨、权知汴州卢质上言：“梁赵岩为租庸使，举贷诛敛，结怨于人。陛下革故鼎新，为人除害，而有司未改其所为，是赵岩复生也。今春霜害桑，茧丝甚薄，但输正税，犹惧流移，况益以称贷，人何以堪！臣惟事天子，不事租庸，敕旨未颁，省牒频下，愿早降明命！”帝不报。

汉主引兵侵闽，屯于汀、漳境上；闽人击之，汉主败走。

初，胡柳之役，伶人周匝为梁所得，帝每思之；入汴之日，匝谒见于马前，帝甚喜。匝涕泣言曰：“臣所以得生全者，皆梁教坊使陈俊、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，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。”帝许之。郭崇韬谏曰：“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。今大功始就，封赏未及一人，而先以伶人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”以是不行。逾年，伶人屡以为言，帝谓崇韬曰：“吾已许周匝矣，使吾惭见此三人。公言虽正，然当为我屈意行之。”五月，壬寅，以俊为景州刺史，德源为宪州刺史。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，莫不愤叹。

乙巳，右谏议大夫薛昭文上疏，以为：“诸道僭窃者尚多，征伐之谋，未可遽息。又，士卒久从征伐，赏给未丰，贫乏者多，宜以四方贡献及南郊羨馀，更加颁赉。又，河南诸军皆梁之精锐，恐僭窃之国潜以厚利诱之，宜加收抚。又，户口流亡者，宜宽徭薄赋以安集之。

又，土木不急之役，宜加裁省。又请择隙地牧马，勿使践京畿民田。”皆不从。

戊申，蜀主遣李严还。初，帝因严入蜀，令以马市宫中珍玩，而蜀法禁锦绮珍奇不得入中国，其粗恶者乃听入中国，谓之“入草物”。严还，以闻，帝怒曰：“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乎！”严因言于帝曰：“衍童骏荒纵，不亲政务，斥远故老，昵比小人。其用事之臣王宗弼、宋光嗣等，谄谀专恣，黷货无厌，贤愚易位，刑赏紊乱，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。以臣观之，大兵一临，瓦解土崩，可翘足而待也。”帝深以为然。

帝以潞州叛故，庚戌，诏天下州镇无得修城浚隍，悉毁防城之具。

壬子，新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、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卒于幽州。存审出于寒微，常戒诸子曰：“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，四十年间，位极将相，其间出万死获一生者非一，破骨出镞者凡百馀。”因授以所出镞，命藏之，曰：“尔曹生于膏粱，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。”

幽州言契丹将入寇，甲寅，以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充东北面行营招讨使，将大军渡河而北。契丹屯幽州东南城门外，虏骑充斥，馈运多为所掠。

壬戌，以李继日严为凤翔节度使。

乙丑，以权知归义留后曹义金为节度使。时瓜、沙与吐蕃杂居，义金遣使间道入贡，故命之。

李嗣源大军前锋至潞州，日已暝；泊军方定，张廷蕴帅麾下壮士百馀辈逾堑坎城而上，守者不能御，即斩关延诸军入。比明，嗣源及李绍荣至，城已下矣，嗣源等不悦。丙寅，嗣源奏潞州平。六月，丙子，磔杨立及其党于镇国桥。潞州城池高深，帝命夷之。

丙戌，以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归德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留宿卫，宠遇甚厚。帝或时与太后，皇后同至其家。帝有幸姬，色美，尝生子矣，刘后妒之。会绍荣丧妻，一日，侍禁中，帝问绍荣：“汝复娶乎？为汝求婚。”后因指幸姬曰：“大家怜绍荣，何不以此赐之！”帝难言不可，微许之。后趣绍荣拜谢，比起，顾幸姬，已肩舆出宫矣。帝为之托疾不食者累日。

壬辰，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，代李存审为蕃汉内外马步总管。

秋，七月，壬寅，蜀以礼部书许寂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孔谦复短王正言于郭崇韬，又厚赂伶宦，求租庸使，终不获，意怏怏，癸卯，表求解职。帝怒，以为避事，将置于法，景进救之，得免。梁所决河连年为曹、濮患，甲辰，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汴、滑兵塞之。未几，复坏。

庚申，置威塞军于新州。

契丹恃其强盛，遣使就帝求幽州以处卢文进。时东

北诸夷皆役属契丹，惟渤海未服；契丹主谋入寇，恐渤海掎其后，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，遣其将秃馁及卢文进据营、平等州以扰燕地。

八月，戊辰，蜀主以右定远军使王宗鐔为招讨马步使，帅二十一军屯洋州；乙亥，以长直马军使林思谔为昭武节度使，戍利州以备唐。

租庸使王正言病风，恍惚不能治事，景进屡以为言。癸酉，以副使、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，右威卫大将军孔循为副使。循即赵殷衡也，梁亡，复其姓名。谦自是得行其志，重敛急征以充帝欲，民不聊生。癸未，赐谦号丰财贍国功臣。

帝复遣使者李彦稠入蜀，九月，己亥，至成都。

癸卯，帝猎于近郊。时帝屡出游猎，从骑伤民禾稼，洛阳令何泽付于丛薄，俟帝至，遮马谏曰：“陛下赋敛既急，今稼穡将成，复蹂践之，使吏何以为理，民何以为生！臣愿先赐死。”帝慰而遣之。泽，广州人也。

契丹攻渤海，无功而还。

蜀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俦以蜀主失德，与王宗弼谋废立，宗弼犹豫未决。庚戌，宗俦忧愤而卒。宗弼谓枢密使宋光嗣、景润澄等曰：“宗俦教我杀尔曹，今日无患矣。”光嗣辈俯伏泣谢。宗弼子承班闻之，谓人曰：“吾家难乎免矣。”

乙卯，蜀主以前镇江军节度使张武为峡路应援招讨

使。

丁巳，幽州言契丹入寇。

冬，十月，辛未，天平节度使李存霸、平卢节度使符习言：“属州多称直奉租庸使贴指挥公事，使司殊不知，有紊规程。”租庸使奏，近例皆直下。敕：“朝廷故事，制敕不下支郡，牧守不专奏陈。今两道所奏，乃本朝旧规；租庸所陈，是伪廷近事。自今支郡自非进奉，皆须本道腾奏，租庸征催亦须牒观察使。”虽有此敕，竟不行。

易定言契丹入寇。

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请择诸军骁勇者万二千人，置驾下左、右龙武步骑四十军，兵械给赐皆优异于它军，以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，以裨将安重霸副之，旧将无不愤耻。重霸，去州人，以狡佞贿赂事承休，故承休悦之。

吴越王镠复修本朝职责，壬午，帝因梁官爵而命之。镠厚贡献，并赂权要，求金印、玉册、赐诏不名、称国王。有司言：“故事惟天子用玉册，王公皆用竹册；又，非四夷无封国王者。”帝皆曲从镠意。

吴王如白沙观楼船，更命白沙曰迎銮镇。徐温自金陵来朝，先是，温以亲吏翟虔为阁门、宫城、武备等使，使察王起居，虔防制王甚急。至是，王对温名雨为水，温请其故。王曰：“翟虔父名，吾讳之熟矣。”因谓温

曰：“公之忠诚，我所知也，然翟虔无礼，宫中及宗室所须多不获。”温顿首谢罪，请斩之，王曰：“斩则太过，远徙可也。”乃徙抚州。

十一月，蜀主遣其翰林学士欧阳彬来聘。彬，衡山人也。又遣李彦稠东还。

癸卯，帝帅亲军猎于伊阙，命从官拜梁太祖墓。涉历山险，连日不止，或夜合围；士卒坠崖谷死及折伤者甚众。丙午，还宫。

蜀以唐修好，罢威武城戍，召关宏业等二十四军还成都。戊申，又罢武定、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。

丁巳，赐护国节度使李继麟铁券，以其子令德、令锡皆为节度使，诸子胜衣者即拜官，宠冠列藩。

庚申，蔚州言契丹入寇。

辛酉，蜀主罢天雄军招讨，命王承骞等二十九军还成都。

十二月，乙丑朔，蜀主以右仆射张格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初，格之得罪，中书吏王鲁柔乘危窘之；及再为相用事，杖杀之。许寂谓人曰：“张公才高而识浅，戮一鲁柔，他人谁敢自保！此取祸之端也。”

蜀主罢金州屯戍，命王承勋等七军还成都。

己巳，命宣武节度使李嗣源将宿卫兵三万七千人赴汴州，遂如幽州御契丹。

庚午，帝及皇后如张全义第，全义大陈贡献；酒酣，

皇后奏称：“妾幼失父母，见老者辄思之，请父事全义。”帝许之。全义惶恐固辞，再三强之，竟受皇后拜，复贡献谢恩。明日，后命翰林学士赵凤草书谢全义，凤密奏：“自古无天下之母拜人臣为父者。”帝嘉其直，然卒行之。自是后与全义日遣使往来问遗不绝。

初，唐僖、昭之世，宦官虽盛，未尝有建节者。蜀安重霸劝王承休求秦州节度使，承休言于蜀主曰：“秦州多美妇人，请为陛下采择以献。”蜀主许之，庚午，以承休为天雄节度使，封鲁国公；以龙武军为承休牙兵。

乙亥，蜀主以前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。延琼以外戚代王宗弼居旧将之右，众皆不平。壬午，北京言契丹寇岚州。

辛卯，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。

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卒。

是岁，蜀主徙普王宗仁为卫王。雅王宗辂为幽王，褒王宗纪为赵王，荣王宗智为韩王，兴王宗泽为宋王，彭王宗鼎为鲁王，忠王宗平为薛王，资王宗特为莒王；宗辂、宗智、宗平皆罢军使。

同光三年（乙酉，公元九二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午朔，蜀大赦。

丙申，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，竟以用度不足而止。契丹寇幽州。

庚子，帝发洛阳；庚戌，至兴唐。

诏平卢节度使苻习治酸枣遥堤以御决河。

初，李嗣源北征，过兴唐，东京库有供御细铠，嗣源牒副留守张宪取五百领，宪以军兴，不暇奏而给之；帝怒曰：“宪不奉诏，擅以吾铠给嗣源，何意也！”罚宪俸一月，令自往军中取之。帝以义武节度使王都将入朝，欲辟球场，宪曰：“此以行宫阙廷为球场，前年陛下即位于此。其坛不可毁，请辟球场于宫西。”数日，未成，帝命毁即位坛。宪谓郭崇韬曰：“此坛，主上所以礼上帝，始受命之地也，若之何毁之！”崇韬从容言于帝，帝立命两虞候毁之。宪私于崇韬曰：“忘天背本，不祥莫大焉。”

二月，甲戌，以横海节度使李绍斌为卢龙节度使。

丙子，李嗣源奏败契丹于涿州。

上以契丹为忧，与郭崇韬谋，以威名宿将零落殆尽，李绍斌位望素轻，欲徙李嗣源镇真定，为绍斌声援，崇韬深以为便。时崇韬领真定，上欲徙崇韬镇汴州，崇韬辞曰：“臣内典枢机，外预大政，富贵极矣，何必更领藩方？且群臣或从陛下岁久，身经百战，所得不过一州。臣无汗马之劳，徒以侍从左右，时赞圣谟，致位至此，常不自安；今因委任勋贤，使臣得解旄节，乃大愿也。且汴州关东冲要，地富人繁，臣既不至治所，徒令他人摄职，何异空城！非所以固国基也。”上曰：“深知卿忠尽，然卿为朕画策，袭取汶阳，保固河津，既而自此

路乘虚直趋大梁，成朕帝业，岂百战之功可比乎！今朕贵为天子，岂可使卿曾无尺寸之地乎！”崇韬固辞不已，上乃许之。庚辰，徙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。汉主闻帝灭梁而惧，遣宫苑使何词入贡，且觐中国强弱。甲申，词至魏。及还，言帝骄淫无政，不足畏也。汉主大悦，自是不复通中国。帝性刚好胜，不欲权在臣下，入洛之后，信伶宦之谗，颇疏忌宿将。李嗣源家在太原，三月，丁酉，表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以便其家，帝怒曰：“嗣源握兵权，居大镇，军政在吾，安得为其子奏请！”乃黜从珂为突骑指挥使，帅数百人戍石门镇。嗣源忧恐，上章申理，久之方解。辛丑，嗣源乞至东京朝觐，不许。郭崇韬以嗣源功高位重，亦忌之，私谓人曰：“总管令公非久为人下者，皇家子弟皆不及也。”密劝帝召之宿卫，罢其兵权，又劝帝除之，帝皆不从。

己酉，帝发兴唐，自德胜济河，历杨村、戚城，观昔时战处，指示群臣以为乐。

洛阳宫殿宏邃，宦者欲上增广嫔御，诈言宫中夜见鬼物。上欲使符咒者攘之，宦者曰：“臣昔逮事咸通、乾符天子，当是时，六宫贵贱不减万人。今掖庭太半空虚，故鬼物游之耳。”上乃命宦者王允平、伶人景进采择民间女子，远至太原、幽、镇，以充后庭，不啻三千人，不问所从来。上还自兴唐，载以牛车，累累盈路。

张宪奏：“诸营妇女亡逸者千余人，虑扈从诸军挟匿以行。”其实皆入宫矣。

庚辰，帝至洛阳；辛酉，诏复以洛阳为东都，兴唐府为鄴都。

夏，四月，癸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初，五台僧诚惠以妖妄惑人，自言能降伏天龙，命风召雨；帝尊信之，亲帅后妃及皇弟、皇子拜之，诚惠安坐不起，群臣莫敢不拜，独郭崇韬不拜。时大旱，帝自鄴都迎诚惠至洛阳，使祈雨，士民朝夕瞻仰，数旬不雨。或谓诚惠：“官以师祈雨无验，将焚之。”诚惠逃去，惭惧而卒。

庚寅，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赵光胤卒。

太后自与太妃别，常怏怏不乐，虽娱玩盈前，未尝解颜；太妃既别太后，亦邑邑成疾。太后遣中使医药相继于道，闻疾稍加，辄不食，又谓帝曰：“吾与太妃恩如兄弟，欲自往省之。”帝以天暑道远，苦谏，久之乃止，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。五月，丁酉，北都奏太妃薨。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，帝宽譬不离左右。太后自是得疾，又欲自往会太妃葬，帝力谏而止。

闽王审知寝疾，命其子节度副使延翰权知军府事。

自春夏大旱，六月，壬申，始雨。

帝苦溽暑，于禁中择高凉之所，皆不称旨。宦者因言：“臣见长安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观以百数。今

日宅家曾无避暑之所，宫殿之盛曾不及当时公卿第舍耳。”帝乃命宫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楼以清暑。宦者曰：“郭崇韬常不伸眉，为孔谦论用度不足，恐陛下虽欲营缮，终不可得。”帝曰：“吾自用内府钱，无关经费。”然犹虑崇韬谏，遣中使语之曰：“今岁盛暑异常，朕昔在河上，与梁人相拒，行营卑湿，被甲乘马，亲当矢石，犹无此暑。今居深宫之中而暑不可度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昔在河上，勅敌未灭，深念仇耻，虽有盛暑，不介圣怀。今外患已除，海内宾服，故虽珍台闲馆犹觉郁蒸也。陛下倘不忘艰难之时，则暑气自消矣。”帝默然。宦者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宜其不知至尊之热也。”帝卒命允平营楼，日役万人，所费巨万。崇韬谏曰：“今两河水旱，军食不充，愿且息役，以俟丰年。”帝不听。

帝将伐蜀，辛卯，诏天下括市战马。

吴镇海节度判官、楚州团练使陈彦谦有疾，徐知诰恐其遗言及继嗣事，遗之医药金帛，相属于道。彦谦临终，密留中遗徐温，请以所生子为嗣。

太后疾甚。秋，七月，甲午，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事稍弭，表求入朝省太后，帝不许。壬寅，太后殂。帝毁过甚，五日方食。

八月，癸未，杖杀河南令罗贯。初，贯为礼部员外郎，性强直，为郭崇韬所知，用为河南令。为政不避权

豪，伶宦请托，书积几案，一不报，皆以示崇韬，崇韬奏之，由是伶宦切齿。河南尹张全义亦以贯高伉，恶之，遣婢诉于皇后，后与伶宦共毁之，帝含怒未发。会帝自往寿安视坤陵役者，道路泥泞，桥多坏。帝问主者为谁，宦官对属河南。帝怒，下贯狱；狱吏榜掠，体无完肤，明日，传诏杀之。崇韬谏曰：“贯坐桥道不修，法不至死。”帝怒曰：“太后灵驾将发，天子朝夕往来，桥道不修，卿言无罪，是党也！”崇韬曰：“陛下以万乘之尊，怒一县令，使天下谓陛下用法不平，臣之罪也。”帝曰：“既公所爱，任公裁之。”拂衣起入宫，崇韬随之，论奏不已；帝自阖殿门，崇韬不得入。贯竟死，暴尸府门，远近冤之。

丁亥，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赐吴越国王玉册、金印，红袍御衣。

九月，蜀主与太后、太妃游青城山，历丈人观、上清宫，遂至彭州阳平化、汉州三学山而还。

乙未，立皇子继岌为魏王。

丁酉，帝与宰相议伐蜀，威胜节度使李绍钦素谄事宣徽使李绍宏，绍宏荐“绍钦有盖世奇才，虽孙、吴不如，可以大任。”郭崇韬曰：“段凝亡国之将，奸谄绝伦，不可信也。”众举李嗣源，崇韬曰：“契丹方炽，总管不可离河朔。魏王地当储副，未立殊功，请依故事，以为伐蜀都统，成其威名。”帝曰：“儿幼，岂能独往，

当求其副。”既而曰：“无以易卿。”庚子，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，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，军事悉以委之。又以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凤翔节度使李继日严充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，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副招讨使，陕州节度使李绍琛充蕃汉马步军都排陈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，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，华州节度使毛璋充左厢马步都虞候，邠州节度使董璋充右厢马步都虞候，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，将兵六万伐蜀，仍诏季兴自取夔、忠、万三州为巡属。都统置中军，以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，高品李廷安、吕知柔充魏王府通谒。辛丑，以工部尚书任圜、翰林学士李愚并参预都统军机。

自六月甲午雨，罕见日星，江河百川皆溢，凡七十五日乃霁。

郭崇韬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荐引旧恩，将行，言于上曰：“孟知祥信厚有谋，若得西川而求帅，无逾此人者。”又荐鄴都副留守张宪谨重有识，可为相，戊申，大军西行。

蜀安重霸劝王承休请蜀主东游秦州。承休到官，即毁府署，作行宫，大兴力役，强取民间女子教歌舞，图形遗韩昭，使言于蜀主；又献花木图，盛称秦州山川土风之美。蜀主将如秦州，群臣谏者甚众，皆不听；王宗

弼上表谏，蜀主投其表于地；太后涕泣不食，止之，亦不能得。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几二千言，其略曰：“先帝艰难创业，欲传之万世。陛下少长富贵，荒色惑酒。秦州人杂羌、胡，地多瘴疠，万众困于奔驰，郡县罢于供亿。凤翔久为仇雠，必生衅隙；唐国方通欢好，恐怀疑贰。先皇未尝无故盘游，陛下率意频离宫阙。秦皇东狩，銮驾不还；炀帝南巡，龙舟不返。蜀都强盛，雄视邻邦，边亭无烽火之虞，境内有腹心之疾，百姓失业，盗贼公行。昔李势屈于桓温，刘禅降于邓艾，山河险固，不足凭恃。”韩昭谓禹卿曰：“吾收汝表，俟主上西归，当使狱吏字字问汝！”王承休妻严氏美，蜀主私焉，故锐意欲行。

冬，十月，排陈斩斫使李绍琛与李严将骁骑三千、步兵万人为前锋，招讨判官陈义至宝鸡，称疾乞留。李愚厉声曰：“陈义见利则进，惧难则止。今大军涉险，人心易摇，宜斩以徇！”由是军中无敢顾望者。义，蓟州人也。

癸亥，蜀主引兵数万发成都，甲子，至汉州。武兴节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，蜀主以为群臣同谋沮己，犹不信，大言曰：“吾方欲耀武。”遂东行。在道与群臣赋诗，殊不为意。

丁丑，李绍琛攻蜀威武城，蜀指挥使唐景思将兵出降；城使周彦禔等知不能守，亦降。景思，秦州人也。

得城中粮二十万斛。绍琛纵其败兵万余人逸去，因倍道趣凤州，李严飞书以谕王承捷。李继曰严竭凤翔蓄积以馈军，不能充，人情忧恐。郭崇韬入散关，指其山曰：“吾辈进无成功，不复得还此矣。当尽力一决。今馈运将竭，宜先取凤州，因其粮。”诸将皆言蜀地险固，未可长驱，宜按兵观衅。崇韬以问李愚，愚曰：“蜀人苦其主荒淫，莫为之用。宜乘其人情崩离，风驱霆击，彼皆破胆，虽有险阻，谁与守之！兵势不可缓也。”是日李绍琛告秉，崇韬喜，谓李愚曰：“公料敌如此，吾复何忧！”乃倍道而进。戊寅，王承捷以凤、兴、文、扶四州印节迎降，得兵八千，粮四十万斛。崇韬曰：“平蜀必矣！”即以都统牒命承捷摄武兴节度使。己卯，蜀主至利州，威武败卒奔还，始信唐兵之来。王宗弼、宋光嗣言于蜀主曰：“东川、山南兵力尚完，陛下但以大军扼利州，唐人安敢悬兵深入！”从之。庚辰，以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、王宗俨、兼侍中王宗昱为三招讨，将兵三万逆战。从驾兵自绵、汉至深渡，千里相属，皆怨愤，曰：“龙武军粮赐倍于它军，它军安能御敌！”李绍琛等过长举，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璘将所部兵五百来降，且请先治桥栈以俟唐军，由是军行无险阻之虞。辛巳，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走，绍琛等克兴州，郭崇韬以唐景思摄兴州刺史。乙酉，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走。李绍琛等与蜀三招讨战于三泉，蜀兵大败，斩首五千级，

馀众溃走。又得粮十五万斛于三泉，由是军食优足。

戊子，葬贞简太后于坤陵。

蜀主闻王宗勋等败，自利州倍道西走，断桔柏津浮梁；使中书令、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将大军守利州，且令斩王宗勋等三招讨。李绍琛昼夜兼行趣利州。蜀武德留后宋光葆遗郭崇韬书，“请唐兵不入境，当举巡属内附；苟不如约，则背城决战以报本朝。”崇韬复书抚纳之。己丑，魏王继岌至兴州，光葆以梓、绵、剑、龙、普五州，武定节度使王承肇以洋、蓬、壁三州，山南节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、开、通、渠、麟五州，阶州刺史王承岳以阶州，皆降。承肇，宗侃之子也。自馀城镇皆望风款附。

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谋掩击唐军，重霸曰：“击之不胜，则大事去矣。蜀中精兵十万，天下险固，唐兵虽勇，安能直度剑门邪！然公受国恩，闻难不可不赴，愿与公俱西。”承休素亲信之，以为然。重霸请赂羌人买文、扶州路以归；承休从之，使重霸将龙武军及所募兵万二千人以从。将行，州人饯于城外。承休上道，重霸拜于马前曰：“国家竭力以得秦、陇，若从开府还朝，谁当守之！开府行矣，重霸请为公留守。”承休业已上道，无如之何，遂与招讨副使王宗泐自文、扶而南。其地皆不毛，羌人抄之，且战且行，士卒冻馁，比至茂州，馀众二千而已。重霸遂以秦、陇来降。

高季兴常欲取三峡，畏蜀峡路招讨使张武威名，不敢进。至是，乘唐兵势，使其子行军司马从诲权军府事，自将水军上峡取施州。张武以铁锁断江路，季兴遣勇士乘舟斫之。会风大起，舟絙于锁，不能进退，矢石交下，坏其战舰，季兴轻舟遁去。既而闻北路陷败，以夔、忠、万三州遣使诣魏王降。郭崇韬遗王宗弼等书，为陈利害；李绍琛未至利州，宗弼弃城引兵西归。王宗勋等三招讨追及宗弼于白芳，宗弼怀中探诏书示之曰：“宋光嗣令我杀尔曹。”因相持而泣，遂合谋送款于唐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四

【后唐纪三】起旃蒙作噩十一月，尽柔兆阏茂三月，不满一年。

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下

同光三年（乙酉，公元九二五年）

十一月，丙申，蜀主至成都，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。蜀主入妃嫔中作回鹘队入宫。丁酉，出见群臣于文明殿，泣下沾襟，君臣相视，竟无一言以救国患。

戊戌，李绍琛至利州，修桔柏浮梁。昭武节度使林思谔先弃城奔阆州，遣使请降。甲辰，魏王继岌至剑州，蜀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、合、渝、泸、昌五州降。

王宗弼至成都，登大玄门，严兵自卫。蜀主及太后自往劳之，宗弼骄慢无复臣礼。乙巳，劫迁蜀主及太后後宫诸王于西宫，收其玺绶，使亲吏于义兴门邀取内库金帛，悉归其家。其子承涓杖剑入宫，取蜀主宠姬数人

以归。丙午，宗弼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。

李绍琛进至绵州，仓库民居已为蜀兵所燔，又断绵江浮梁，水深，无舟楫可渡，绍琛谓李严曰：“吾悬军深入，利在速战。乘蜀人破胆之时，但得百骑过鹿头关，彼且迎降不暇；若俟修缮桥梁，必留数日，或教王衍坚闭近关，折吾兵势，倘延旬浹，则胜负未可知矣。”乃与严乘马浮渡江，从兵得济者仅千人，溺死者亦千余人，遂入鹿关头；丁未，进据汉州；居三日，后军始至。

王宗弼遣使以币马牛酒劳军，且以蜀主书遗李严曰：“公来吾即降。”或谓严：“公首建伐蜀之策，蜀人怨公深入骨髓，不可往。”严不从，欣然驰入成都，抚谕吏民，告以大军继至，蜀君臣后宫皆恸哭。蜀主引严见太后，以母妻为托。宗弼犹乘城为守备，严悉命撤去楼橹。

己酉，魏王继岌至绵州，蜀主命翰林学士李昊草降表，又命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王锴草降书，遣兵部侍郎欧阳彬奉之以迎继岌及郭崇韬。

王宗弼称蜀君臣久欲归命，而内枢密使宋光嗣、景润澄、宣徽使李周辂、欧阳晃荧惑蜀主；皆斩之，函首送继岌。又责文思殿大学士、礼部尚书、成都尹韩昭佞谀，梟于金马坊门。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徐延琼、果州团练使潘在迎、嘉州刺史顾在珣及诸贵戚皆惶恐，倾其家金帛妓妾以赂宗弼，仅得免死。凡素所不快者，

宗弼皆杀之。

辛亥，继岌至德阳。宗弼遣使奉笏；称已迁蜀主于西第，安抚军城，以俟王师。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后宫及珍玩赂继岌及郭崇韬，求西川节度使，继岌曰：“此皆我家物，奚以献为！”留其物而遣之。

李绍琛留汉州八日以俟都统，甲寅，继岌至汉州，王宗弼迎谒；乙卯，至成都。丙辰，李严引蜀主及百官仪卫出降于升迁桥，蜀主白衣、衔璧、牵羊，草绳萦首，百官衰经、徒跣、舆榱，号哭俟命。继岌受璧，崇韬解缚，焚榱，承制释罪；君臣东北向拜谢。丁巳，大军入成都。崇韬禁军士侵掠，市不改肆。自出师至克蜀，凡七十日。得节度十，州六十四，县二百四十九，兵三万，铠仗、钱粮、金银、缯锦共以千万计。

高季兴闻蜀亡，方食，失匕箸，曰：“是老夫之过也。”梁震曰：“不足忧也。唐主得蜀益骄，亡无日矣，安知其不为吾福！”楚王殷闻蜀亡，上表称：“臣已营衡麓之间为菟裘之地，愿上印绶以保馀龄。”上优诏慰谕之。

平蜀之功，李绍琛为多，位在董璋上。而璋素与郭崇韬善，崇韬数召璋与议军事。绍琛心不平，谓璋曰：“吾有平蜀之功，公等朴樾相从，反咕噉于郭公之门，谋相倾害。吾为都将，独不能以军法斩公邪！”璋诉于崇韬。十二月，崇韬表璋为东川节度使，解其军职。绍

琛愈怒，曰：“吾冒白刃，陵险阻，定两川，璋乃坐有之邪！”乃见崇韬言：“东川重地，任尚书有文武才。宜表为帅。”崇韬怒曰：“绍琛反邪，何敢违吾节度！”绍琛惧而退。

初，帝遣宦者李从袭等从魏王继岌伐蜀；继岌虽为都统，军中制置补署一出郭崇韬，崇韬终日决事，将吏宾客趋走盈庭，而都统府惟大将晨谒外，牙门索然，从袭等固耻之。及破蜀，蜀之贵臣大将争以宝货、妓乐遗崇韬及其子廷诲，魏王所得，不过匹马、束帛、唾壶、麈柄而已，从袭等益不平。

王宗弼之自为西川留后也，赂崇韬求为节度使，崇韬阳许之。既而久未得，乃帅蜀人列状见继岌，请留崇韬镇蜀。从袭等因谓继岌曰：“郭公父子专横，今又使蜀人请己为帅，其志难测，王不可不为备。”继岌谓崇韬曰：“主上倚侍中如山岳，不可离庙堂，岂肯弃元臣于蛮夷之域乎！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，请诸人诣阙自陈。”由是继岌与崇韬互相疑。会宋光葆自梓州来，诉王宗弼诬杀宋光嗣等。又，崇韬征犒军钱数万缗于宗弼，宗弼靳之，士卒怨怒，夜，纵火喧噪。崇韬欲诛宗弼以自明，己巳，白继岌收宗弼及王宗勋、王宗渥，皆数其不忠之罪，族诛之，籍没其家。蜀人争食宗弼之肉。

辛未，闽忠懿王审知卒，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。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，延翰遣右军都监柳邕等将兵

二万讨之。

癸酉，王承休、王宗汭至成都，魏王继岌诘之曰：“居大镇，拥强兵，何以不拒战？”对曰：“畏大王神武。”曰：“然则何不降？”对曰：“王师不入境。”曰：“所俱入羌者几人？”对曰：“万二千人。”曰：“今归者几人？”对曰：“二千人。”曰：“可以偿万人之死矣。”皆斩之，并其子。

丙子，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促召赴洛阳。帝议选北都留守，枢密承旨段徊等恶鄴都留守张宪，不欲其在朝廷，皆曰：“北都非张宪不可。宪虽有宰相器，今国家新得中原，宰相在天子目前，事有得失，可以改更，比之此都独系一方安危，不为重也。”乃徙宪为太原尹，知北都留守事。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，知鄴都留守事。正言昏耄，帝以武德使史彦琼为鄴都监军。彦琼，本伶人也，有宠于帝。魏、博等六州军旅金谷之政皆决于彦琼，威福自恣，陵忽将佐，自正言以下皆谄事之。

初，帝得魏州银枪效节都近八千人，以为亲军，皆慝悍无敌。夹河之战，实赖其用，屡立殊功，常许以灭梁之日大加赏赉。既而河南平，虽赏赉非一，而士卒恃功，骄恣无厌，更成怨望。是岁大饥多流亡，租赋不充，道路涂潦，漕辇艰涩，东都仓廩空竭，无以给军士。租唐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望诸州漕运，至者随以给之。军

士乏食，有雇妻鬻子者，老弱采蔬于野，百十为群，往往馁死，流言怨嗟，而帝游畋不息。己卯，猎于白沙，皇后，皇子、后宫毕从。庚辰，宿伊阙；辛巳，宿潭泊；壬午，宿龛涧；癸未，还宫。时大雪，吏座有僵仆于道路者。伊、汝间饥尤甚，卫兵所过，责其供饷，不得，则坏其什器，撤其室庐以为薪，甚于寇盗，县吏皆窜匿山谷。有白龙见于汉宫；汉主改元白龙，更名曰龚。

长和驃信郑旻遣其布燮郑昭淳求婚于汉，汉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。长和即唐之南诏也。

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入朝。

闰月，己丑朔，孟知祥至洛阳，帝宠待甚厚。

帝以军储不足，谋于群臣，豆卢革以下皆莫知为计。吏部尚书李琪上疏，以为：“古者量入以为出，计农而发兵，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无匮乏之忧。近代税农以养兵，未有农富给而兵不足，农捐瘠而兵丰饱者也。今纵未能蠲省租税，苟除折纳、纽配之法，农亦可以小休矣。”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，然竟不能行。

丁酉，诏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，五品以下才地无取者悉纵归田里；其先降及有功者，委崇韬随事奖任。又赐王衍诏，略曰：“固当袭土而封，必不薄人于险。三辰在上，一言不欺。”

庚子，彰武、保大节度使兼史书令高万兴卒，以其子保大留后允韬为彰武留后。

帝以军储不充，欲如汴州，谏官上言：“不如节俭以足用，自古无就食天子。今杨氏未灭，不宜示以虚实。”乃止。

辛亥，立皇弟存美为邕王，存霸为永王，存礼为薛王，存渥为申王，存又为睦王，存确为通王，存纪为雅王。

郭崇韬素疾宦官，尝密谓魏王继岌曰：“大王他日得天下，驂马亦不可乘，况任宦官！宜尽去之，专用士人。”吕知柔窃听，闻之，由是宦官皆切齿。时成都虽下，而蜀中盗贼群起，布满山林。崇韬恐大军既去，更为后患，命任圜、张筠分道招讨，以是淹留未还。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，崇韬不出郊迎，及见，礼节又倨，延嗣怒。李从袭谓延嗣曰：“魏王，太子也；主上万福，而郭公专权如是。郭廷诲拥徒出入，日与军中饶将、蜀土豪杰狎饮，指天画地，近闻白其父请表己为蜀帅；又言‘蜀地富饶，大人宜善自为谋。’今诸军将校皆郭氏之党，王寄身于虎狼之口，一委有变，吾属不知委骨何地矣。”因相向垂涕。延嗣归，具以语刘后。后泣诉于帝，请早救继岌之死。前此帝闻蜀人请崇韬为帅，已不平，至是闻延嗣之言，不能无疑。帝阅蜀府库之籍，曰：“人言蜀中珍货无算，何如是之微也？”延嗣曰：“臣闻蜀破，其珍货皆入于崇韬父子，崇韬有金万两，银四十万两，钱百万缗，名马千匹，他物称是，廷诲所

取，复在其外；故县官所得不多耳。”帝遂怒形于色。及孟知祥将行，帝语之曰：“闻郭崇韬有异志，卿到，为朕诛之。”知祥曰：“崇韬，国之勋旧，不宜有此。俟臣至蜀察之，苟无他志则遣还。”帝许之。

壬子，知祥发洛阳。帝寻复遣衣甲库使马彦珪驰诣成都观崇韬去就，如奉诏班师则已，若有迁延跋扈之状，则与继岌图之。彦珪见皇后，说之曰：“臣见向延嗣言蜀中事势忧在朝夕，今上当断不断，夫成败之机，间不容发，安能缓急稟命于三千里外乎！”皇后复言于帝，帝曰：“传闻之言，未知虚实，岂可遽尔果决？”皇后不得请，退，自为教与继岌，令杀崇韬。知祥行至石壕，彦珪夜叩门宣诏，促知祥赴镇，知祥窃叹曰：“乱将作矣！”乃昼夜兼行。

初，楚王殷既得湖南，不征商旅，由是四方商旅辐凑。湖南地多铅铁，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，铸铅铁为钱，商旅出境，无所用之，皆易他货而去，故能以境内所馀之物易天下百货，国以富饶。湖南民不事桑蚕，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，未几，民间机杼大盛。

吴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书，以受玉册，封吴越国王告于吴。吴人以其国名与己同，不受书，遣瑫还。仍戒境上无得通吴越使者及商旅。

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上

天成元年（丙戌，公元九二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申，魏王继岌遣李继严、李严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诣洛阳。

河中节度使、尚书令李继麟自恃与帝故旧，且有功，帝待之厚，苦诸伶宦求丐无厌，遂拒不与。大军之征蜀也，继麟阅兵，遣其子令德将之以从。景进与宦官譖之曰：“继麟闻大军起，以为讨己，故惊惧，阅兵自卫。”又曰：“崇韬所以敢倔强于蜀者，与河中阴谋，内外相应故也。”继麟闻之惧，欲身入朝以自明，其所亲止之，继麟曰：“郭侍中功高于我。今事势将危，吾得见主上，面陈至诚，则谗人获罪矣。”癸亥，继麟入朝。

魏王继岌将发成都，令任圜权知留事，以俟孟知祥。诸军部署已定，是日，马彦珪至，以皇后教示继岌，继岌曰：“大军垂发，彼无衅端，安可为此负心事！公辈勿复言。且主上无敕，独以皇后教杀招讨使，可乎？”李从袭等泣曰：“既有此迹，万一崇韬闻之，中涂为变，益不可救矣。”相与巧陈利害，继岌不得已从之。甲子旦，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，继岌登楼避之。崇韬方升阶，继岌从者李环挝碎其首，并杀其子廷海、廷信。外人犹未之知。都统推官饶阳李崧谓继岌曰：“今行军三千里外，初无敕旨，擅杀大将，大王奈何行此危事！独不能忍之至洛阳邪？”继岌曰：“公言是也，悔之不及。”崧乃召书吏数人，登楼去梯，矫为敕书，用蜡印宣之，军中粗定。崇韬左右皆窜匿，独掌书记濠阳张

厉诣魏王府恸哭久之。继岌命任圜代崇韬总军政。魏王通谒李廷安献蜀乐工二百余人，有严旭者，王衍用为蓬州刺史，帝问曰：“汝何以得刺史？”对曰：“以歌。”帝使歌而善之，许复故任。

戊辰，孟知祥至成都。时新杀郭崇韬，人情未安，知祥慰抚吏民，犒赐将卒，去留帖然。

闽人破陈本，斩之。

契丹主击女真及勃海，恐唐乘虚袭之，戊寅，遣梅老鞋里来修好。

马彦珪还洛阳，乃下诏暴郭崇韬之罪，并杀其子廷说、廷让、廷议，于是朝野骇惋，群议纷然，帝使宦者潜察之。保大节度使睦王存义，崇韬之婿也；宦官欲尽去崇韬之党，言“存义对诸将攘臂垂泣，为崇韬称冤，言辞怨望。”庚辰，幽存义于第，寻杀之。

景进言：“河中人有告变，言李继麟与郭崇韬谋反；崇韬死，又与存义连谋。”宦官因共劝帝速除之，帝乃徙继麟为义成节度使，是夜，遣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以兵围其第，驱继麟出徽安门外杀之，复其姓名曰朱友谦。友谦二子，令德为武信节度使，令锡为忠武节度使；诏魏王继岌诛令德于遂州，郑州刺史王思同诛令锡于许州，河阳节度使李绍奇诛其家人于河中。绍奇至其家，友谦妻张氏帅家人二百馀口见绍奇曰：“朱氏宗族当死，愿无滥及平人。”乃别其婢仆百人，以其族百口就刑。

张氏又取铁券以示绍奇曰：“此皇帝去年所赐也，我妇人，不识书，不知其何等语也。”绍奇亦为之惭。友谦旧将吏武等七人，时为刺史，皆坐族诛。时洛中诸军饥窘，妄为谣言，伶官采之以闻于帝，故郭崇韬、朱友谦皆及于祸。成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亦为谣言所属，帝遣朱守殷察之；守殷私谓嗣源曰：“令公勋业振主，宜自图归藩以远祸。”嗣源曰：“吾心不负天地，祸福之来，无所可避，皆委之于命耳。”时伶宦用事，勋旧人不自保，嗣源危殆者数四，赖宣徽使李绍宏左右营护，以是得全。

魏王继岌留马步都指挥使陈留李仁罕、马军都指挥使东光潘仁嗣、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、右厢都指挥使浚仪张业、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、骁锐指挥使平恩李廷厚戍成都。甲申，继岌发成都，命李绍琛帅万二千人，为后军，行止常差中军一舍。

二月，己丑朔，以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。

魏博指挥使杨仁晷，将所部兵戍瓦桥，逾年代归，至贝州，以鄴都空虚，恐兵至为变，敕留屯贝州。时天下莫知郭崇韬之罪，民间讹言云：“崇韬杀继岌，自王于蜀，故族其家。”朱友谦子建徽为澶州刺史，帝密敕鄴都监军史彦琼杀之。门者白留守王正言曰：“史武德夜半驰马出城，不言何往。”又讹言云：“皇后以继岌之死归咎于帝，已弑帝矣，故急召彦琼计事。”人情愈

骇。杨仁晷部兵皇甫暉与其徒夜博不胜，因人情不安，遂作乱，劫仁晷曰：“主上所以有天下者，吾魏军力也；魏军甲不去体，马不解鞍者十馀年，今天下已定，天子不念旧劳，更加猜忌。远戍逾年，方喜代归，去家咫尺，不使相见。今闻皇后弑逆，京师已乱，将士愿与公俱归，仍表闻朝廷。若天子万福，兴兵致讨，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，安知不更为富贵之资乎？”仁晷不从，暉杀之；又劫小校，不从，又杀之。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闻乱，衣不及带，逾垣而走，暉追及，曳其足而下之，示以二首，在礼惧而从之。乱兵遂奉以为帅，焚掠贝州。暉，魏州人；在礼，涿州人也。诘旦，暉等拥在礼南趣临清、永济、馆陶，所过剽掠。壬辰晚，有自贝州来告军乱将犯鄴都者，都巡检使孙鐸等亟诣史彦琼，请授甲乘城为备。彦琼疑鐸等有异志，曰：“告者云今日贼至临清，计程须六日晚方至，为备未晚。”孙鐸曰：“贼既作乱，必乘吾未备，昼夜倍道，安肯计程而行！请仆射帅众乘城，鐸募劲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击之，贼既势挫，必当离散，然后可扑讨也。必俟其至城下，万一有奸人为内应，则事危矣。”彦琼曰：“但严兵守城，何必逆战！”是夜，贼前锋攻北门，弓弩乱发。时彦琼将部兵宿北门楼，闻贼呼声，即时掠溃。彦琼单骑奔洛阳。

癸巳，贼入鄴都，孙鐸等拒战不胜，亡去。赵在礼据宫城，署皇甫暉及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，纵兵大

掠。进，定州人也。

王正言方据按召吏草奏，无至者，正言怒，其家人曰：“贼已入城，杀掠于市，吏皆逃散，公尚谁呼！”正言惊曰：“吾初不知也。”又索马，不能得，乃帅僚佐步出门谒在礼，再拜请罪。在礼亦拜，曰：“土座思归耳，尚书重德，勿自卑屈。”慰谕遣之。众推在礼为魏博留后，具奏其状。北京留守张宪家在鄴都，在礼厚抚之，遣使以书诱宪，宪不发封，斩其使以闻。

甲午，以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。

丙申，史彦琼至洛阳。帝问可为大将者于枢密使李绍宏，绍宏复请用李绍钦，帝许之，令条上方略。绍钦所请偏裨，皆梁旧将，己所善者，帝疑之而止。皇后曰：“此小事，不足烦大将，绍荣可办也。”帝乃命归德节度使李绍荣将骑三千诣鄴都招抚，亦征诸道兵，备其不服。

郭崇韬之死也，李绍琛谓董璋曰：“公复欲咕噉谁门乎？”璋惧，谢罪。魏王继岌军还至武连，遇敕使，谕以朱友谦已伏诛，令董璋将兵之遂州诛朱令德。时绍琛将后军魏城，闻之，以帝不委己杀令德而委璋，大惊。俄而璋过绍琛军，不谒。绍琛怒，乘酒谓诸将曰：“国家南取大梁，西定巴、蜀，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武功也；至于去逆效顺，与国家犄角以破梁，则朱公也。今朱、

郭皆无罪族灭，归朝之后，行及我矣。冤哉，天乎！奈何！”绍琛所将多河中兵，河中将焦武等同号哭于军门曰：“西平王何罪，阖门屠脍！我属归则与史武等同诛，决不复东矣。”是日，魏王继岌至泥溪，绍琛至剑州遣人白继岌云：“河中将士号哭不止，欲为乱。”丁酉，绍琛自剑州拥兵西还，自称西川节度、三川制置等使，移檄成都，称奉诏代孟知祥，招谕蜀人，三日间众至五万。

戊戌，李继日严至凤翔，监军使柴重厚不以符印与之，促令诣阙。

己亥，魏王继岌至利州，李绍琛遣人断桔柏津。继岌闻之，以任圜为副招讨使，将步骑七千，与都指挥使梁汉颙、监军李延安追讨之。

庚子，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据城自称安国留后；诏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讨之。

辛丑，任圜先令别将何建崇击剑门关，下之。

李绍荣至郾都，攻其南门，遣人以敕招谕之，赵在礼以羊酒犒师，拜于城上曰：“将士思家擅归，相公诚善为敷奏，得免于死，敢不自新！”遂以敕遍谕军士。史彦琼戟手大骂曰：“群死贼，城破万段！”皇甫晖冒其众曰：“观史武德之言，上不赦我矣。”因聚噪，掠敕书，手坏之，守陴拒战，绍荣攻之不利，以状闻，帝怒曰：“克城之日，勿遣噍类！”大发诸军讨之。壬寅，

绍荣退屯澶州。

甲辰夜，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军使，谋作乱，擒斩之。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，本优人也，优名郭门高。帝与梁相拒于得胜，募勇士挑战，从谦应募，俘斩而还，由是益有宠。帝选诸军骁勇者为亲军，分置四指挥，号从马直，从谦自军使积功至指挥使。郭崇韬方用事，从谦以叔父事之，睦王存义以从谦为假子。及崇韬、存义得罪，从谦数以私财餧从马直诸校，对之流涕，言崇韬之冤。及王温作乱，帝戏之曰：“汝既负我附崇韬、存义，又教王温反，欲何为也？”从谦益惧。既退，阴谓诸校曰：“主上以王温之故，俟鄴都平定，尽坑若曹。家之所有宜尽市酒肉，勿为久计也。”由是亲军皆不自安。

乙巳，王衍至长安，有诏止之。

先是，帝诸弟虽领节度使，皆留京师，但食其俸。戊申，始命护国节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。丁未，李绍荣以诸道兵再攻鄴都。庚戌，裨将杨重霸帅众数百登城，后无继者，重霸等皆死。贼知不赦，坚守无降意。朝廷患之，日发中使促魏王继岌东还。继岌以中军精兵皆从任圜讨李绍琛，留利州待之，未得还。

李绍荣讨赵在礼久无功，赵太据邢州未下。沧州军乱，小校王景戡讨定之，因自为留后；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。帝欲自征鄴都，宰相、枢密使皆言京师根本，车

驾不可轻动，帝曰：“诸将无可使者。”皆曰：“李嗣源最为勋旧。”帝心忌嗣源，曰：“吾惜嗣源，欲留宿卫。”皆曰：“他人无可者。”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亦言：“河朔多事，久则患深，宜令总管进讨；若倚绍荣辈，未见成功之期。”李绍宏亦屡言之，帝以内外所荐，久乃许之，甲寅，命嗣源将亲军讨鄴都。

延州言绥、银军乱，剽州城。

董璋将兵二万屯绵州，会任圜讨李绍琛。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，遇绍琛军，绍之曰：“吾奉诏召孟郎，公若缓兵，自当得蜀。”既至成都，劝孟知祥为战守备。知祥浚壕树栅，遣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将四万人，骁锐指挥使李延厚将二千人讨绍琛。延厚集其众询之曰：“有少壮勇锐，欲立功求富贵者东！衰疾畏懦，厌行陈者西！”得选兵七百人以行。是日，任圜军追及绍琛于汉州，绍琛出兵逆战；招讨掌书记张 厉请伏精兵于后，以羸兵诱之，圜从之，使董璋以东川羸兵先战而却。绍琛轻圜书生，又见其兵羸，极力追之，伏兵发，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。自是绍琛入汉州，闭城不出。

三月，丁巳朔，李绍真奏克荆州，擒赵太等。庚申，绍真引兵至鄴都，营于城西北，以太等徇于鄴都城下而杀之。

辛酉，以威武节度副使王廷翰为威武节度使。

壬戌，李嗣源至鄴都，营于城西南；甲子，嗣源下

令军中，诘旦攻城。是夜，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，帅众大噪，杀都将，焚营舍。诘旦，乱兵逼中军，嗣源帅亲军拒战，不能敌，乱兵益炽。嗣源叱而问之曰：“尔曹欲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将士从主上十年，百战以得天下。今主上弃恩任威，贝州戍卒思归，主上不赦，云‘克城之后，当尽坑魏博之军’；近从马直数卒喧竞，遽欲尽诛其众。我辈初无叛心，但畏死耳。今众议欲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军，请主上帝河南，令公帝河北，为军民之主。”嗣源泣谕之，不从。嗣源曰：“尔不用吾言，任尔所为，我自归京师。”乱兵拔白刃环之，曰：“此辈虎狼也，不识尊卑，令公去欲何之！”因拥嗣源及李绍真等入城，城中不受外兵，皇甫暉逆击张破败，斩之，外兵皆溃。赵在礼帅诸校迎拜嗣源，泣谢曰：“将士辈负令公，敢不惟命是听！”嗣源诡说在礼曰：“凡举大事，须藉兵力，今外兵流散无所归，我为公出收之。”在礼乃听嗣源、绍真俱出城，宿魏县，散兵稍有至者。

汉州无城堦，树木为栅。乙丑，任圜进攻其栅，纵火焚之，李绍琛引兵出战于金雁桥，兵败，与十馀骑奔绵竹，追擒之。孟知祥自至汉州犒军，与任圜、董璋置酒高会，引李绍琛槛车至座中，知祥自酌大卮饮之，谓曰：“公已拥节旄，又有平蜀之功，何患不富贵，而求入此槛车邪！”绍琛曰：“郭侍中佐命功第一，兵不血

刃取两川，一旦无罪族诛；如绍琛辈安保首领！以此不敢归朝耳。”魏王继岌既获绍琛，乃引兵倍道而东。孟知祥获陕虢都指挥使汝阴李肇、河中都指挥使千乘侯弘实，以肇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，弘实副之。蜀中群盗犹未息，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，蠲除横赋，安集流散，下宽大之令，与民更始。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、右厢都指挥使张业将兵分讨群盗，悉诛之。

李嗣源之为乱兵所逼也，李绍荣有众万人，营于城南，嗣源遣牙将张虔钊、高行周等七人相继召之，欲与共诛乱者。绍荣疑嗣源之诈，留使者，闭壁不应。及嗣源入鄴都，遂引兵去。嗣源在魏县，众不满百，又无兵仗；李绍真所将镇兵五千，闻嗣源得出，相帅归之，由是嗣兵稍振。嗣源泣谓诸将曰：“吾明日当归藩，上章待罪，听主上所裁。”李绍真及中门使安重诲曰：“此策非宜。公为元帅，不幸为凶人所劫；李绍荣不战而退，归朝必以公藉口。公若归藩，则为据地邀君，适足以实逸慝之言耳。不若星行诣阙，面见天子，庶可自明。”嗣源曰：“善！”丁卯，自魏县南趣相州，遇马坊使康福，得马数千匹，始能成军。福，蔚州人也。

平卢节度使符习将本军攻鄴都，闻李嗣源军溃，引兵归。至淄州，监军使杨希望遣兵逆击之，习惧，复引兵而西。青州指挥使王公俨攻希望，杀之，因据其城。

时近侍为诸道监军者，皆恃恩与节度使争权，及鄴

都军变，所在多杀之。安义监军杨继源谋杀节度使孔勣，勣先诱而杀之。武宁监军以李绍真从李嗣源，谋杀其元从，据城拒之；权知留后淳于晏帅诸将先杀之。晏，登州人也。

戊辰，以军食不足，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；民不聊生。

忠武节度使、尚书令齐王张全义闻李嗣源入鄴都，忧惧不食，辛未，卒于洛阳。

租庸使以仓储不足，颇朘刻军粮，军士流言益甚。宰相惧，帅百官上表言：“今租庸已竭，内库有馀，诸军室家不能相保，倘不赈救，惧有离心。俟过凶年，其财复集。”上即欲从之，刘后曰：“吾夫妇君临万国，虽藉武功，亦由天命。命既在天，人如我何！”宰相又于便殿论之，后属耳于屏风后，须臾，出妆具及三银盆、皇幼子三人于外曰：“人言宫中蓄积多，四方贡献随以给赐，所馀止此耳，请鬻以贍军！”宰相惶惧而退。李绍荣自鄴都退保卫州，奏李嗣源已叛，与贼合。嗣源遣使上章自理，一日数辈。嗣源长子从审为金枪指挥使，帝谓从审曰：“吾深知尔父忠厚，尔往谕朕意，勿使自疑。”从审至卫州，绍荣囚，欲杀之。从审曰：“公等既不亮吾父，吾亦不能至父所，请复还宿卫。”乃释之。帝怜从审，赐名继璟，待之如子。是后嗣源所奏，皆为绍荣所遏，不得通，嗣源由是疑惧。石敬瑭曰：“夫事

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，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，而他日得保无恙乎！大梁，天下之要会也，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；若幸而得之，公宜引大军亟进，如此始可自全。”突骑都指挥使康义诚曰：“主上无道，军民怨怒，公从众则生，守节必死。”嗣源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。义诚，代北胡人也。

时齐州防御使李绍虔、泰宁节度使李绍钦、贝州刺史李绍英屯瓦桥，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屯奉化军，嗣源皆遣使召之。绍英，瑕丘人，本姓房，名知温；审通，金全之侄也。嗣源家在真定，虞候将王建立先杀其监军，由是获全。建立，辽州人也。李从珂自横水将所部兵由孟县趣镇州，与王建立军合，倍道从嗣源。嗣源以李绍荣在卫州，谋自白皋济河，分三百骑使石敬瑭将之前驱，李从珂为殿，于是军势大盛。嗣源从子从璋自镇州引军而南，过邢州，邢人奉为留后。

癸酉，诏怀远指挥使白从晖将骑兵扼河阳桥，帝乃出金帛给赐诸军，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使景进等皆献金帛以助给赐。军士负物而诟曰：“吾妻子已殍死，得此何为！”甲戌，李绍荣自卫州至洛阳，帝如鹁店劳之。绍荣曰：“鄴都乱兵已遣其党翟建白据博州，欲济河袭晖、汴，愿陛下幸关东招抚之。”帝从之。

景进等言于帝曰：“魏王未至，康延孝初平，西南犹未安；王衍族党不少，闻车驾东征，恐其为变，不若

除之。”帝乃遣中使向延嗣赍敕往诛之，敕曰：“王衍一行，并从杀戮。”已印画，枢密使张居翰覆视，就殿柱揩去“行”字，改为“家”字，由是蜀百官及衍仆役获免者千余人。延嗣至长安，尽杀衍宗族于秦川驿。衍母徐氏且死，呼曰：“吾儿以一国迎降，不免族诛，信义俱弃，吾知汝行亦受祸矣！”

乙亥，帝发洛阳；丁丑，次汜水；戊寅，遣李绍荣将骑兵循河而东。李嗣源亲党从帝者多亡去；或劝李继璟宜早自脱，继璟终无行意。帝屡遣继璟诣嗣源，继璟固辞，愿死于帝前以明赤诚。帝闻嗣源在黎阳，强遣继璟渡河召之，道遇李绍荣，绍荣杀之。

吴越王鏐有疾，如衣锦军，命镇海、镇东节度使留后传瓘监国。吴徐温遣使来问疾，左右劝鏐勿见，鏐曰：“温阴狡，此名问疾，实使之覘我也。”强出见之。温果聚兵欲袭吴越，闻鏐疾瘳而止。鏐寻还钱塘。

吴以右仆射、同平章事徐知诰为待中，右仆射严可求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庚辰，帝发汜水。辛巳，李嗣源至白皋，遇山东上供绢数船，取以赏军。安重诲从者争舟，行营马步使陶 斩以徇，由是军中肃然。许州人也。嗣源济河，至滑洲，遣人招符习，习与嗣源会于胙城，安审通亦引兵来会。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，亦遣使北输密款于嗣源，曰：“先至者得之。”先是，帝遣骑将满城西方鄴守汴州；石敬瑭使裨将李琼

以劲兵突入封丘门，敬瑭踵其后，自西门入，遂据其城，西方鄴请降。敬瑭使人趣嗣源；壬午，嗣源入大梁。是日，帝至荥泽东，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将三千骑为前军，曰：“汝曹汴人也，吾入汝境，不欲使它军前驱，恐扰汝室家。”厚赐而遣之。彦温即以其众叛归嗣源，谓嗣源曰：“京师危迫，主上为元行钦所惑，事势已离，不可复事矣。”嗣源曰：“汝自不忠，何言之悖也！”即夺其兵。指挥使潘环守王村寨，有刍粟数万，帝遣骑视之，环亦奔大梁。帝至万胜镇，闻嗣源已据大梁，诸军离叛，神色沮丧，登高叹曰：“吾不济矣！”即命旋师，是夜复至汜水。帝之出关也，扈从兵二万五千，及还，已失万余人，乃留秦州都指挥使张唐以步骑三千守关。癸未，帝还过罍子谷，道狭，每遇卫士执兵仗者，辄以善言抚之曰：“适报魏王又进西川金银五十万，到京当尽给尔曹。”对曰：“陛下赐已晚矣，人亦不感圣恩！”帝流涕而已。又索袍带赐从官，内库使张容哥称颁给已尽，卫士叱容哥曰：“致吾君失社稷，皆此阉竖辈也。”抽刀逐之；或救之，获免。容哥谓同类曰：“皇后吝财致此，今乃归咎于吾辈；事若不测，吾辈万段，吾不忍待也！”因赴河死。甲申，帝至石桥西，置酒悲涕，谓李绍荣等诸将曰：“卿辈事吾以来，急难富贵靡不同之；今致吾至此，皆无一策以相救乎！”诸将百余人，皆截发置地，誓以死报，因相与号泣。是日晚，入洛城。

李嗣源命石敬瑭将前军趣汜水收抚散兵，嗣源继之；李绍虔、李绍英引兵来会。丙戌，宰相、枢密使共奉：“魏王西军将至，车驾宜且控扼汜水，收抚散兵以俟之。”帝从之，自出上东门阅骑兵，戒以诘旦东行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五

【后唐纪四】起柔兆阍茂四月，尽强圉大渊献六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下

天成元年（丙戌，公元九二六年）

夏，四月，丁亥朔，严办将发，骑兵陈于宣仁门外，步兵陈于五凤门外。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睦王存义已死，欲奉之以作乱，帅所部兵自营中露刃大呼，与黄甲两军攻兴教门。帝方食，闻变，帅诸王及近卫骑兵击之，逐乱兵出门，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将骑兵在外，帝遣中使急召之，欲与同击贼；守殷不至，引兵憩于北邙茂林之下。乱兵焚兴教门，缘城而入，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，独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及宿卫军校何福进、王全斌等十余人力战。俄而帝为流矢所中，鹰坊人善友扶帝自门楼下，至绛霄庑下，抽矢，渴漉求水，皇后不自省视，遣宦者进酪，须臾，帝殂。李彦卿等恸哭而去，左

右皆散，善友敛庀下乐器覆帝尸而焚之。彦卿，存审之子；福进、全斌放皆太原人也。刘后囊金宝系马鞍，与申王存屋及李绍荣引七百骑，焚喜庆殿，自师子门出走。通王存确、雅王存纪奔南山。宫人多逃散，朱守殷入宫，选宫人三十余人，各令自取乐器珍玩，内于其家。于是诸军大掠都城。是日，李嗣源至婴童谷，闻之，恸哭，谓诸将曰：“主上素得土心，正为群小蔽惑至此，今吾将安归乎！”戊子，朱守殷遣使驰白嗣源，以“京城大乱，诸军焚掠不已，愿亟来救之！”乙丑，嗣源入洛阳，止于私第，禁焚掠，拾庄宗骨于灰烬之中而殓之。嗣源之入鄴也，前直指挥使平遥侯益脱身归洛阳，庄宗抚之流涕。至是，益自缚请罪；嗣源曰：“乐为臣尽节，又何罪也！”使复其职。嗣源谓朱守殷曰：“公善巡徼，以待魏王。淑妃、德妃在宫，供给尤宜丰备。吾俟山陵毕，社稷有奉，则归藩为国家扞御北方耳。”是日，豆卢革帅百官上笏劝进，嗣源面谕之曰：“吾奉诏讨贼，不幸部曲叛散；欲入朝自诉，又为绍荣所隔，披猖至此。吾本无他心，诸群遽尔见推，殊非相悉，愿勿言也！”革等固请，嗣源不许。

李绍荣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，从兵稍散；庚寅，至平陆，止馀数骑，为人所执，折足送洛阳。存霸亦帅众千人弃镇奔晋阳。

辛卯，魏王继岌至兴平，闻洛阳乱，复引兵而西，

谋保据凤翔。

向延嗣至凤翔，以庄宗之命诛李绍琛。

初，庄宗命吕、郑二内养在晋阳，一监兵，一监仓库，自留守张宪以下皆承应不暇。及鄴都有变，又命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。彦超，彦卿之兄也。庄宗既殂，推官河间张昭远劝张宪奉表劝进，宪曰：“吾一书生，自布衣至服金紫，皆出先帝之恩，岂可偷生而不自愧乎！”昭远泣曰：“此古人所行，公能行之，忠义不朽矣。”有李存沼者，庄宗之近属，自洛阳奔晋阳，矫传庄宗之命，阴与二内养谋杀宪及彦超，据晋阳拒守。彦超知之，密告宪，欲先图之。宪曰：“仆受先帝厚恩，不忍为此。徇义而不免于祸，乃天也。”彦超谋未决，壬辰夜，军士共杀二内养及存沼于牙城，因大掠达旦。宪闻变，出奔忻州。会嗣源移书至，彦超号令士卒，城中始安，遂权知太原军府。

百官三笺请嗣源监国，嗣源乃许之。甲午，入居兴圣宫，始受百官班见。下令称教，百官称之曰殿下。庄宗后宫存者犹千馀人，宣徽使选其美少者数百献于监国，监国曰：“奚用此为！”对曰：“宫中职掌不可阙也。”监国曰：“宫中职掌宜谙故事，此辈安知！”乃悉用老旧之人补之，其少年者皆出归其亲戚，无亲戚者任其所适。蜀中所送宫人亦准此。

乙未，以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，镇州别驾张延朗

为副使。延朗，开封人也，仕梁为租庸吏，性纤巧，善事权要，以女妻重诲之子，故重诲引之。监国令所在访求诸王。通王存确、雅王存纪匿民间，或密告安重诲，重诲与李绍真谋曰：“今殿下既监国典丧，诸王宜早为之所，以壹人心。殿下性慈，不可以闻。”乃密遣人就田舍杀之。后月馀，监国乃闻之，切责重诲，伤惜久之。刘皇后与申王存渥奔晋阳，在道与存渥私通。存渥至晋阳，李彦超不纳，走至凤谷，为其下所杀。明日，永王存霸亦至晋阳，从兵逃散俱尽，存霸削发、僧服谒李彦超，“愿为山僧，幸垂庇护。”军士争欲杀之，彦超曰：“六相公来，当奏取进止。”军士不听，杀之于府门碑下。刘皇后为尼于晋阳，监国使人就杀之。薛王存礼及庄宗幼子继嵩、继潼、继蟾继峒，遭乱皆不知所终。惟邕王存美以病风偏枯得免，居于晋阳。

徐温、高季兴闻庄宗遇弑，益重严可求、梁震。梁震荐前陵州判官贵平孙光宪于季兴，使掌书记。季兴大治战舰，欲攻楚，光宪谏曰：“荆南乱离之后，赖公休息士民，始有生意。若又与楚国交恶，他国乘吾之弊，良可忧也。”季兴乃止。

戊戌，李绍荣至洛阳，监国责之曰：“吾何负于尔，而杀吾儿！”绍荣瞋目直视曰：“先帝何负于尔？”遂斩之，复其姓名曰元行钦。

监国恐征蜀军还为变，以石敬瑭为陕州留后；己亥，

以李从珂为河中留后。

枢密使张居翰乞归田里，许之。李绍真屡荐孔循之才，庚子，以循为枢密副使。李强宏请复姓马。监国下教，数租庸使孔谦奸佞侵刻穷困军民之罪而斩之，凡谦所立苛敛之法皆罢之，因废租庸使及内勾司，依旧为盐铁、户部、度支三司，委宰相一人专判。又罢诸道监军使；以庄宗由宦官亡国，命诸道尽杀之。

魏王继岌自兴平退至武功，宦者李从袭曰：“祸福未可知，退不如进，请王亟东行以救内难。”继岌从之。还，至渭水，权西都留守张箠已断浮梁；循水浮渡，是日至渭南，腹心吕知柔等皆已窜匿。从袭谓继岌曰：“时事已去，王宜自图。”继岌徘徊流涕，乃自伏于床，命仆夫李环缢杀之。任圜代将其众而东。监国命石敬瑭慰抚之，军士皆无异言。先是，监国命所亲李冲为华州都监，应接西师。冲擅逼华州节度使史彦谔入朝；同州节度使李存敬过华州，冲杀之，并屠其家；又杀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。彦谔泣诉于安重诲，重诲遣彦谔还镇，召冲归朝。自监国入洛，内外机事皆决于李绍真。绍真擅收威胜节度使李绍钦、太子少保李绍冲下狱，欲杀之。安重诲谓绍真曰：“温、段罪恶皆在梁朝，今殿下新平内难，冀安万国，岂专为公报仇邪！”绍真由是稍沮。辛丑，监国教，李绍冲、绍钦复姓名为温韬、段凝，并放归田里。

壬寅，以孔循为枢密使。

有司议即位礼。李绍真、孔循以为唐运已尽，宜自建国号。监国问左右：“何谓国号？”对曰：“先帝赐姓于唐，为唐复仇，继昭宗后，故称唐。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称唐耳。”监国曰：“吾年十三事献祖，献祖以吾宗属，视吾犹子。又事武皇垂三十年，先帝垂二十年，经纶攻战，未尝不预；武皇之基业则吾之基业也，先帝之天下则吾之天下也，安有同家而异国乎！”令执政更议。吏部尚书李琪曰：“若改国号，则先帝遂为路人，梓宫安所托乎！不惟殿下忘三世旧君，吾曹为人臣者能自安乎！前代以旁支入继多矣，宜用嗣子枢前即位之礼。”众从之。丙午，监国自兴圣宫赴西宫，服斩衰，于枢前即皇帝位，百官缟素。既而御袞冕受册，百官吉服称贺。

戊申，敕中外之臣毋得献鹰犬奇玩之类。

有司劾奏太原尹张宪委城之罪；庚戌，赐宪死。

任圜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，明宗慰抚之，各令还营。

甲寅，大赦，改元。量留后宫百人，宦官三十人，教坊百人，鹰坊二十人，御厨五十人，自馀任从所适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。分遣诸军就食近畿，以省馈运。除夏、秋税省耗。节度、防御等使，正、至、端午、降诞四节听贡奉，毋得敛百姓；刺史以下不得贡奉。

选入先遭涂毁文书者，令三铨止除诈伪，馀复旧规。

五月，丙辰朔，以太子宾客郑珣、工部尚书任圜并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；圜仍判三司。圜忧公如家，简拔贤俊，杜绝侥幸，期年之间，府库充实，军民皆足，朝纲粗立。圜每以天下为己任，由是安重诲忌之。武宁节度使李绍真、忠武节度使李绍琼、贝州刺史李绍英、齐州防御使李绍虔、河阳节度使李绍奇、洛州刺史李绍能，各请复旧姓名为霍彦威、苾从简、房知温、王晏球、夏鲁奇、米君立，许之。从简，陈州人也。晏球本王氏子，畜于杜氏，故请复姓王。

丁巳，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，五日一赴内殿起居。

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，或落发为僧，至晋阳者七十馀人，诏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。从温，帝之侄也。

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于晋阳，壬戌，以金全为振武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丙寅，赵在礼请帝幸鄴都。戊辰，以在礼为义成节度使；辞以军情未听，不赴镇。

李彦超入朝，帝曰：“河东无虞，尔之力也。”庚午，以为建雄留后。

甲戌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。

帝目不知书，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，重诲亦不能尽通，乃奏称：“臣徒以忠实之心事陛下，得典枢机，今事粗能晓知，至于古事，非臣所及。愿仿前朝侍讲、

侍读、近代直崇政、枢密院，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，以备应对。”乃置端明殿学士，乙亥，以翰林学士冯道、赵凤为之。

丙子，听郭崇韬归葬，复朱友谦宫爵；两家货财田宅，前籍没者皆归之。

戊寅，以安重诲领山南东道节度使。重诲以襄阳要地，不可乏帅，无宜兼领，固辞；许之。

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戍瓦桥。六月，丁酉，出城，复还，作乱，焚掠坊市，杀权知州、推官高逖。逼马步都指挥使、曹州刺史李彦饶为帅，彦饶曰：“汝欲吾为帅，当用吾命，禁止焚掠。”众从之。己亥旦，彦饶伏甲于室，诸将入贺，彦饶曰：“前日唱乱者数人而已。”遂执张谏等四人，斩之。其党张审琼帅众大噪于建国门，彦饶勒兵击之，尽诛其众四百人，军、州始定。即日，以军、州事牒节度推官韦俨权知，具以状闻。庚子，诏以枢密使孔循知汴州，收为乱者三千家，悉诛之。彦饶，彦超之弟也。

蜀百官至洛阳，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全曰：“国亡至此，生不如死！”不食而卒。以平章事王锴等为诸州府刺史、少尹、判官、司马，亦有复归蜀者。

辛丑，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纵火作乱，攻魏博戍兵三指挥，逐出之。

乙巳，敕：“朕二名，但不连称，皆无所避。”

戊申，加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侍中。

李继日严至华州，闻洛中乱，复归凤翔；帝为之诛柴重厚。

高季兴表求夔、忠、万三州为属郡，诏许之。

安重诲恃恩骄横，殿直马延误冲前导，斩之于马前，御史大夫李琪以闻。秋，七月，重诲白帝下诏，称延陵突重臣，戒谕中外。

于可洪与魏博戍将互相奏云作乱，帝遣使按验得实，辛酉，斩可洪于都市，其首谋滑州左崇牙全营族诛，助乱者右崇牙两长剑建平将校百人亦族诛。

壬申，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，转对奏事。

契丹主攻勃海，拔其夫馀城，更命曰东丹国。命其长子突欲镇东丹，号人皇王，以次子德光守西楼，号元帅太子。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。契丹主闻庄宗为乱兵所害，恸哭曰：“我朝定儿也。吾方欲救之，以勃海未下，不果往，致吾儿及此。”哭不已。虜言“朝定”，犹华言朋友也。又谓坤曰：“今天子闻洛阳有急，何不救？”对曰：“地远不能及。”曰：“何故自立？”坤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，契丹主曰：“汉儿喜饰说，毋多谈！”突欲侍侧，曰：“牵牛以蹊人之田，而夺之牛，可乎？”坤曰：“中国无主，唐天子不得已而立；亦由天皇王初有国，岂强取之乎！”契丹主曰：“理当然。”又曰：“闻吾儿专好声色游畋，不恤军民，宜其及此。”

我自闻之，举家不饮酒，散遣伶人，解纵鹰犬。若亦效吾儿所为，行自亡矣。”又曰：“吾儿与我虽世旧，然屡与我战急，于今天子则无怨，足以修好。若与我大河之北，吾不复南侵矣。”坤曰：“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。”契丹主怒，囚之，旬馀，复召之，曰：“河北恐难得，得镇、定、幽州亦可也。”给纸笔趣令为状，坤不可，欲杀之，韩延徽谏，乃复囚之。

丙子，葬光圣神闵孝皇帝于雍陵，庙号庄宗。

丁丑，镇州留后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刘殷肇不受代，谋作乱，已讨擒之。

己卯，置彰国军于应州。

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豆卢革、韦说奏事帝前，或时礼貌不尽恭；百官俸钱皆折估，而革父子独受实钱；百官自五月给，而革父子自正月给；由是众论沸腾。说以孙为子，奏官；受选人王僭赂，除近官。中旨以库部郎中萧希甫为谏议大夫，革、说覆奏。希甫恨之，上疏言“革、说不忠前朝，阿庚取容”；因诬“革强夺民田，纵田客杀人；说夺邻家井，取宿藏物。”制贬革辰州刺史，说淑州刺史。庚辰，赐希甫金帛，擢为散骑常侍。

辛巳，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夫馀城，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，谓曰：“我今寡居，汝不可不效我。

“又集其夫泣问曰：“汝思先帝乎？”对曰：“受先帝恩，岂得不思！”曰：“果思之，宜往见之。”遂杀之。

癸未，再贬豆卢革费州司户，韦说夷州司户。甲申，革流陵州，说流合州。

孟知祥阴有据蜀之志，阅库中，得铠甲二十万，置左右牙等兵十六营，凡万六千人，营于牙城内外。

八月，乙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丁亥，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东丹，与长子突欲奉契丹主之丧，将其众发夫馀城。

初，郭崇韬以蜀骑兵分左、右骁卫等六营，凡三千人；步兵分左、右宁远等二十营，凡二万四千人。庚寅，孟知祥增置左、右冲山等六营，凡六千人，营于罗城内外；又置义宁等二十营，凡万六千人，分戍管内州县就食；又置左、右牢城四营，凡四千人，分戍成都境内。

王公俨既杀杨希望，欲邀节钺，扬言符习为治严急，军府众情不愿其还。习还，至齐州，公俨拒之，习不改前。公俨又令将士上表请己为帅，诏除登州刺史。公俨不时之官，托云军情所留，帝乃徙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，聚兵淄州，以图攻取，公俨惧，乙未，始之官。丁酉，彦威至青州，追擒之，并其族党悉斩之，支使北海韩叔嗣预焉。其子熙载将奔吴，密告其友汝阴进士李谷，谷送至正阳，痛饮而别。熙载谓谷曰：“吴若用吾为相，当长驱以定中原。”谷笑曰：“中原若用吾为相，取吴如囊中物耳。”

庚子，幽州言契丹寇边，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

御之。

九月，壬戌，孟知祥置左、右飞棹兵六营，凡六千人，分戍滨江诸州，习水战以备夔、峡。

癸酉，卢龙节度使李绍斌请复姓赵，从之，仍赐名德钧。德钧养子延寿尚帝女兴平公主，故德钧成蒙亲任。延寿本穆令刘邠之子也。

加楚王殷守尚书令。

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，欲立之，至西楼，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，谓诸酋长曰：“二子吾皆爱之，莫知所立，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。”酋长知其意，争执德光辔欢跃曰：“愿事元帅太子。”后曰：“众之所欲，吾安敢违？”遂立之为天皇王，突欲愠，帅数百骑欲奔唐，为逻者所遏；述律后不罪，遣归东丹。天皇王尊述律后为太后，国事皆决焉。太后复纳其侄为天皇王后。天皇王性孝谨，母病不食亦不食，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，母扬眉视之，辄惧而趋避，非复召不敢见也。以韩延徽为政事令。听姚坤归复命，遣其臣阿思没骨馁来告哀。

壬午，赐李继日严名从日严。

冬，十月，甲申朔，初赐文武官春冬衣。

昭武节度使、同平章事王延翰，骄淫残暴，己丑，自称大闽国王。立宫殿，置百官，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，群下称之曰殿下。赦境内，追尊其父审知曰昭武王。

静难节度使毛璋，骄僭不法，训卒缮兵，有跋扈之

志，诏以颍州团练使李承约为节度副使以察之。壬辰，徙璋为昭义节度使。璋欲不奉诏，承约与观察判官长安边蔚从容说谕，久之，乃肯受代。

庚子，幽州奏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时来奔。初，文进为契丹守平州，帝即位，遣间使说之，以易代之后，无复嫌怨。文进所部皆华人，思归，乃杀契丹戍平州者，帅其众十馀万、车帐八千乘来奔。

初，魏王继岌、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输犒赏钱五百万缗，听以金银缯帛充，昼夜督责，有自杀者，给军之余，犹二百万缗。至是，任圜判三司，知成都富饶，遣盐铁判官、太仆卿赵季良为孟知祥官告国信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。甲辰，季良至成都。蜀人欲皆不与，知祥曰：“府库他人所聚，输之可也。州县租税，以贍镇兵十万，决不可得。”季良但发库物，不敢复言制置转运职事矣。安重诲以知祥及东川节度使董璋皆据险要，拥强兵，恐久而难制；又知祥乃庄宗近姻，阴欲图之。客省使、泗州防御使李严自请为西川监军，必能制知祥；己酉，以严为西川都监，文思使太原朱弘昭为东川副使。李严母贤明，谓严曰：“汝前启灭蜀之谋，今日再往，必以死报蜀人矣。”

旧制，吏部给告身，先责其人输朱胶绫轴钱。丧乱以来，贫者但受敕牒，多不取告身。十一月，甲戌，吏部侍郎刘岳上言：“告身有褒贬训戒之辞，岂可使其人

初不之睹！”敕文班丞、郎、给、谏，武班大将军以上，宜赐告身。其后执政议，以为朱胶绫轴，厥费无多，朝廷受以官禄，何惜小费！乃奏：“凡除官者更不输钱，皆赐告身。”当是时，所除正员官之外，其余试衔、帖号止以宠激军中将校而已，及长兴以后，所除浸多，乃至军中卒伍，使、州、镇、戍胥史，皆得银青阶及宪官，岁赐告身以万数矣。

闽王延翰蔑弃兄弟，袭位才逾月，出其弟延钧为泉州刺史。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后庭，采择不已。延钧上书极谏，延翰怒，由是有隙。父审知养子延禀为建州刺史，延翰与书使之采择，延禀复书不逊，亦有隙。十二月，延禀、延钧合兵袭福州。延禀顺流先至，福州指挥使陈陶帅众拒之，兵败，陶自杀。是夜，延禀帅壮士百余人趣西门，梯城而入，执守门者，发库取兵仗。及寝门，延翰惊匿别室；辛卯旦，延禀执之，暴其罪恶，且称延翰与妻崔氏共弑先王，告谕吏民，斩于紫宸门外。是日，延钧至成南，延禀开门纳之，推延钧为威武留后。

癸巳，以卢文进为义成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庚子，以皇子从荣为天雄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赵季良等运蜀金帛十亿至洛阳，时朝廷方匱乏，赖此以济。

是岁，吴越王鏐以中国丧乱，朝命不通，改元宝正；其后复通中国，乃讳而不称。

天成二年（丁亥，公元九二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丑朔，帝更名亶。

孟知祥闻李严来监其军，恶之；或请奏止之，知祥曰：“何必然，吾有以待之。”遣吏至绵、剑迎候。会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卒，知祥自言尝受密诏许便宜从事，壬戌，以西川节度副使、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敬周为遂州留后，趣之上道，然后表闻。严先遣使至成都，知祥自以于严有旧恩，冀其惧而自回，乃盛陈甲兵以示之，严不以为意。

安重诲以孔循少侍宫禁，谓其谄练故事，知朝士行能，多听其言。豆卢革、韦说既得罪，朝廷议置相，循意不欲用河北人，先已荐郑珏，又荐太常卿崔协。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；郑珏素恶琪，故循力沮之，谓重诲曰：“李琪非无文学，但不廉耳。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，足以仪刑多士矣。”它日议于上前，上问谁可相者，重诲以协对。圜曰：“重诲未悉朝中人物，为人所卖。协虽名家，识字甚少。臣既以不学忝相位，奈何更益以协，为天下笑乎！”上曰：“宰相重任，卿辈更审议之。吾在河东时见冯书记多才博学，与物无竞，此可相矣。”既退，孔循不揖，拂衣径去，曰：“天下事一则任圜，二则任圜，圜何者！使崔协暴死则已，不死会须相之。”因称疾不朝者数日，上使重诲谕之，方入。重诲私谓圜曰：“今方乏人，协且备员，可乎？”圜曰：“明公

舍李琪而相崔协，是犹弃苏合之丸，取蛄蜺之转也。”循与重诲共事，日短琪而誉协，癸亥，竟以端明殿学士冯道及崔协并为中书议郎、同平章事。协，邠之曾孙也。

戊辰，王延禀还建州，王延钧送之，将别，谓延钧曰：“善守先人基业，勿烦老兄再下！”延钧逊谢甚恭而色变。

庚午，初令天下长吏每旬亲引虑系囚。

孟知祥礼遇李严甚厚，一日谒知祥，知祥谓曰：“公前奉使王衍，归而请兵伐蜀，庄宗用公言，遂致两国俱亡。今公复来，蜀人惧矣。且天下皆废监军，公独来监吾军，何也？”严惶怖求哀，知祥曰：“众怒不可遏也。”遂揖下，斩之。又召左厢马步都虞候丁知俊，知俊大惧，知祥指严尸谓曰：“昔严奉使，汝为之副，然则故人也，为我瘞之。”因诬奏：“严诈宣口敕，云代臣赴阙，又擅许将士优赏，臣辄已诛之。”内八作使杨令芝以事入蜀，至鹿头关，闻严死，奔还。朱弘昭在东川，闻之，亦惧，谋归洛；会有军事，董璋使之入奏，弘昭伪辞然后行，由是得免。

癸酉，以皇子从厚同平章事，充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事。从厚，从荣之母弟也。从荣闻之，不悦。

己卯，加枢密使安重诲兼侍中，孔循同平章事。

吴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戎服入朝，御史弹之，再用恃功不服。侍中徐知诰阳于便殿误通起居，退而自劾，

吴王优诏不问。知诰固请夺一月俸；由是中外肃然。

契丹改元天显，葬其主阿保机于木叶山。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，后辄谓曰：“为我达语于先帝！”至墓所则杀之，前后所杀以百数。最后，平州人赵思温当往，思温不行，后曰：“汝事先帝尝亲近，何为不行？”对曰：“亲近莫如后，后行，臣则继之。”后曰：“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也，顾嗣子幼弱，国家无主，不得往耳。”乃断一腕，令置墓中。思温亦得免。

帝以冀州刺史乌震三将兵运粮入幽州，二月，戊子，以震为河北道副招讨，领宁国节度使，屯卢台军。代泰宁节度使、同平章事房知温归兖州。

庚寅，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。

丙申，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，既至，遣使族诛之。高季兴既得三州，请朝廷不除刺史，自以子弟为之，不许。及夔州刺史潘炕罢官，季兴辄遣兵突入州城，杀戍兵而据之。朝廷除奉圣指挥使西方鄴为刺史，不受；又遣兵袭涪州，不克。魏王继岌遣押牙韩珙等部送蜀珍货金帛四十万，浮江而下，季兴杀珙等于峡口，尽掠取之。朝廷诘之，对曰：“珙等舟行下峡，涉数千里，欲知覆溺之故，自宜按问水神。”帝怒，壬寅，制削夺季兴官爵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、知荆南行府事，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，将步骑四万讨之。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，新夔州刺

史西方鄴副之，将蜀兵下峡，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。

三月，甲寅，以李敬周为武信留后。

丙辰，初置监牧，蕃息国马。

初，庄宗之克梁也，以魏州牙兵之力；及其亡也，皇甫晖、张破败之乱亦由之。赵在礼之徙滑州，不之官，亦实为其下所制。在礼欲自谋脱祸，阴遣腹心诣阙求移镇，帝乃为之除皇甫晖陈州刺史，赵进贝州刺史，赵在礼为横海节度使；以皇子从荣镇鄴都，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将兵送之，且制置鄴都军事。乃出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，使军校龙晔部之，戍卢台军以备契丹，不给铠仗，但系帜于长竿以别队伍，由是皆俛首而去。中涂闻孟知祥杀李严，军中籍籍，已有讹言；既至，会朝廷不次擢乌震为副招讨使，讹言益甚。房知温怨震骤来代己，震至，未交印。壬申，震召知温及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、齐州防御使安神博于东寨，知温诱龙晔所部兵杀震于席上，其众噪于营外，安审通脱身走，夺舟济河，将骑兵按甲不动。知温恐事不济，亦上马出门，军士揽其辔曰：“公当为士卒主，去欲何之？”知温给之曰：“骑兵皆在河西，不收取之，独有步兵，何能集事！”遂跃马登舟济河，与审通合谋击乱兵，乱兵遂南行。骑兵徐踵其后，部伍甚整。乱者相顾失色，列炬宵行，疲于荒泽，诘朝，骑兵四合击之，乱兵殆尽，馀众复趣故寨，审通已焚之，乱兵进退失据，遂溃。其匿于丛薄沟

滕得免者什无一二。范延光还至淇门，闻卢台乱，发滑州兵复如鄴都，以备奔逸。

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，传诏安谕孟知祥及吏民；甲戌，至成都。

刘训兵至荆南，楚王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等将水军屯岳州。高秀兴坚壁不战，求救于吴，吴人遣水军援之。

夏，四月，庚寅，敕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。敕至鄴都，阖九指挥之门，驱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，悉斩之，永济渠为之变赤。朝廷虽知房知温首乱，欲安反仄，癸巳，加知温兼侍中。

先是，孟知祥遣牙内指挥使文水武璋迎其妻琼华长公主及子仁赞于晋阳，及凤翔，李从日严闻知祥杀李严，止之，以闻，帝听其归蜀；丙申，至成都。

盐铁判官赵季良与孟知祥有旧，知祥奏留季良为副使。朝廷不得已，丁酉，以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。李昊归蜀，知祥以为观察推官。

江陵卑湿，复值久雨，粮道不继，将士疾疫，刘训亦寝疾；癸卯，帝遣枢密使孔循往视之，且审攻战之宜。

五月，癸丑，以威武留后王延钧为本道节度使、守中书令、琅邪王。

孔循至江陵，攻之不克，遣人入城说高季兴；季兴不逊。丙寅，遣使赐湖南行营夏衣万袭；丁卯，又遣使赐楚王殷鞍马玉带，督馈粮于行营，竟不能得。庚午，

诏刘训等引兵还。

楚王殷遣中军使史光宪入贡，帝赐之骏马十，美女二。过江陵，高季兴执光宪而夺之，且请举镇自附于吴。徐温曰：“为国者当务实效而去虚名。高氏事唐久矣，洛阳去江陵不远，唐人步骑袭之甚易，我以舟师溯流救之甚难。夫臣人而弗能救，使之危亡，能无愧乎！”乃受其贡物，辞其称臣，听其自附于唐。

任圜性刚直，且恃与帝有旧，勇于敢为，权幸多疾之。旧制，馆券出于户部，安重诲请从内出，与圜争于上前，往复数四，声色俱厉。上退朝，宫人问上：“适与重诲论事为谁？”上曰：“宰相。”宫人曰：“妾在长安宫中，未尝见宰相、枢密奏事敢如是者，盖轻大家耳。”上愈不悦，卒从重诲议。圜因求罢三司，诏以枢密承旨孟鹄充三司副使权判。鹄，魏州人也。

六月，庚辰，太子詹事温犛请立太子。

丙戌，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任圜罢守太子少保。

己丑，以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判三司。

壬辰，贬刘训为檀州刺史。

丙申，封楚王殷为楚国王。

西方鄴败荆南水于峡中，复取夔、忠、万三州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六

【后唐纪五】起强圉大渊献七月，尽屠维赤奋若，凡二年有奇。

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上

天成二年（丁亥，公元九二七年）

秋，七月，以归德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副招讨使。

丙寅，升夔州为宁江军，以西方鄴为节度使。

癸酉，以与高季兴夔、忠、万三州为豆卢革、韦说之罪，皆赐死。

流段凝于辽州，温韬于德州，刘训于濮州。

任圜请致仕居磁州，许之。

八月，己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册礼使至长沙，楚王殷始建国，立宫殿，置百官，皆如天子，或微更其名：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，知制诰曰知辞制，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，群下称之曰殿下，令曰教。以姚彦章为左丞相，许德勋为右丞相，李鐸为司

徒，崔颖为司空，拓跋恒为仆射，张彦瑶、张迎判机要司。然管内官属皆称摄，惟朗、桂节度使先除后请命。恒本姓元，避殷父讯改焉。九月，帝谓安重诲曰：“从荣左右有矫宣朕旨，令勿接儒生，恐弱人志气者。朕以从荣年少临大藩，故择名儒使辅导之，今奸人所言乃如此！”欲斩之；重诲请严戒而已。

北都留守李彦超请复姓符，从之。

丙寅，以枢密使孔循兼东都留守。

壬申，契丹来请修好，遣使报之。

冬，十月，乙酉，帝发洛阳，将如汴州；丁亥，至荥阳。民间讹言帝欲自击吴，又云欲制置东方诸侯。宣武节度使、检校侍中朱守殷疑惧，判官高密孙晨劝守殷反，守殷遂乘城拒守。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谕之，延光曰：“不早击之，则汴城坚矣；愿得五百骑与俱。”帝从之。延光暮发，未明行二百里，抵大梁城下，与汴人战，汴人大惊。戊子，帝至京水，遣御营使石敬瑭将亲兵倍道继之。或谓安重诲曰：“失职在外之人，乘贼未破，或能为患，不如除之。”重诲以为然，奏遣使赐任圜死。端明殿学士赵凤哭谓重诲曰：“任圜义士，安肯为逆！公滥刑如此，何以赞国！”使者至磁州，圜聚其族酣饮，然后死，神情不挠。

己丑，帝至大梁，四面进攻，吏民縋城出降者甚众。守殷知事不济，尽杀其族，引颈命左右斩之。乘城者望

见乘舆，相帅开门降。孙晟奔吴，徐知诰客之。

戊戌，诏免三司逋负近二百万缗。

辛丑，吴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诸道都统、镇海、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卒。初，温子行军司马、忠义节度使、同平章事知询以其兄知诰非徐氏子，数请代之执吴政，温曰：“汝曹皆不如也。”严可求及行军副使徐玠屡劝温以知询代知诰，温以知诰孝谨，不忍也。陈夫人曰：“知诰自我家贫贱时养之，奈何富贵而弃之！”可求等言之不已。温欲帅诸藩镇入朝，劝吴王称帝，将行，有疾，乃遣知询奉表劝进，因留代知诰执政。知诰草表欲求洪州节度使，俟旦上之，是夕，温凶问至，乃止。知询亟归金陵。吴主赠温齐王，谥曰忠武。

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久疾，将佐请见，不许。副使苻彦琳等疑其已死，恐左右有奸谋，请权交符印；筠怒，收彦琳及判官都指挥使下狱，诬以谋反。诏取彦琳等诣阙，按之无状，释之；徙筠为西都留守。

癸卯，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，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。

十一月，庚戌，吴王即皇帝位，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，景王曰景皇帝，宣王曰宣皇帝。安重诲议伐吴，帝不从。

甲子，吴大赦，改元乾贞。

丙子，吴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，以徐知询为诸道副都统、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，加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。

十二月，戊寅朔，孟知祥发民丁二十万修成都城。

吴主立兄庐江公濛为常山王，弟鄱阳公澈为平原王，兄子南昌公珙为建安王。

初，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帝贵不可言，帝即位，欲召诣阙。赵凤曰：“玄豹言陛下当为天子，今已验矣，无所复询。若置之京师，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辏其门，争问吉凶。自古术士妄言，致人族灭者多矣，非所以靖国家也。”帝乃就除光禄卿致仕，厚赐金帛而已。

中书舍人马縡请用汉光武故事，七庙之外别立亲庙；中书门下奏请如汉孝德、孝仁皇例，称皇不称帝。帝欲兼称帝，群臣乃引德明、玄元、兴圣皇帝例，皆立庙京师；帝令立于应州旧宅，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谥曰皇帝、皇后，墓曰陵。

汉主如康州。

是岁，蔚、代缘边粟斗不过十钱。

天成三年（戊子，公元九二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巳，吴主立子珽为江都王，璘为江夏王，璆为宜春王，宣帝子庐陵公玠为南阳王。

昭义节度使毛璋所为骄僭，时报赭袍，纵酒为戏，左右有谏者，剖其心而视之。帝闻之，征为右金吾卫上

将军。

契丹陷平州。

二月，丁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帝将如鄴都，时扈驾诸军家属甫迁大梁，又闻将如鄴都，皆不悦，謏謏有流言。帝闻之，不果行。

吴自庄宗灭梁以来，使者往来不绝。庚辰，吴使者至，安重诲以为杨敢与朝廷抗礼，遣使窥覘，拒而不受，自是遂与吴绝。

张筠至长安，守兵闭门拒之；筠单骑入朝，以为左卫上将军。

壬辰，宁江节度使西方鄴攻拔归州；未几，荆南复取之。

枢密使、同平章事孔循，性狡佞，安重诲亲信之。帝欲为皇子娶重诲女，循谓重诲曰：“公职居近密，不宜复与皇子为婚。”重诲辞之。久之，或谓重诲曰：“循善离间人，不可置之密地。”循知之，阴遣人结王德妃，求纳其女；德妃请娶循女为从厚妇，帝许之。重诲大怒，乙未，以循同平章事，充忠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。重诲性强愎。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朝，请留阙下，帝嘉之，除左骁卫上将军，月别赐钱谷。岁馀，帝谓重诲曰：“温琪旧人，宜择一重镇处之。”重诲对以无阙。他日，帝屡言之，重诲愠曰：“臣累奏无阙，惟枢密使可代耳。”帝曰：“亦可。”重诲无以对。温琪闻之惧，

数月不出。重诲恶成德节度使、同平章事王建立，奏建立与王都交结，有异志。建立亦奏重诲专权，求入朝面言其状，帝召之。既至，言重诲与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结婚，相表里，弄威福。三月，辛亥，帝见重诲，气色甚怒，谓曰：“今与卿一镇自休息，以王建立代卿，张延朗亦除外官。”重诲曰：“臣披荆棘事陛下数十年，值陛下龙飞，承乏机密，数年间天下幸无事。今一旦弃之外镇，臣愿闻其罪！”帝不恚而起，以语宣徽使朱弘昭，弘昭曰：“陛下平日待重诲如左右手，奈何以小忿弃之！愿垂三思。”帝寻召重诲慰抚之。明日，建立辞归镇，帝曰：“卿比奏欲入分朕忧，今复去何之！”会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郑珣请致仕；己未，以珣为左仆射致仕，癸亥，以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三司。

孟知祥屡与董璋争盐利，璋诱商旅贩东川盐入西川，知祥患之，乃于汉州置三场重征之，岁得钱七万缗，商旅不复之东川。

楚王殷如岳州，遣六军使袁诜、副使王环、监军马希瞻将水军击荆南，高季兴以水军逆战。至刘郎汛，希瞻夜匿战舰数十艘于港中；诜旦，两军合战，希瞻出战舰横击之，季兴大败，俘斩以千数，进逼江陵。季兴请和，归史光宪于楚。军还，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，环曰：“江陵在中朝及吴、蜀之间，四战之地也，宜存之

以为吾扞蔽。”殷说。环每战，身先士卒，与从同甘苦；常置针药于座右，战罢，索伤者于帐前，自傅治之。士卒隶环麾下者相贺曰：“吾属得死所矣。”故所向有功。楚大举水军击汉，围封州。汉主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大有》，于是大赦，改元大有；命左右街使苏章将神弩三千、战舰百艘救封州。章至贺江，沉铁絙于水，两岸作巨轮挽絙，筑长堤以隐之，伏壮士于堤中。章以轻舟逆战，阳不利，楚人逐之，入堤中；挽轮举絙，楚舰不能进退，以强弩夹水射之，楚兵大败，解围遁去。汉主以章为封州团练使。

夏，四月，以鄴都留守从荣为河东节度使、北都留守，以客省使太原冯贇为副留守，夹马指挥使新平杨思权为步军都指挥使以佐之。戊寅，以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鄴都留守、天雄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；以枢密使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。丙戌，以枢密使安重诲兼河南尹，以河南尹从厚为宣武节度使，仍判六军诸卫事。吴右雄武军使苗璘、静江统军王彦章将水军万人攻楚岳州，至君山，楚王殷遣右丞相许德勋将战舰千艘御之。德勋曰：“吴人掩吾不备，见大军，必惧而走。”乃潜军角子湖，使王环夜帅战舰三百，屯杨林浦，绝吴归路。迟明，吴人进军荆江口，将会荆南兵攻岳州，丁亥，至道人矶。德勋命战棹都虞侯詹信以轻舟三百出吴军后，德勋以大军当其前，夹击之，吴军大败，虜璘及彦章以归。

初，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镇易定十馀年，自除刺史以下官，租赋皆贍本军。及安重诲用事，稍以法制裁之；帝亦以都篡父位，恶之。时契丹数犯塞，朝廷多屯兵于幽、易间，大将往来，都阴为之备，浸成猜阻。都恐朝迁移之它镇，腹心和昭训劝都为自全之计，都乃求婚于卢龙节度使赵德钧。又知成德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有隙，遣使结为兄弟，阴与之谋复河北故事，建立阳许而密奏之。都又以蜡书遗青、徐、潞、益、梓五帅，离间之。又遣人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晏球，晏球不从；乃以金遗晏球帐下，使图之，不克；癸巳，晏球以都反状闻，诏宣徽使张延朗与北面诸将议讨之。

戊戌，吴徙常山王濛为临川王。

庚子，诏削夺王都官爵。壬寅，以王晏球为北面讨使，权知定州行州事，以横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，以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都监，发诸道兵会讨定州。是日，晏球攻定州，拔其北关城。都以重赂求救于奚酋秃馁，五月，秃馁以万骑突入定州，晏球退保曲阳，都与秃馁就攻之。晏球与战于嘉山下，大破之。秃馁以二千骑奔还定州。晏球追至城门，因进攻之，得其西关城。定州城坚，不可攻，晏球增修西关城以为行府，使三州民输税供军食而守之。

辛酉，以天雄节度副使赵敬怡为枢密使。

王晏球闻契丹发兵救定州，将大军趣望都，遣张延

朗分兵退保新乐，延朗遂之真定，留赵州刺史朱建丰将兵修新乐城。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，与王都夜袭新乐，破之，杀建丰。乙丑，王晏球、张延朗会于行唐，丙寅，至曲阳。王都乘胜，悉其众与契丹五千骑合万余人，邀晏球等于曲阳，丁卯，战于城南。晏球集诸将校令之曰：“王都轻而骄，可一战擒也。今日，诸君报国之时也。悉去弓矢，以短兵击之，回顾者斩！”于是骑兵先进，奋，槊挥剑，直冲其陈，大破之，僵尸蔽野；契丹死者过半，余众北走；都与秃馁得数骑，仅免。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契丹，北走者殆无子遗。

吴遣使求和于楚，请苗璘、王彦章；楚王殷归之，使许德勋饯之。德勋谓二人曰：“楚国虽小，旧臣宿将犹在，愿吴朝勿以措怀。必俟众驹争阜栈，然后可图也。”时殷多内宠，嫡庶无别，诸子骄奢，故德勋语及之。六月，辛巳，高季兴复请称藩于吴，吴进季兴爵秦王，帝诏楚王殷讨之。殷遣许德勋将兵攻荆南，以其子希范为监军，次沙头。季兴从子云猛指挥使从嗣单骑造楚壁，请与希范挑战决胜，副指挥使廖匡齐出与之斗，拉杀之。季兴惧，明日，请和，德勋还。匡齐，赣人也。

王晏球知定州有备，未易急攻，朱弘昭、张虔钊宣言大将畏怯，有诏促令攻城。晏球不得已，乙未，攻之，杀伤将士三千人。

先是，诏发西川兵戍夔州，孟知祥遣左肃边指挥使

毛重威将三千人往。顷之，知祥奏“夔、忠、万三州已平，请召戍兵还，以省馈运。”帝不许。知祥阴使人诱之，重威帅其众鼓噪逃归。帝命按其罪，知祥请而免之。

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葬故蜀主王衍，秋，七月，乙巳，赠衍顺正公，以诸侯礼葬之。

北面招讨使安审通卒。

东都民有犯私鞠者，留守孔循族之。或请听民造鞠，而于秋税亩收五钱；己未，敕从之。

壬戌，契丹复遣其酋长惕隐将七千骑救定州，王晏球逆战于唐河北，大破之；甲子，追至易州，时久雨水涨，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，不可胜数。

戊辰，北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。

契丹北走，道路泥泞，人马饥疲，入幽州境。八月，甲戌，赵德钧遣牙将武从谏将精骑邀击之，分兵扼险要，生擒惕隐等数百人；馀众散投村落，村民以白挺击之，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。自是契丹沮气，不敢轻犯塞。

初，庄宗徇地河北，获小儿，畜之宫中，及长，赐姓名曰李继陶；帝即位，纵遣之。王都得之，使衣黄袍坐堞间，谓王晏球曰：“此庄宗皇帝子也，已即帝位。公受先朝厚恩，曾不念乎！”晏球曰：“此公作小数竟何益！吾今教公二策，不悉众决战，则束手出降耳，自馀无以求生也。”

王建立以目不知书，请罢判三司，不许。

乙未，吴大赦。

吴越王鏐欲立中子传瓘为嗣，谓诸子曰：“各言汝功，吾择多者而立之。”传瓘兄传璠、传瓘、传璟皆推传瓘，乃奏请以两镇授传瓘。闰月，丁未，诏以传瓘为镇海、镇东节度使。

戊申，赵德钧献契丹俘惕隐等，诸将皆请诛之，帝曰：“此曹皆虏中之骁将，杀之则虏绝望，不若存之以纾边患。”乃赦惕隐等酋长五十人，置之亲卫，馀六百人悉斩之。

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贡。

初，卢文进来降，契丹以藩汉都提举使张希崇代之为卢龙节度使，守平州，遣亲将以三百骑监之。希崇本书生，为幽州牙将，没于契丹，性和易，契丹将稍亲信之，因与其部曲谋南归。部曲泣曰：“归固寝食所不忘也，然虏众我寡，奈何？”希崇曰：“吾诱其将杀之，兵必溃去。此去虏帐千馀里，比其知而征兵，吾属去远矣。”众曰：“善！”乃先为阱，实以石灰，明日，召虏将饮，醉，并从者杀之，投诸阱中。其营在城北，亟发兵攻之，契丹众皆溃去。希崇悉举其所部二万馀口来奔，诏以为汝州刺史。

吴王太后殂。

九月，辛巳，荆南败楚兵于白田，执楚岳州刺史李廷规，归于吴。

乙未，敕以温韬发诸陵，段凝反覆，令所在赐死。

己亥，以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，知荆南行府事；分遣中使发诸道兵赴襄阳，以讨高季兴。

辛丑，徙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金州刺史；冬，十月，廷琬据庆州拒命。

丙午，以横海节度使李从敏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从敏，帝之从子也。

戊申，诏静难节度使李敬周发兵讨窦廷琬。

王都据定州，守备固，伺察严，诸将屡有谋翻城应官军者，皆不果。帝遣使者促王宴球攻城，宴球与使者联骑巡城，指之曰：“城高峻如此，借使主人听外兵登城，亦非梯冲所及。徒多杀精兵，无损于贼，如此何为！不若食三州之租，爱民养兵以俟之，彼必内溃。”帝从之。

十一月，有司请为哀帝位庙，诏立庙于曹州。

平卢节度使晋忠武公霍彦威卒。

忠州刺史王雅取归州。

庚寅，皇子从厚纳孔循女为妃，循因之得之大梁，厚结王德妃之党，乞留。安重诲具奏其事，力排之，礼毕，促令归镇。

甲午，以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，充平卢节度使。

丙申，上问赵凤：“帝王赐人铁券，何也？”对

曰：“与之立誓，令其子孙长享爵禄耳。”上曰：“先朝受此赐者让三人，崇韬、继麟、寻皆族灭，朕得脱如毫厘耳。”因叹息久之。赵凤曰：“帝王心存大信，固不必刻之金石也。”

十二月，甲辰，李敬周奏拔庆州，族窦廷琬。

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寝疾，命其子行军司马、忠义节度使、同平章事从诲权知军府事；丙辰，季兴卒。吴主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。

史馆修撰张昭远上言：“臣窃见先朝时，皇弟、皇子皆喜俳優，入则饰姬妾，出则夸仆马；习尚如此，何道能贤！诸皇子宜精择师傅，令皇子屈身师事之，讲礼义之经，论安危之理。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，所以明嫡庶之分，塞祸乱之源。今卜嗣建储，臣未敢轻议。至于恩泽赐与之间，婚姻省侍之际，嫡庶长幼，宜有所分，示以等威，绝其侥冀。”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。

闽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，由是闽中多僧。

河东节度使、北都留守从荣，年少骄很，不亲政务，帝遣左右素与从荣善者往与之处，使从容讽导之。其人私谓从荣曰：“河南相公恭谨好善，亲礼端士，有老成之风；相公齿长，宜自策励，勿令声问出河南之下。”从荣不悦，退，告步军都指挥使杨思权曰：“朝廷之人皆推从厚而短我，我其废乎！”思权曰：“相公手握强兵，且有思权在，何忧？”因劝从荣多募部曲，缮甲兵，

阴为自固之备。又谓帝左右曰：“君每誉弟而抑其兄，我辈岂不能助之邪！”其人惧，以告副留守冯贇，贇密奏之。帝召思权诣阙，以从荣故，亦弗之罪也。

天成四年（己丑，公元九二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冯贇入为宣徽使，谓执政曰：“从荣刚僻而轻易，宜选重德辅之。”

王都、秃馁欲突围走，不得出。二月，癸丑，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开门纳官军，都举族自焚，擒秃馁及契丹二千人。辛亥，以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，与赵德钧并加兼侍中。秃馁至大梁，斩于市。

枢密使赵敬怡卒。

甲子，帝发大梁。

丁卯，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崔协卒于须水。

庚午，帝至洛阳。

王晏球在定州城下，日以私财餵士，自始攻至克城未尝戮一卒。三月，辛巳，晏球入朝，帝美其功；晏球谢久烦馈运而已。

皇子右卫大将军从璨性刚，安重诲用事，从璨不为之屈。帝东巡，以从璨为皇城使。从璨与客宴于会节园，酒酣，戏登御榻，重诲奏请诛之；丙戌，赐从璨死。横山蛮寇邵州。

楚王殷命其子武安节度副使、判长沙府希声知政事，总录内外诸军事，自是国政先历希声，乃闻于殷。

夏，四月，庚子朔，禁铁锡钱。时湖南专用锡钱，铜钱一直锡钱百，流入中国，法不能禁。

丙午，楚六军副使王环败荆南兵于石首。

初令缘边置场市党项马，不令诣阙。先是，党项皆诣阙，以贡马为名，国家约其直酬之，加以馆谷赐与，岁费五十馀万缗。有司苦其耗蠹，故止之。

壬子，以皇子从荣为河南尹、判六军诸卫事，从厚为河东节度使、北都留守。

契丹寇云州。

甲寅，以端明殿学士、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五月，乙酉，中书言：“太常改谥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，庙号景宗。既称宗则应入太庙，在别庙则不应称宗。”乃去庙号。

帝将祀南郊，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诏谕两川，今西川献钱一百万缗，东川五十万缗；皆辞以军用不足，西川献五十万缗，东川献十万缗。仁矩，帝在藩镇时客将也，为安重诲所厚，恃恩骄慢。至梓州，董璋置宴召之，日中不往，方拥妓酣饮。璋怒，从卒徒执兵入驿，立仁矩于阶下而诟之曰：“公但闻西川斩李客省，谓我独不能邪！”仁矩流涕拜请，仅而得免；既而厚赂仁矩以谢之。仁矩还，言璋不法。未几，帝复遣退事舍人李彦珣诣东川，入境，失小礼，璋拘其从者，彦珣奔还。

高季兴之叛也，其子从诲节谏，不听。从诲既袭位，谓僚佐曰：“唐近而吴远，舍近臣远，非计也。”乃因楚王殷以谢罪于唐。又遗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书，求保奏，复修职责。丙申，元信以从诲书闻，帝许之。

契丹寇云州。

六月，戊申，复以鄴都为魏州，留守、皇城使并停。

庚申，高从诲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、归州刺史，上表求内附。秋，七月，甲申，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。己丑，罢荆南招讨使。

八月，吴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以疾求还江都，癸丑，卒于采石。徐知询，简婿也，擅留简亲兵二千人于金陵，表荐简子彦忠代父镇鄂州，徐知诰以龙武统军柴再用为武昌节度使；知询怒曰：“刘崇俊，兄之亲，三世为濠州；彦忠吾妻族，独不得邪！”

初，楚王殷用都军判官高郁为谋主，国赖以富强，邻国皆疾之。庄宗入洛，殷贵其子希范入贡，庄宗爱其警敏，曰：“比闻马氏当为高郁所夺，今有子如此，郁安能得之！”高季兴亦以流言间郁于殷，殷不听；乃遣使遗节度副使、知政事希声书，盛称郁功名，愿为兄弟。使者言于希声曰：“高公常云‘马氏政事皆出高郁’，此子孙之忧也。”希声信之。行军司马杨昭遂，希声之妻族也，谋代郁任，日谮之于希声。希声屡言于殷，称郁奢僭，且外交邻藩，请诛之。殷曰：“成吾功业，皆

郁力也；汝勿为此言！”希声固请罢其兵柄，乃左迁郁行军司马。郁谓所亲曰：“亟营西山，吾将归老。獠子渐大，能咋人矣。”希声闻之，益怒，明日，矫以殷命杀郁于府舍，榜谕中外，诬郁谋叛，并诛其族党。至暮，殷尚未知，是日，大雾，殷谓左右曰：“吾昔从孙儒渡淮，每杀不辜，多致兹异。马步院岂有冤死者乎？”明日，吏以郁死告，殷拊膺大恸曰：“吾老耄，政非己出，使我勋旧横罹冤酷！”既而顾左右曰：“吾亦何可久处此乎！”

九月，上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，四方无事。道曰：“臣常记昔在先皇幕府，奉使中山，历井陘之险，臣忧马蹶，执轡甚谨，幸而无失；逮至平路，放轡自逸，俄至颠陨。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。”上深以为然。上又问道：“今岁虽丰，百姓贍足否？”道曰：“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，岁丰则伤于谷贱，丰凶皆病者，惟农家为然。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：‘二月卖新丝，五月粜新谷；医得眼下疮，剜却心头肉。’语虽鄙俚，曲尽田家之情状。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，人主不可不知也。”上悦，命左右录其诗，常讽诵之。

鄜州兵戍东川者归本道，董璋擅留其壮者，选羸老归之，仍收其甲兵。

癸巳，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为资州税官，坐自盗抵死，观察判官冯瓌、中门副使王处回为之请，孟知祥

曰：“虽吾弟犯法，亦不可贷，况他人乎！”

吴越王镠居其国好自大，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则赠遗丰厚，不然则礼遇疏薄。尝遣安重诲书，辞礼颇倨。帝遣供奉官乌昭遇、韩玟使吴越，昭遇与玟有隙，使还，玟奏：“昭遇见镠，称臣拜舞，谓镠为殿下，及私以国事告镠。”安重诲奏赐昭遇死。癸巳，制镠以太师致仕，自馀官爵皆削之，凡吴越进奏官、使者、纲吏，令所在系治之。镠令子传瓘等上表讼冤，皆不省。

初，朔方节度使韩洙卒，弟澄为留后。未几，定远军使李匡宾聚党据保静镇作乱，朔方不安；冬，十月，丁酉，韩澄遣使赍绢表乞朝廷命帅。前磁州刺史康福，善胡语，上退朝，多召入便殿，访以时事，福以胡语对；安重诲恶之，常戒之曰：“康福，汝但妄奏事，会当斩汝！”福惧，求外补。重诲以灵州深入胡境，为帅者多遇害，戊戌，以福为朔方、河西节度使。福见上，涕泣辞之；上命重诲为福更他镇，重诲曰：“福自刺史无功建节，尚复何求！且成命已行，难以复改。”上不得已，谓福曰：“重诲不肯，非朕意也。”福辞行，上遣将军牛知柔、河中都指挥使卫审余等将兵万人卫送之。审余，徐州人也。

辛亥，割阆、果二州置保宁军，壬子，以内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。

先是，西川常发刍粮馈峡路，孟知祥辞以本道兵自

多，难以奉它镇，诏不许，屡督之；甲寅，知祥奏称财力乏，不奉诏。

吴诸道副都统、镇海宁国节使兼侍中徐知询自以握兵据上流，意轻徐知诰，数与知诰争权，内相猜忌，知诰患之，内枢密使王令谋曰：“公辅政日久，挟天子以令境内，谁敢不从！知询年少，恩信未洽于人，无能为力。”知询待诸弟薄，诸弟皆怨之。徐玠知知询不可辅，反持其短以附知诰。吴越王鏐遗知询金玉鞍勒、器皿，皆饰以龙凤；知询不以为嫌，乘用之。知询典客周廷望说知询曰：“公诚能捐宝华以结朝中勋旧，使皆归心于公，则彼谁与处！”知询从之，使廷望如江都谕意。廷望与知诰亲吏周宗善，密输款于知诰，亦以知诰阴谋告知询。知询召知诰诣金陵除父温丧，知诰称吴主之命不许，周宗谓廷望曰：“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，宜亟入谢！”廷望还，以告知询。十一月，知询入朝，知诰留知询为统军，领镇海节度使，遣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征金陵兵还江都，知诰自是始专吴政。知询责知诰曰：“先王违世，兄为人子，初不临丧，可乎？”知诰曰：“尔挺剑待我，我何敢往！尔为人臣，畜乘舆服御物，亦可乎！”知询又以廷望所言诘知诰，知诰曰：“以尔所为告我者，亦廷望也。”遂斩廷望。

壬辰，吴主加尊号曰睿圣文明光孝皇帝，大赦，改元大和。

康福行至方渠，羌胡出兵邀福，福击走之；至青刚峡，遇吐蕃野利、大虫二族数千帐，皆不觉唐兵至，福遣卫审余掩击，大破之，杀获殆尽。由是威声大振，遂进至灵州，自是朔方始受代。

十二月，吴加徐知诰兼中书令，领宁国节度使。知诰召徐知询饮，以金钟酌酒赐之，曰：“愿弟寿千岁。”知询疑有毒，引他器均之，跽献知诰曰：“愿与兄各享五百岁。”知诰变色，左右顾，不肯受，知询捧酒不退。左右莫知所为，伶人申渐高径前为诙谐语，掠二酒合饮之，怀金钟趋出，知诰密遣人以良药解之，已脑溃而卒。

奉国节度使、知建州王廷稟称疾退居里第，请以建州授其子继雄；庚子，诏以继雄为建州刺史。

安重诲既以李仁矩镇阆州，使与绵州刺史武虔裕皆将兵赴治。虔裕，帝之故吏，重诲之外兄也。重诲使仁矩诃董璋反状，仁矩增饰而奏之。朝廷又使武信节度使夏鲁奇治遂州城隍，缮甲兵，益兵戍之。璋大惧。时道路传言，又将割绵、龙为节镇，孟知祥亦惧。璋素与知祥有隙，未尝通问，至是，璋遣使诣成都，请为其子娶知祥女；知祥许之，谋并力以拒朝廷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七

【后唐纪六】起上章摄提格，尽玄默执徐六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下

长兴元年（庚寅，公元九三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董璋遣兵筑七寨于剑门。辛巳，孟知祥遣赵季良如梓州修好。

鸿胪少卿郭在徽奏请铸当五千、三千、一千大钱；朝廷以其指虚为实，无识妄言，左迁卫尉少卿、同正。

吴徙平原王澈为德化王。

二月，乙未朔，赵季良还成都，谓孟知祥曰：“董公贪残好胜，志大谋短，终为西川之患。”都指挥使李仁罕、张业欲置宴召知祥；先二日，有尼告二将谋以宴日害知祥；知祥诘之，无状，丁酉，推始言者军校都延昌、王行本，腰斩之。戊戌，就宴，尽去左右，独诣仁罕第；仁罕叩头流涕曰：“老兵惟尽死以报德。”由是

诸将皆亲附而服之。

壬子，孟知祥、董璋同上表言：“两川闻朝廷于阆中建节，绵、遂益兵，无不忧恐。”上以诏书慰谕之。乙卯，上祀圆丘，大赦，改元。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严入朝陪祀，三月，壬申，制徙从严为宣武节度使。

癸酉，吴主立江都王璉为太子。

丙子，以宣徽使朱弘照为凤翔节度使。

康福奏克保静镇，斩李匡宾。

复以安义为昭义军。

帝将立曹淑妃为后，淑妃谓王德妃曰：“吾素病中烦，倦于接对，妹代我为之。”德妃曰：“中宫敌偶至尊，谁敢干之！”庚寅，立淑妃为皇后。德妃事后恭谨，后亦怜之。初，王德妃因安重诲得进，常德之。帝性俭约，及在位久，宫中用度稍侈，重诲每规谏。妃取外库锦造地衣，重诲切谏，引刘后为戒；妃由是怨之。

高从诲遣使奉表诣吴，告以坟墓在中国，恐为唐所讨，吴兵援之不及，谢绝之。吴遣兵击之，不克。

董璋恐绵州刺史武虔裕窥其所为，夏，四月，甲午朔，表兼行军司马，囚之府廷。

宣武节度使符习，自恃宿将，论议多抗安重诲，重诲求其过失，奏之，丁酉，诏习以太子太师致仕。

戊戌，加孟知祥兼中书令，夏鲁奇同平章事。

初，帝在真定，李从珂与安重诲饮酒争言，从珂殴重诲，重诲走免；既醒，悔谢，重诲终衔之。至是，重诲用事，自皇子从荣、从厚皆敬事不暇。时从珂为河中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重诲屡短之于帝，帝不听。重诲乃矫以帝命谕河东牙内指挥使杨彦温使逐之。是日，从珂出城阅马，彦温勒兵闭门拒之，从珂使人扣门诘之曰：“吾将汝厚，何为如是？”对曰：“彦温非敢负恩，受枢密院宣耳。请公入朝。”从珂止于虞乡，遣使以状闻。使者至，壬寅，帝问重诲曰：“彦温安得此言？”对曰：“此奸人妄言耳，宜速讨之。”帝疑之，欲诱致彦温讯其事，除彦温绛州刺史。重诲固请发兵击之，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、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将兵讨之。帝令彦稠必生致彦温，吾欲面讯之。召从珂诣洛阳。从珂知为重诲所构，驰入自明。

加安重诲兼中书令。

李从珂至洛阳，上责之使归第，绝朝请。辛亥，索自通等拔河中，斩杨彦温，癸丑，传首来献。上怒药彦稠不生致，深责之。安重诲讽冯道、赵凤奏从珂失守，宜加罪。上曰：“吾儿为奸党所倾，未明曲直，公辈何为发此言，意不欲置之人间邪？此皆非公辈之意也。”二人惶恐而退。它日，赵凤又言之，上不应。明日，重诲自言之，上曰：“朕昔为小校，家贫，赖此小儿拾马粪自贍，以至今日为天子，曾不能庇之邪！卿欲如何处

之于卿为便？”重诲曰：“陛下父子之间，臣何敢言！惟陛下裁之！”上曰：“使闲居私第亦可矣，何复言！”丙辰，以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。自通至镇，承重诲旨，籍军府甲仗数上之，以为从珂私造，赖王德妃居中保护，从珂由是得免。士大夫不敢与从珂往来；惟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居相近，时往见之，从珂每月奏请，皆咨琦而后行。

戊午，帝加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。

安重诲言昭义节度使王建立过魏州有摇众之语，五月，丙寅，制以太傅致仕。

董璋阅集民兵，皆剪发黥面，复于剑门北置永定关，布列烽火。

孟知祥累表请割云安等十三盐监隶西川，以盐直贍宁江屯兵，辛卯，许之。

六月，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亥，敕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、行军司马、节度副使，自今皆自朝廷除之，诸道无得奏荐。

董璋遣兵掠遂、阆镇戍，秋，七月，戊辰，两川以朝廷继遣兵屯遂、阆，复有论奏，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。

八月，乙未，捧圣军使李行德、十将张俭引告密人边彦温告“安重诲发兵，云欲自讨淮南；又引占相者问命。”帝以问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、药彦稠，二人曰：

“此奸人欲离间陛下勋旧耳。重诲事陛下三十年，幸而富贵，何苦谋反！臣等请以宗族保之。”帝乃斩彦温，召重诲慰抚之，君臣相泣。

以前忠武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，充三司使。三司使之名自此始。

吴徐知诰以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有威名，得士心，值团练使陈宣罢归，知诰许以传拯代之；既而复遣宣还海州，征传拯还江都。传拯怒，以为宣毁之，己亥，帅麾下入辞宣。因斩宣，焚掠城郭，帅其众五千来奔。知诰曰：“是吾过也。”免其妻子。涟水制置使王岩将兵入海州，以岩为威卫大将军，知海州。传拯，绾之子也，其季父輿为光州刺史。传拯遣间使持书至光州，輿执之以闻，因求罢归；知诰以輿为控鹤都虞候。时政在徐氏，典兵宿卫者尤难其人，知诰以輿重厚慎密，故用之。

壬寅，赵凤奏：“切闻近有奸人，诬陷大臣，摇国柱石，行之未尽。”帝乃收李行德、张俭，皆族之。

立皇子从荣为秦王；丙辰，立从厚为宋王。

董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，在洛阳，璋与书曰：“朝廷割吾支郡为节镇，屯兵三千，是杀我必矣。汝见枢要为我言：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，吾必反！与汝诀矣。”光业以书示枢密承旨李虔徽。未几，朝廷又遣别将荀咸义将兵戍阆州，光业谓虔徽曰：“此兵未至，吾父必反。吾不敢自爱，恐烦朝廷调发，愿止此兵，吾父保无

他。”虔徽以告安重诲，重诲不从。璋闻之，遂反。利、阆、遂三镇以闻，且言已聚兵将攻三镇。重诲曰：“臣久知其如此，陛下含容不讨耳。”帝曰：“我不负人，人负我则讨之！”

九月，癸亥，西川进奏官苏愿白孟知祥云：“朝廷欲大发兵讨两川。”知祥谋于副使赵季良，季良请以东川兵先取遂、阆，然后并兵守剑门，则大军虽来，吾无内顾之忧矣。知祥从之，遣使约董璋同举兵。璋移缴利、阆、遂三镇，数其离间朝廷，引兵击阆州。庚午，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，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，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，将兵三万攻遂州；别将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、先登指挥使孟思恭将兵四千会璋攻阆州。

安重诲久专大权，中外恶之者众；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汉琼浸用事，数短重诲于上。重诲内忧惧，表解机务，上曰：“朕无间于卿，诬罔者朕既诛之矣，卿何为尔？”甲戌，重诲复面奏曰：“臣以寒贱，致位至此，忽为人诬以反，非陛下至明，臣无种矣。由臣才薄任重，恐终不能镇浮言，愿赐一镇以全馀生。”上不许；重诲求之不已，上怒曰：“听卿去，朕不患无人！”前成德节度使范延光劝上留重诲，且曰：“重诲去，谁能代之？”上曰：“卿岂不可？”延光曰：“臣受驱策日浅，且才不逮重诲，何敢当此？”上遣孟汉琼诣中书议重诲事，

冯道曰：“诸公果爱安令，宜解其枢务为便。”赵凤曰：“公失言。”乃奏大臣不可轻动。

东川兵至阆州，诸将皆曰：“董璋久蓄反谋，以金帛啖其士卒，锐气不可当，宜深沟高垒以挫之，不过旬日，大军至，贼自走矣。”李仁矩曰：“蜀兵懦弱，安能当我精卒！”遂出战，兵未交而溃归。董璋昼夜攻之，庚辰，城陷，杀仁矩，灭其族。初，璋为梁将，指挥使姚洪尝隶麾下，至是，将兵千人戍阆州；璋密以书诱之，洪投诸厕。城陷，璋执洪而让之曰：“吾自行间奖拔汝，今日何相负？”洪曰：“老贼！汝昔为李氏奴，扫马粪，得馔炙，感恩无穷。今天子用汝为节度使，何负于汝而反邪？汝犹负天子，吾受汝何恩，而云相负哉！汝奴材，固无耻；吾义士，岂忍为汝所为乎！吾宁为天子死，不能与人奴并生！”璋怒，然镬于前，令壮士十人剖其肉自啖之，洪至死骂不绝声。帝置洪二子于近卫，厚给其家。

甲申，以范延光为枢密使，安重诲如故。

丙戌，下制削董璋官爵，兴兵讨之。丁亥，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馈使。以天雄节度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，以夏鲁奇为之副。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，思恭轻进，败归；璋怒，遣还成都，知祥免其官。戊子，以石敬瑭权知东川事。庚寅，以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，为伐蜀前锋。

汉主遣其将梁克贞、李守鄜攻交州，拔之，执静海节度使曲承美以归，以其将李进守交州。

冬，十月，癸巳，李仁罕围遂州，夏鲁奇婴城固守；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帅资州义军二万人筑长城环之。鲁奇遣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战，文通闻阆州陷，遂以其众降于仁罕。

戊戌，董璋引兵趣利州，遇雨，粮运不继，还阆州。知祥闻之，惊曰：“比破阆中，正欲径取利州，其帅不武，必望风遁去。吾获其仓廩，据漫天之险，北军终不能西救武信。今董公僻处阆州，远弃剑阁，非计也。”欲遣兵三千助守剑门；璋固辞曰：“此已有备。”

钱鏐因朝廷册闽王使都裴羽还，附表引咎；其子传瓘及将佐屡为鏐上表自诉。癸卯，敕听两浙纲使自便。

以宣徽北院使冯贇为左卫上将军、北都留守。

丁未，族诛董光业。

楚王殷寝疾，遣使诣阙，请传位于其子希声。朝廷疑殷已死，辛亥，以希声为起复武安节度使兼侍中。

孟知祥以故蜀镇江节度使张武为峡路行营招收讨伐使，将水军趣夔州，以左飞棹指挥使袁彦超副之。癸丑，东川兵陷征、合、巴、蓬、果五州。

丙辰，吴左仆射、同平章事严可求卒。徐知诰以其长子大将军景通为兵部尚书、参政事，知诰将出镇金陵故也。

汉将梁克贞入占城，取其宝货以归。

十一月，戊辰，张武至渝州，刺史张环降之，遂取泸州，遣先锋将朱偓分兵趣黔、涪。

己巳，楚王殷卒，遗命诸子，兄弟相继；置剑于祠堂，曰：“违吾命者戮之！”诸将议遣兵守四境，然后发丧，兵部侍郎黄损曰：“吾丧君有君，何备之有！宜遣使诣邻道告终称嗣而已。”

石敬瑭入散关，阶州刺史王经贄、泸州刺史冯晖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、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引兵出人头山后，过剑门之南，还袭剑门，壬申，克之，杀东川兵三千人，获都指挥使齐彦温，据而守之。晖，魏州人也。甲戌，弘贄等破剑州，而大军不继，乃焚其庐舍，取其资粮，还保剑门。乙亥，诏削孟知祥官爵。己卯，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。知祥闻剑门失守，大惧，曰：“董公果误我！”庚辰，遣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将兵五千赴之，戒之曰：“尔倍道兼行，先据剑州，北军无能为也。”又遣使诣遂州，令赵廷隐将万人会屯剑州。又遣故蜀永平节度使李筠将兵四千趣龙州，守要害。时天寒，士卒恐惧，观望不进，廷隐流涕谕之曰：“今北军势盛，汝曹不力战却敌，则妻子皆为人有矣。”众心乃奋。董璋自阆州将两川兵屯木马寨。先是，西川牙内指挥使太谷庞福诚、昭信指挥使谢隍屯来苏村，闻剑门失守，相谓曰：“使北军更得剑州，则二蜀势危矣。”遽引部兵

千余人间道趣剑州。始至，官军万余人自北山大下，会日暮，二人谋曰：“众寡不敌，速明则吾属无遗矣。”福诚夜引兵数百升北山，大噪于官军营后，隗帅余众操短兵自其前急击之；官军大惊，空营遁去，复保剑门，十馀日不出。孟知祥闻之，喜曰：“吾始谓弘贇等克剑门，径据剑州，坚守其城，或引兵直趣梓州，董公必弃阆州奔还；我军失援，亦须解遂州之围。如此则内外受敌，两川震动，势可忧危；今乃焚毁剑州，运粮东归剑门，顿兵不进，吾事济矣。”官军分道趣文州，将袭龙州，为西川定远指挥使潘福超、义胜都头太原沙延祚所败。甲申，张武卒于渝州；知祥命袁彦超代将其兵。朱偓将至涪州，武泰节度使杨汉宾弃黔南，奔忠州；偓追至丰都，还取涪州。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权武泰留后。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晖将兵三千会李肇等分屯剑州南山。

丙戌，马希声袭位，称遗命去建国之制，复藩镇之旧。

契丹东丹王突欲自以失职，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来奔。

十二月，壬辰，石敬瑭至剑门。乙未，进屯剑州北山；赵廷隐陈于牙城后山，李肇、王晖陈于河桥。敬瑭引步兵进击廷隐，廷隐择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归路，按甲待之，矛稍欲相及，乃扬旗鼓噪击之，北军退走，颠坠下山，俘斩百余人。敬瑭又使骑兵冲河桥，李肇以强

弩射之，骑兵不能进。薄暮，敬瑭引去，廷隐引兵蹙之，与伏兵合击，败之。敬瑭还屯剑门。

癸卯，夔州奏复取开州。

庚戌，以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为武安、静江节度使，加兼中书令。

石敬瑭征蜀未有功，使者自军前来，多言道险狭，进兵甚难，关右之人疲于转饷，往往窜匿山谷，聚为盗贼。上忧之，壬子，谓近臣曰：“谁能办吾事者！吾当自行耳。”安重诲曰：“臣职忝机密，军威不振，臣之罪也，臣请自往督战。”上许之。重诲即拜辞，癸丑，遂行，日驰数百里。西方藩镇闻之，无不惶骇。钱帛、刍粮昼夜辇运赴利州，人畜毙踏于山谷者不可胜纪。时上已疏重诲，石敬瑭本不欲西征，及重诲离上侧，乃敢累表奏论，以为蜀不可伐，上颇然之。

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，上悉纵归。

长兴二年（辛卯，公元九三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孟知祥奉表谢。

庚午，李仁罕陷遂州，夏鲁奇自杀。

癸酉，石敬瑭复引兵至剑州，屯于北山。孟知祥梟夏鲁奇首以示之。鲁奇二子从敬瑭在军中，泣请往取其首葬之，敬瑭曰：“知祥长者，必葬而父，岂不逾于身首异处乎！”既而知祥果收葬之。敬瑭与赵廷隐战不利，复还剑门。

丙戌，加高从诲兼中书令。

东川归合州于武信军。

初，凤翔节度使朱弘昭谄事安重诲，连得大镇。重诲过凤翔，弘昭迎拜马首，馆于府舍，延入寝室，妻子罗拜，奉进酒食，礼甚谨。重诲为弘昭泣言：“谗人交构，几不免，赖主上明察，得保宗族。”重诲既去，弘昭即奏“重诲怨望，有恶言，不可令至行营，恐夺石敬瑭兵柄。”又遗敬瑭书，言“重诲举措孟浪，若至军前，恐将士疑骇，不战自溃，宜逆止之。”敬瑭大惧，即上言：重诲至，恐人情有变，宜急征还。”宣徽使孟汉琼自西方还，亦言重诲过恶，有诏召重诲还。

二月，己丑朔，石敬瑭以遂、阆既陷，粮运不继，烧营北归。军前以告孟知祥，知祥匿其书，谓赵季良曰：“北军渐进，奈何？”季良曰：“不过绵州，必遁。”知祥问其故，曰：“我逸彼劳，彼悬军千里，粮尽，能无遁乎！”知祥大笑，以书示之。

安重诲至三泉，得诏亟归；过凤翔，朱弘昭不内，重诲惧，驰骑而东。

两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，壬辰，昭武节度使李彦琦弃城走；甲午，两川兵入利州。孟知祥以赵廷隐为昭武留后，廷隐遣使密言于知祥曰：“董璋多诈，可与同忧，不可与共乐，他日必为公患。因其至剑州劳军，请图之，并两川之众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”知祥不许。璋入廷隐

营，留宿而去。廷隐叹曰：“不从吾谋，祸难未已！”

庚子，孟知祥以武信留后李仁罕为峡路行营招讨使，使将水军东略地。

辛丑，以枢密使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护国节度使。赵凤言于上曰：“重诲陛下家臣，其心终不叛主，但以不能周防，为人所谗；陛下不察其心，重诲死无日矣。”上以为朋党，不悦。乙巳，赵廷隐、李肇自剑州引还，留兵五千戍利州。丙午，董璋亦还东川，留兵三千戍果、阆。

丁巳，李仁罕陷忠州。

吴徐知诰欲以中书侍郎、内枢使宋齐丘为相，齐丘自以资望素浅，欲以退让为高，谒归洪州葬父，因入九华山，止于应天寺，启求隐居；吴主下诏征之，知诰亦以书招之，皆不至。知诰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谕，齐丘始还朝，除右仆射致仕，更命应天寺曰征贤寺。

三月，己未朔，李仁罕陷万州；庚申，陷云安监。

辛酉，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东丹，名慕华，以为怀化节度使，瑞、慎等州观察使；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将惕隐等，皆赐姓名。惕隐姓狄，名怀惠。

李仁罕至夔州，宁江节度使安崇阮弃镇，与杨汉宾自均、房逃归；壬戌，仁罕陷夔州。

帝既解安重诲枢务，乃召李从珂，泣谓曰：“如重诲意，汝安得复见吾！”丙寅，以从珂为左卫大将军。

壬申，横海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孔循卒。

乙酉，复以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、尚父、吴越国王，遣监门上将军张箠往谕旨，以曩日致仕，安重诲矫制也。

丁亥，以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夏，四月，辛卯，以王德妃为淑妃。

闽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禀闻闽王延钧有疾，以次子继升知建州留后，帅建州刺史继雄将水军袭福州。癸卯，延禀攻西门，继雄攻东门；延钧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将水军拒之。仁达伏甲舟中，伪立白帜请降，继雄喜，屏左右，登仁达舟慰抚之；仁达斩继雄，梟首于西门。延禀方纵火攻城，见之，恸哭，仁达因纵兵击之，众溃，左右以斛舁延禀而走，甲辰，追擒之。延钧见之曰：“果烦老史再下！”延禀惭不能对。延钧囚于别室，遣使者如建州招抚其党；其党杀使者，奉继升及弟继伦奔吴越。仁达，延钧从子也。

以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。

己酉，天雄节度使、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。

辛亥，以朱弘照为宣徽南院使。

五月，闽王延钧斩王延禀于市，复其姓名曰周彦琛，遣其弟都教练使延政如建州抚慰吏民。

丁卯，罢亩税麹钱，城中官造麹减旧半价，乡村听

百姓自造；民甚便之。

己卯，以孟汉琼知内侍省事，充宣徽北院使。汉琼，本赵王镒奴也。时范延光、赵延寿虽为枢密使，惩安重诲以刚愎得罪，每于政事不敢可否；独汉琼与王淑妃居中用事，人皆惮之。先是，宫中须索稍逾常度，重诲辄执奏，由是非分之求殆绝。至是，汉琼直以中宫之命取府库物，不复关由枢密院及三司，亦无语文书，所取不可胜纪。

辛巳，以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，充三司使。

昭武留后赵廷隐自成都赴利州，逾月，请兵进取兴元及秦、凤；孟知祥以兵疲民困，不许。

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重诲内不自安，表请致仕；闰月，庚寅，制以太子太师致仕。是日，其子崇赞、崇绪逃奔河中。壬辰，以保义节度使李从璋为护国节度使；甲午，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将兵趣河中。安崇赞等至河中，重诲惊曰：“汝安得来？”既而曰：“吾知之矣，此非渠意，为人所使耳。吾以死徇国，夫复何言！”乃执二子表送诣阙。明日，有中使至，见重诲，恸哭久之；重诲问其故，中使曰：“人言令公有异志，朝廷已遣药彦稠将兵至矣。”重诲曰：“吾受国怨，死不足报，敢有异志，更烦国家发兵，贻主上之忧，罪益重矣。”崇赞等至陕，有诏系狱。皇城使翟光鄴素恶重诲，帝遣诣河中察之，曰：“重诲果有异志则诛之。”光鄴至河中，

李从璋以甲士围其第，自入见重诲，拜于庭下。重诲惊，降阶答拜，从璋奋挝击其首；妻张氏惊救，亦挝杀之。奏至，己亥，下诏，以重诲离间孟知祥、董璋、钱缪为重诲罪，又诬其欲自击淮南以图兵柄，遣元随窃二子归本道；并二子诛之。

丙午，帝遣西川进奏官苏愿、东川军将刘澄各还本道，谕以安重诲专命，兴兵致讨，今已伏辜。

六月，乙丑，复以李从珂同平章事，充西都留守。

丙子，命诸道均民田税。

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，道士陈守元、巫者徐彦、兴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，极土木之盛，以守元为宫主。

秋，九月，己亥，更赐东凡慕华姓名曰李赞华。

吴镇南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徐知谏卒；以诸道副都统、镇海节度使、守中收令徐知询代之，赐爵东海郡王。徐知诰之召知询入朝也，知谏豫其谋。知询遇其丧于涂，抚棺泣曰：“弟用心如此，我亦无憾，然何面见先王于地下乎！”辛丑，加枢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。

辛亥，敕解纵五坊鹰隼，内外无得更进。冯道曰：“陛下可谓仁及禽兽。”上曰：“不然。朕昔尝从武皇猎，时秋稼方熟，有兽逸入田中，遣骑取之，比及得兽，馀稼无几。以是思之，猎有损无益，故不为耳。”

冬，十月，丁卯，洋州指挥使李进唐攻通州，拔之。

壬午，以王延政为建州刺史。

十一月，甲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癸巳，苏愿至成都，孟知祥闻甥姝在朝廷者皆无恙，遣使告董璋，欲与之俱上表谢罪。璋怒曰：“孟公亲戚皆完，固宜归附；璋已族灭，尚何谢为！诏书皆在苏愿腹中，刘澄安得豫闻，璋岂不知邪！”由是复为怨敌。

乙未，李仁罕自夔州引兵还成都。

吴中书令徐知诰表称辅政岁久，请归老金陵；乃以知诰为镇海、宁国节度使，镇金陵，馀官如故，总录朝政如徐温故事。以其子兵部尚书、参政事景通为司徒、同平章事，知中外左右诸军事，留江都辅政；以内枢使、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右仆射，兼门下侍郎；以宋齐丘为右仆射，兼中书侍郎。并同平章事，兼内枢使，以佐景通。赐德胜节度使张崇爵清河王。崇在庐州贪暴，州人苦之，屡尝入朝，厚以货结权要，由是常得还镇，为庐州患者二十馀年。

十二月，甲寅朔，初听百姓自铸农器并杂铁器，每田二亩，夏秋输农具三钱。

武安、静江节度使马希声闻梁太祖嗜食鸡，慕之，既袭位，日杀五十鸡为膳；居丧无戚容。庚申，葬武穆王于衡阳，将发引，顿食鸡 雀数盘，前吏部侍郎潘起讥之曰：“昔阮籍居丧食蒸豚；何代无贤！”

癸亥，徐知诰至金陵。

昭武留后赵廷隐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堞已完，顷在剑

州与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同功，愿以昭武让肇，知祥褒谕，不许；延隐三让，癸酉，知祥召延隐还成都，以肇代之。

闽陈守元等称宝皇之命，谓闽王延钧曰：“苟能避位受道，当为天子六十年。”延钧信之，丙子，命其子节度使使继鹏权军府事。延钧避位受策，道名玄锡。

爱州将杨廷艺养假子三千人，图复交州；汉交州守将李进知之，受其赂，不以闻。是岁，廷艺举兵围交州，汉主遣承旨程宝将兵救之，未至，城陷。进逃归，汉主杀之。宝围交州，廷艺出战，宝败死。

长兴三年（壬辰，公元九三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枢密使范延光言：“自灵州至邠州方渠镇，使臣及外国入贡者多为党项所掠，请发兵击之。”己丑，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、前朔方节度使康福将步骑七千讨党项。

乙未，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卒。

孟知祥以朝廷恩意优厚，而董璋塞绵州路，不听遣使入谢，与节度副使赵季良等谋，欲发使自峡江上表，掌书记李昊曰：“公不与东川谋而独遣使，则异日负约之责在我矣。”乃复遣使语之，璋不从。

二月，赵季良与诸将议遣昭武都监太原高彦俦将兵攻取壁州，以绝山南兵转入山后诸州者；孟知祥谋于僚佐，李昊曰：“朝廷遣苏愿等西归，未尝报谢，今遣兵侵軼，公若不顾坟墓、甥姪，则不若传檄举兵直取梁、

洋，安用壁州乎！”知祥乃止。季良由是恶昊。

辛未，初令国子监校定《九经》，雕印卖之。

药彦稠等奏破党项十九族，俘二千七百人。

赐高从诲爵勃海王。

吴徐知诰作礼贤院于府舍，聚图书，延士大夫，与孙晟及海陵陈觉谈议时事。

孟知祥三遣使说董璋，以主上加礼于两川，苟不奉表谢罪，恐复致讨；璋不从。三月，辛丑，遣李昊诣梓州，极论利害，璋见昊，诟怒，不许。昊还，言于知祥曰：“璋不通谋议，且有窥西川之志，公宜备之。”

甲辰，闽王延钧复位。

吴越武肃王钱鏐疾，谓将吏曰：“吾疾必不起，诸儿皆愚懦，谁可为帅者？”众泣曰：“两镇令公仁孝有功，孰不爱戴！”鏐乃悉出印钥授传瓘，曰：“将吏推尔，宜善守之。”又曰：“子孙善事中国，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。”庚戌卒，年八十一。传瓘与兄弟同幄行丧，内牙指挥使击仁章曰：“令公嗣先王霸业，将吏旦暮趋谒，当与诸公子异处。”乃命主者更设一幄，扶传瓘居之，告将吏曰：“自今惟谒令公，禁诸公子从者无得妄入。”昼夜警卫，未尝休息。鏐末年左右皆附传瓘，独仁章数以事犯之。至是，传瓘劳之，仁章曰：“先王在位，仁章不知事令公，今日尽节，犹事先王也。”传瓘嘉叹久之。传瓘既袭位，更名元瓘，兄弟名“传”者皆

更为“元”。以遗命去国仪，用藩镇法；除民田荒绝者租税。命处州刺史曹仲达权知政事。置择能院，掌选举殿最，以浙西营田副使沈崧领之。内牙指挥使富阳刘仁杞及陆仁章久事，仁章性刚，仁杞好毁短人，皆为众所恶。一日，诸将共诣府门请诛之；元瓘使从子仁俊谕之曰：“二将事先王久，吾方图其功，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杀之，可乎，吾为汝王，汝当禀吾命；不然，吾当归临安以避贤路！”众惧而退。乃以仁章为衢州刺史，仁杞为湖州刺史。中外有上书告讦者，元瓘皆置不问，由是将吏辑睦。

初，契丹舍利茹刺与惕隐皆为赵德钧所擒，契丹屡遣使请之。上谋于群臣，德钧等皆曰：“契丹所以数年不犯边，数求和者，以此辈在南故也，纵之则边患复生。”上以问冀州刺史杨檀，对曰：“茹刺，契丹之骁将，曷助王都谋危社稷，幸而擒之，陛下免其死，为赐已多。契丹失之如丧手足。彼在朝廷数年，知中国虚实，若得归，为患必深，彼才出塞，则南向发矢矣，恐悔之不及。”上乃止。檀，沙陀人也。

上欲授李赞华以河南藩镇，群臣皆以为不可，上曰：“吾与其父约为昆弟，故赞华归我。吾老矣，后世继体之君，虽欲招之，其可致乎！”夏，四月，癸亥，以赞华为义成节度使，为选朝士为僚属辅之。赞华但优游自奉，不豫政事；上嘉之，虽时有不法亦不问，以庄

宗后宫夏氏妻之。赞华好饮人血，姬妾多刺臂以吮之；婢仆小过，或抉目，或刀割火灼；夏氏不忍其残，奏离婚为尼。

乙丑，加宋王从厚兼中书令。

东川节度使董璋会诸将谋袭成都，皆曰必克；前陵州刺史王晖曰：“剑南万里，成都为大，时方盛夏，师出无名，必无成功。”璋不从。孟知祥闻之，遣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将三千人诣汉州谏之。璋入境，破白杨林镇，执戍将武弘礼，声势甚盛，知祥忧之。赵季良曰：“璋为人勇而无恩，士卒不附，城守则难克，野战则成擒矣。今不过巢穴，公之利也。璋用兵精锐皆在前锋，公宜以羸兵诱之，以劲兵待之，始虽小衄，后必大捷。璋素有威名，今举兵暴至，人心危惧。公当自出御之，以强众心。”赵廷隐以季良言为然，曰：“璋轻而无谋，举兵必败，当为公擒之。”辛巳，以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，将三万人拒之。

五月，壬午朔，廷隐入辞。董璋檄书至，又有遗季良、廷隐及李肇书，诬之云，季良、廷隐与己通谋，召己令来。知祥以书授廷隐，廷隐不视，投之于地，曰：“不过为反间，欲令公杀副使与廷隐耳。”再拜而行。知祥曰：“事必济矣。”肇素不知书，视之，曰：“璋教我反耳。”囚其使者，然亦拥众为自全计。璋兵至汉州，潘仁嗣与战于赤水，大败，为璋所擒，璋遂克汉州。

癸未，知祥留赵季良、高敬柔守成都，自将兵八千趣汉州，至弥牟镇，赵廷隐陈于镇北。甲申，迟明，廷隐陈于鸡踪桥，义胜定元都知兵马使张公鐸陈于其后。俄而璋望西川兵盛，退陈于武侯庙下，璋帐下骁卒大噪曰：“日中曝我辈何为，何不速战！”璋乃上马。前锋始交，东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张守进降于知祥，言“璋兵尽此，无复后继，当急击之。”知祥登高冢督战，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、左冲山指挥使李瑋守鸡踪桥，皆为东川兵所杀。赵廷隐三战不利，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实兵亦却，知祥惧，以马槌指后陈。张公鐸帅众大呼而进，东川兵大败，死者数千人，擒东川中都指挥使元瓚、牙内副指挥使董光演等八十余人。璋拊膺曰：“亲兵皆尽，吾何依乎！”与数骑遁去，余众七千人降，复得潘仁嗣。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，东川马步都指挥使元瓌降。西川兵入汉州府第，求璋不得，士卒争璋军资，故璋走得免。赵廷隐追至赤水，又降其卒三千人。是夕，知祥宿雒县，命李昊草榜谕东川吏民，及草书劳问璋，且言将如梓州询负约之由，请见伐之罪。乙酉，知祥会廷隐于赤水，遂西还，命廷隐将兵攻梓州。璋至梓州，肩舆而入，王晖迎问曰：“太尉全军出征，今还者无十人，何也？”璋涕泣不能对。至府第，方食，晖与璋从子牙内都虞侯延浩帅兵三百大噪而入。璋引妻子登城，子光嗣自杀。璋至北门楼，呼指挥使潘稠使讨乱兵，稠引十卒

登城，斩璋首，乃取光嗣首以授王晖，晖举城迎降。赵廷隐入梓州，封府库以待知祥。李肇闻璋败，始斩其使以闻。丙戌，知祥入成都，丁亥，复将兵八千如梓州，至新都。赵廷隐献董璋首。己丑，发玄武，赵廷隐帅东川将吏来迎。

康福奏党项钞盗者已伏诛，馀皆降附。

壬辰，孟知祥有疾，癸巳，疾甚，中门副使王处回侍左右，庖人进食，必空器而出，以安众心。李仁罕自遂州来，赵廷隐迎于板桥；仁罕不称东川之功，侵侮廷隐，廷隐大怒。乙未，知祥疾瘳；丁酉，入梓州。戊戌，犒赏将士，既罢，知祥谓李仁罕、赵廷隐曰：“二将谁当镇此？”仁罕曰：“令公再与蜀州，亦行耳。”廷隐不对。知祥愕然，退，命李昊草牒，俟二将有所推则命一人为留后，昊曰：“昔梁祖、庄宗皆兼领四镇，今二将不让，惟公自领之为便耳。公宜亟还府，更与赵仆射议之。”

己亥，契丹使者迭罗卿辞归国，上曰：“朕志在安边，不可不少副其求。”乃遣荊骨舍利与之俱归。契丹以不得荊刺，自是数寇云州及振武。

孟知祥命李仁罕归遂州，留赵廷隐东川巡检，以李昊行梓州军府事。昊曰：“二虎方争，仆不敢受命，愿从公还。”乃以都押牙王彦铎为东川监押。癸卯，知祥至成都，赵廷隐寻亦引兵西还。知祥谓李昊曰：“吾得

东川，为患益深。”昊请其故，知祥曰：“自吾发梓州，得仁罕七状，皆云‘公宜自领东川，不然诸将不服。’廷隐言‘本不敢当东川，因仁罕不让，遂有争心耳。’君为我晓廷隐，复以阆州为保宁军，益以果、蓬、渠、开四州，往镇之。吾自领东川，以绝仁罕之望。”廷隐犹不平，请与仁罕斗，胜者为东川；昊深解之，乃受命。六月，以廷隐为保宁留后。戊午，赵季良帅将吏请知祥兼镇东川，许之。季良等又请知祥称王，权行制书，赏功臣，不许。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，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思同以闻，范延光言于上曰：“若两川并于一贼，抚众守险，则取之益难，宜及其交争，早图之。”上命思同以兴元之兵密规进取。未几，闻璋败死，延光曰：“知祥虽据全蜀，然士卒皆东方人，知祥恐其思归为变，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众。陛下不屈意抚之，彼则无从自新。”上曰：“知祥吾故人，为人离间至此，何屈意之有！”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赐知祥诏曰：“董璋狐狼，自贻族灭。卿丘园亲戚皆保安全，所宜成家世之美名，守君臣之大节。”存瓌，克宁之子，知祥之甥也。

闽王廷钧谓陈守元曰：“为我问宝皇：既为六十年天子，后当何如？”明日，守元入曰：“昨夕奏章，得宝皇旨，当为大罗仙主。”徐彦等亦曰：“北庙崇顺王尝见宝皇，其言与守元同。”廷钧益自负，始谋称帝。表朝廷云：“钱鏐卒，请以臣为吴越王；马殷卒，请以

臣为尚书令。”朝廷不报，自是职责遂绝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八

【后唐纪七】起玄默执徐七月，尽阏逢敦牂闰正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下

长兴三年（壬辰，公元九三二年）

秋，七月，辛巳，朔方奏夏州党项入寇，击败之，追至贺兰山。

己丑，加镇海、镇东军节度使钱元瓘中书令。

庚寅，李存瓌至成都，孟知祥拜泣受诏。

武安、静江节度使马希声以湖南比年大旱，命闭南岳及境内诸神祠门，竟不雨。辛卯，希声卒，六军使袁诠、潘约等迎镇南节度使希范于朗州而立之。

乙未，孟知祥遣李存瓌还，上表谢罪，且告福庆公主之丧。自是复称藩，然益骄倨矣。

庚子，以西京留守、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。废武兴军，复以凤、兴、文三州隶山南西道。

丁未，以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赵凤同平章事，充安国节度使。

八月，庚申，马希范至长沙；辛酉，袭位。甲子，孟知祥令李昊为武泰赵季良等五留后草表，请以知祥为蜀王，行墨制，仍自求旌节，昊曰：“比者诸将攻取方镇，即有其地，今又自求朝廷节钺及明公封爵，然则轻重之权皆在群下矣；借使明公自请，岂不可邪！”知祥大悟，更令昊为己草表，请行墨制，补两川刺史已下；又表请以季良等五留后为节度使。

初，安重诲欲图两川，自知祥杀李严，每除刺史，皆以东兵卫送之，小州不减五百人，夏鲁奇、李仁矩、武虔裕各数千人，皆以牙队为名。及知祥克遂、阆、利、夔、黔、梓六镇，得东兵无虑三万人，恐朝廷征还，表请其妻子。

吴徐知诰广金陵城周围二十里。

初，契丹既强，寇抄卢龙诸州皆遍，幽州城门之外，虏骑充斥。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，虏多伏兵于阎沟，掠取之。及赵德钧为节度使，城阎沟而戍之，为良乡县，粮道稍通。幽州东十里之外，人不敢樵牧；德钧于州东五十里城潞县而戍之，近州之民始得稼穡。至是，又于州东北百馀里城三河县以通蓟州运路，虏骑来争，德钧击却之。九月，庚辰朔，奏城三河毕。边人赖之。

壬午，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，兼侍中。

孟知祥命其子仁赞摄行军司马，兼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。

冬，十月，己酉朔，帝复遣李存瓚如成都，凡剑南自节度使、刺史以下官，听知祥差罢讫奏闻，朝廷更不除人；唯不遣戍兵妻子，然其兵亦不复征也。

秦王从荣喜为诗，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，与相唱和，颇自矜伐。每置酒，辄令僚属赋诗，有不如意者面毁裘抵弃。壬子，从荣入谒，帝语之曰：“吾虽不知书，然喜闻儒生讲经义，开益人智思。吾见庄宗好为诗，将家子文非素习，徒取人窃笑，汝勿效也。”

丙辰，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。

前影义节度使李金全屡献马，上不受，曰：“卿在镇为治何如？勿但以献马为事！”金全，吐谷浑人也。

壬申，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：“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，妖祥岂隆替之源！故雉升鼎而桑谷生朝，不能止殷宗之盛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，不能延晋祚之长。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，有深可畏者六：阴阳不调不足惧，三辰失行不足惧，小人讹言不足惧，山崩川涸不足惧，蠹贼伤稼不足惧；贤人藏匿深可畏，四民迁业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，廉耻道消深可畏，毁誉乱真深可畏，直言蔑闻深可畏。不足惧者，愿陛下存而勿论；深可畏者，愿陛下修而靡忒。”优诏奖之。秦王从荣为人鹰视，轻佻峻急；既判六军诸卫事，复参朝政，多骄纵不法。

初，安重诲为枢密使，上专属任之。从荣及宋王从厚自襁褓与之亲狎，虽典兵，常为重诲所制，畏事之。重诲死，王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宣传帝命，范延光、赵延寿为枢密使，从荣皆轻侮之。河阳节度使、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，其妻永宁公主与从荣异母，素相憎疾。从荣以从厚声名出己右，尤忌之；从厚善以卑弱奉之，故嫌隙不外见。石敬瑭不欲与从荣共事，常思外补以避之。范延光、赵延寿亦虑及祸，屡辞机要，请与旧臣迭为之，上不许。会契丹欲入寇，上命择帅臣镇河东，延光、延寿皆曰：“当今帅臣可往者，独石敬瑭、康义诚耳。”敬瑭亦愿行，上即命除之。既受诏，不落六军副使，敬瑭复辞，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东道，代义诚诣阙。

十一月，辛巳，以三司使孟秸为忠武节度使，以忠武节度使冯贇充宣徽南院使，判三司。鹄本刀笔吏，与范延光乡里厚善，数年间引擢至节度使；上虽知其太速，然不能违也。

乙酉，上以胡寇浸逼北边，命趣议河东帅；石敬瑭欲之，而范延光、赵延寿欲用康义诚，议久不决。枢密直学士李崧以为非石太尉不可。延光曰：“仆亦累奏用之，上欲留之宿卫耳。”会上遣中使趣之，众乃从崧议。丁亥，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兼大同、振武、彰国、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，加兼侍中。

己丑，加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。

吴以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、太师，加领德胜节度使；知诰又丞相、太师。

大同节度使张敬达聚兵要害，契丹竟不敢南下而还。敬达，代州人也。

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沙陀人，尝为帝养子，与石敬瑭有隙；闻敬瑭为总管，举城附于契丹，契丹以为大同节度使。

石敬瑭至晋阳，以部将刘知远、周瓌为都押衙，委以心腹；军事委知远，帑藏委瓌。瓌，晋阳人也。

十二月，戊午，以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，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；以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

是岁，汉主立其子耀枢为雍正，龟图为康王，弘度为宾王，弘熙为晋王，弘昌为越王，弘弼为齐王，弘雅为韶王，弘泽为镇王，弘操为万王，弘杲为循王，弘为思王，弘邈为高王，弘简为同王，弘建为益王，弘济为辩王，弘道为贵王，弘昭为宜王，弘政为通王，弘益为定王；未几，徙弘度为秦王。

长兴四年（癸巳，公元九三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子，加秦王从荣守尚书令，兼侍中。庚寅，以端明殿学士归义刘昫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闽人有言真封宅龙见者，闽王延钧更命其宅曰龙跃宫。遂诣宝皇宫受册，备仪卫，入府，即皇帝位，国号

大闽，大赦，改元龙启；更名璘。追尊父祖，立五庙。以其僚属李敏为左仆射、门下侍郎，其子节度使继鹏为右仆射、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；以亲吏吴勛为枢密使。唐册礼使裴杰、程侃适至海门，闽主以杰为如京使；侃固求北还，不许。闽主自以国小地僻，常谨事四邻，由是境内差安。

二月，戊申，孟知祥墨制以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。

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，请以权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。上问使者：“超为何人？”对曰：“张义潮在河西，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州。自黄巢之乱，凉州为党项所隔，郅人稍稍物故皆尽，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。”

乙卯，以马希范为武安、武平节度使，兼中书令。

戊午，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卒；庚申，军中立其子彝超为留后。

癸亥，以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、蜀王。

先是，河西诸镇皆言李仁福潜通契丹，朝廷恐其与契丹连兵，并吞河右，南侵关中，会仁福卒，三月，癸未，以其子彝超为彰武留后，徙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，仍命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将兵五万，以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，送从进赴镇。从进，索葛人也。

乙酉，始下制除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。

丁亥，敕谕夏、银、绥、宥将士吏民，以“夏州穷

边，李彝超年少，未能扞御，故徙之延安，从命则有李从日严、高允韬富贵之福，违命则有王都、李匡宾覆族之祸。”夏，四月，彝超上言，为军士百姓拥留，未得赴镇，诏遣使趣之。

言事者请为亲王置师傅，宰相畏秦王从荣，不敢除人，请令王自择。秦王府判官、太子詹事王居敏荐兵部侍郎刘瓚于从荣，从荣表请之。癸丑，以瓚为秘书监、秦王傅，前襄州支使山阳鱼崇远为记室。瓚自以左迁，泣诉，不得免。王府参佐皆新进少年，轻脱谄谀，瓚独从容规讽，从荣不悦。瓚虽为傅，从荣一概以僚属待之，瓚有难色；从荣觉之，自是戒门者勿为通，月听一至府，或竟日不召，亦不得食。

李彝超不奉诏，遣共兄阿啰王守青岭门，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。药彦稠等进屯芦关，彝超遣党项抄粮运及攻具，官军自芦关退保金明。

闽王璘立子继鹏为福王，充宝皇宫使。五月，戊寅，立皇子从珂为潞王，从益为许王，从子天平节度使从温为兖王，护国节度使从璋为洋王，成德节度使从敏为泾王。

庚辰，闽地震，闽主璘避位修道，命福王继鹏权总万机。初，闽王审知性节俭，府舍皆庳陋；至是，大作宫殿，极土木之盛。

甲申，帝暴得风疾；庚寅，小愈，见群臣于文明殿。

壬辰夜，夏州城上举火，比明，杂虏数千骑救之，安从进遣先锋使宋温击走之。

吴宋齐丘劝徐知诰徙吴主都金陵，知诰乃营宫城于金陵。

帝旬日不见群臣，都人忧惧，或潜窜山野，或寓止军营。秋，七月，庚辰，帝力疾御广寿殿，人情始安。

安从进攻夏州。州城赫连勃勃所筑，坚如铁石，斫凿不能入。又党项万馀骑徜徉四野，抄掠粮饷，官军无所刍牧。山路险狭，关中民输斗粟束藁费钱数缗，民间困竭不能供。李彝超兄弟登城谓从进曰：“夏州贫瘠，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；但以祖父世守此土，不欲失之。蕞尔孤城，胜之不武，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！幸为表闻，若许其自新，或使之征伐，愿为众先。”上闻之，壬午，命从进引兵还。其后有知李仁福阴事者，云：“仁福畏朝廷除移，扬言结契丹为援，契丹实不与之通也；致朝廷误兴是役，无功而还。”自是夏州轻朝廷，每有叛臣，必阴与之连以邀赂遗。上疾久未平，征夏州无功，军士颇有流言，乙酉，赐在京诸军优给有差；既赏赉无名，士卒由是益骄。

丁亥，赐钱元瓘爵吴王。元瓘于兄弟甚厚，其兄中吴、建武节度使元瓘自苏州入见，元瓘以家人礼事之，奉觞为寿，曰：“此兄之位也，而小子居之，兄之赐也。”元瓘曰：“先王择贤而立之，君臣位定，元瓘知

忠顺而已。”因相与对泣。

戊子，闽主璘复位。初，福建中军使薛文杰，性巧佞，璘喜奢侈，文杰以聚使用求媚，璘以为国计使，亲任之。文杰阴求富民之罪，籍没其财，被榜捶者胸背分受，仍以铜斗火熨之。建州土豪吴光入朝，文杰利其财，求其罪，将治之；光怨怒，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。

帝以工部尚书卢文纪、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，并赐蜀王一品朝服。知祥自作九旒冕、九章衣，车服旌旗皆拟王者。八月，乙巳朔，文纪等至成都。戊申，知祥服痛冕，备仪卫诣驿，降阶北面受册，升玉辂。至府门，乘步辇而归。文纪，简求之孙也。

戊申，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，大赦。在京及诸道将士各等第优给。时一月之间再行优给，由是月度益窘。

太仆少卿致仕何泽见上寝疾，秦王从荣权势方盛，冀已复进用，表请立从荣为太子。上览表泣下，私谓左右曰：“群臣请立太子，朕当归老太原旧第耳。”不得已，丙戌，诏宰相枢密使议之。丁卯，从荣见上，言曰：“窃闻有奸人请立臣为太子；臣幼小，且愿学治军民，不愿当此名。”上曰：“群臣所欲也。”从荣退，见范延光、赵延寿曰：“执政欲以吾为太子，是欲夺我兵柄，幽之东宫耳。”延光等知上意，且惧从荣之言，即具以白上；辛未，制以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。

九月，甲戌朔，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。

戊寅，加范延光、赵延寿兼侍中。

癸未，中书奏节度使见元帅仪，虽带平章事，亦以军礼廷参，从之。

帝欲加宣徽使、判三司冯贲同平章事；贲父名章。执政误引故事，庚寅，加贲同中书门下二品，充三司使。

秦王从荣请严卫、捧圣步骑两指挥为牙兵。每入朝，从数百骑，张弓挟矢，驰骋衢路；令文士试草《檄淮南书》，陈己将廓清海内之意。从荣不快于执政，私谓所亲曰：“吾一旦南面，必族之！”范延光、赵延寿惧，屡求外补以避之。以上为见己病而求去，甚怒，曰：“欲去自去，奚用表为！”齐国公主复为延寿言于禁中，云“延寿实有疾，不堪机务。”丙申，二人复言于上曰：“臣等非敢惮劳，愿与勋旧迭为之。亦不敢俱去，愿听一人先出。若新人不称职，复召臣，臣即至矣。”上乃许之。戊戌，以延寿为宣武节度使；以山南节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、同平章事。制下，弘昭复辞，上叱之曰：“汝辈皆不欲在吾侧，吾蓄养汝辈何为！”弘昭乃不敢言。

吏部侍郎张文宝泛海使杭州，船坏，水工以小舟济之，风飘至天长；从者二百人，所存者五人。吴主厚礼之，资以从者仪服钱币数万，仍为之牒钱氏，使于境上迎候。文宝独受饮食，馀皆辞之，曰：“本朝与吴久不

通问，今既非君臣，又非宾主，若受兹物，何辞以谢！”吴主嘉之，竟达命于杭州而还。

庚子，以前义成节度使李贇化为昭信节度使，留洛阳食其俸。

辛丑，诏大元帅从荣位在宰相上。

吴徐知诰以国中水火屡为灾，曰：“兵民困苦，吾安可独乐！”悉纵遣侍妓，取乐器焚之。

闽内枢密使薛文杰说闽王抑挫诸宗室；从子继图不胜忿，谋反，坐诛，连坐者千余人。

冬，十月，乙卯，范延光、冯贇奏：“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，日月绢无虑五千匹，计耗国用什之七，请委缘边镇戍择诸胡所卖马良者给券，具数以闻。”从之。戊午，以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。

范延光屡因孟汉琼、王淑妃以求出。庚申，以延光为成德节度使，以冯贇为枢密使。帝以亲军都指挥使、同平章事康义诚为朴忠，亲任之。时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祸，义诚度不能自脱，乃令其子事秦王，务以恭顺持两端，冀得自全。

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谢罪，求昭雪；壬戌，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充使。

十一月，甲戌，上饯范延光，酒罢，上曰：“卿今远去，事宜尽言。”对曰：“朝廷大事，愿陛下与内久辅臣参决，勿听群小之言。”遂相泣而别。时孟汉琼用

事，附之者共为朋党以蔽惑上听，故延光言及之。

庚辰，改慎州怀化军。置保顺军于洮州，领洮、鄯等州。

戊子，帝疾复作，己丑，大渐，秦王从荣入问疾，帝俯首不能举。王淑妃曰：“从荣在此。”帝不应。从荣出，闻宫中皆哭，从荣意帝已殂，明旦，称疾不入。是夕，帝实小愈，而从荣不知。从荣自知不为时论所与，恐不得为嗣，与其党谋，欲以兵入侍，先制权臣。辛卯，从荣遣都押牙马处钧谓朱弘昭、冯赞曰：“吾欲帅牙兵入宫中侍疾，且备非常，当止于何所？”二人曰：“王自择之。”既而私于处钧曰：“主上万福，王宜竭心忠孝，不可妄信人浮言。”从荣怒，复遣处钧谓二人曰：“公辈殊不爱家族邪？何敢拒我！”二人患之，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，咸曰：“兹事不得康义诚不可济。”乃召义诚谋之，义诚竟无言，但曰：“义诚，将校耳，不敢预议，惟相公所使。”弘昭疑义诚不欲众中言之，夜，邀至私第问之，其对如初。壬辰，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。是日黎明，从荣遣马处钧至冯赞第，语之曰：“吾今日决入，且居兴圣宫。公辈各有宗族，处事亦宜详允，祸福在须臾耳。”又遣处钧诣康义诚，义诚曰：“王为则奉迎。”赞驰入右掖门，见弘昭、义诚、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方聚谋于中兴殿门外，赞具道处钧之言，因让义诚曰：“秦王言‘祸福

在须臾，其事可知，公勿以儿在秦府，左右顾望。主上拔擢吾辈，自布衣至将相，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门，置主上何地？吾辈尚有遗种乎？”义诚未及对，监门白秦王已将兵至端门外。汉琼指衣起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危及君父，公犹顾望择利邪？吾何爱馀生，当自帅兵拒之耳！”即入殿门，弘照、贇随之，义诚不得已，亦随之入。汉琼见帝曰：“从荣反，兵已攻端门，须臾入宫，则大乱矣！”宫中相顾号哭，帝曰：“从荣何苦乃尔！”问弘昭等：“有诸？”对曰：“有之，适已令门者阖门矣。”帝指天泣下，谓义诚曰：“卿自处置，勿惊百姓！”控鹤指挥使李重吉，从珂之子也，时侍侧，帝曰：“吾与尔父，冒矢石定天下，数脱吾于厄；从荣辈得何力，今乃为人所教，为此悖逆！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，当呼尔父授以兵柄耳。汝为我部闭诸门。”重吉即帅控鹤兵守宫门。孟汉琼被甲乘马，召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，使将五百骑讨从荣。从荣方据胡床，坐桥上，遣左右召康义诚。端门已闭，叩左掖门，从门隙中窥之，见朱洪实引骑兵北来，走白从荣。从荣大惊，命取铁掩心擲之，坐调弓矢。俄而骑兵大至，从荣走归府，僚佐皆窜匿，牙兵掠嘉善坊溃去。从荣与妃刘氏匿床下，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，并杀其子，以其首献。初，孙岳颇得豫内廷密谋，冯、朱患从荣狼伉，岳尝为之极言祸福之归；康义诚恨之，至是，乘乱密遣骑士射杀之。帝闻从荣死，

悲骇，几落御榻，绝而复苏者再，由是疾复剧。从荣一子尚幼，养宫中，诸将请除之，帝泣曰：“此何罪！”不得已，竟与之。

癸巳，冯道帅群臣入见帝于雍和殿，帝雨泣呜咽，曰：“吾家事至此，惭见卿等！”

宋王从厚为天雄节度使；甲午，遣孟汉琼征从厚，且权知天雄军府事。

丙申，追废从荣为庶人。执政共议从荣官属之罪，冯道曰：“从荣所亲者高辇、刘陟、王说而已，任赞到官才半月，王居敏、司徒诩在病告已半年，岂豫其谋！居敏尤为从荣所恶，昨举兵向阙之际，与辇、陟并辔而行，指日景曰：‘来日及今，已诛王詹事矣。’自非与之同谋者，岂得一切诛之乎！”朱弘昭曰：“使从荣得入光政门，赞等当如何任使，而吾辈犹有利乎！且首从差一等耳，今首已孥戮而从皆不问，主上能不以吾辈为庇奸人乎！”冯赞力争之，始议流贬。时咨议高辇已伏诛。丁酉，元帅府判官、兵部侍郎任赞、秘书监兼王傅刘瓚、友苏瓚、记室鱼崇远、河南少尹刘陟、判官司徒诩、推官王说等八人并长流，河南巡官李瀚、江文蔚等六人勒归田里，六军判官、太子詹事王居敏、推官郭峻并贬官。瀚，回之族曾孙也；诩，贝州人；文蔚，建安人也。文蔚奔吴，徐知诰厚礼之。

初，从荣失道，六军判官、司谏郎中赵远谏曰：

“大王地居上嗣，当勤修令德，奈何所为如是！勿谓父子至亲为可恃，独不见恭世子、戾太子乎！”从荣怒，出为泾州判官；及从荣败，远以是知名。远，字上交，幽州人也。

戊戌，帝殂。帝性不猜忌，与物无竞，登极之年已逾六十，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：“某胡人，因乱为众所推；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主。”在位年谷屡丰，兵革罕用，校于五代，粗为小康。

辛丑，宋王至洛阳。

闽主尊鲁国太夫人黄氏为皇太后。闽主好鬼神，巫盛韬等皆有宠。薛文杰言于闽主曰：“陛下左右多奸臣，非质诸鬼神，不能知也。盛韬善视鬼，宜使察之。”闽主从之。文杰恶枢密使吴勛，勛在疾，文杰省之，曰：“主上以公久疾，欲罢公近密，仆言公但小苦头痛耳，将愈矣。主上或遣使来问，慎勿以它疾对也。”勛许诺。明日，文杰使韬言于闽主曰：“适见北庙崇顺王讯吴勛谋反，以铜钉钉其脑，金椎击之。”闽主以告文杰，文杰曰：“未可信也，宜遣使问之。”果以头痛对，即收下狱，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，勛自诬服，并其妻子诛之。由是国人益怒。

吴光请兵于吴，吴信州刺史将延徽不俟朝命，引兵会光攻建州，闽主遣使求救于吴越。

十二月，癸卯朔，始发明宗丧，宋王即皇帝位。

秦王从荣既死，朱洪实妻入宫，司衣王氏与之语及秦王，王氏曰：“秦王为人子，不在左右侍疾，致人归祸，是其罪也；若云大逆，则厚诬矣。朱司徒最受王恩，当时不为之辨，惜哉！”洪实闻之，大惧，与康义诚以其语白闵帝，且言王氏私于从荣，为之诤宫中事，辛亥，赐王氏死。事连王淑妃，淑妃素厚于从荣，帝由是疑之。

丙辰，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。朱弘昭以诛秦王立帝为己功，欲专朝政；令询侍帝左右最久，雅为帝所亲信，弘昭不欲旧人在帝侧，故出之。帝不悦而无如之何。

孟知祥闻明宗殂，谓僚佐曰：“宋王幼弱，为政者皆胥史小人，其乱可坐俟也。”

辛未，帝始御中兴殿。帝自终易月之制，即召学士读《贞观政要》、《太宗实录》，有致治之志；然不知其要，宽柔少断。李愚私谓同列曰：“吾君延访，鲜及吾辈，位高责重，事亦堪忧。”众惕息不敢应。顺化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明州钱元珣骄纵不法，每请事于王府不获，辄上书悖慢。尝怒一吏，置铁床炙之，臭满城郭。吴王元瓘遣牙将仰仁谗诣明州召之，仁谗左右虑元珣难制，劝为之备，仁谗不从，常服径造听事。元珣见仁谗至，股慄，遂还钱塘，幽于别第。仁谗，湖州人也。

闽主改福州为长乐府。

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王延禀之功，性慷慨，言

事无所避。闽主恶之，尝私谓左右曰：“仁达智有馀，吾犹能御之，非少主臣也。”至是，竟诬以叛，族诛之。

初，马希声、希范同日生。希声母曰袁德妃，希范母曰陈氏。希范怨希声先立不止，及嗣位，不礼于袁德妃。希声母弟希旺为亲从都指挥使，希范多谴责之。袁德妃请纳希旦官为道士，不许，解其军职，使居竹屋草门，不得预兄弟燕集。德妃卒，希旦忧愤而卒。

潞王上

清泰元年（甲午，公元九三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寅，闵帝大赦，改元应顺。壬午，加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兼侍中，判六军诸卫事。

朱弘昭、冯赆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宁国节度使安彦威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忠正节度使张从宾，甲申，出彦威为护国节度使，以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代之；出从宾为彰义节度使，以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代之。彦威，崞人；遇，真定人也。

戊子，枢密使、同平章事朱弘昭、同中书门下二品冯赆、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并兼中书令。赆以超迁太过，坚辞不受；己丑，改兼侍中。

壬辰，以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平王，武安、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。

甲午，以镇海、镇东节度使吴王元瓘为吴越王。

吴徐知诰别治私第于金陵，乙未，迁居私第，虚府舍以待吴主。

凤翔节度使兼侍中潞王从珂，与石敬瑭少从明帝征伐，有功名，得众心。朱弘昭、冯贇位望素出二人下远甚，一旦执朝政，皆忌之。明宗有疾，潞王屡遣其夫人入省侍；及明宗殂，潞王辞疾不来，使臣至凤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阴事。时潞王长子重吉为控鹤都指挥使，朱、冯不欲其典禁兵，己亥，出为亳州团练使。潞王有女惠明为尼，在洛阳，亦召入禁中。潞王由是疑惧。

吴蒋延徽败闽兵于浦城，遂围建州，闽主璘遣上军张彦柔、骠骑大将军王延宗将兵万人救建州。延宗军及中涂，士卒不进，曰：“不得薛文杰，不能讨贼。”延宗驰使以闻，国人震恐。太后及福王继鹏泣谓璘曰：“吾无如卿何，卿自为谋。”文杰出，继鹏伺之于启圣门外，以笏击之仆地，槛车送军前，市人争持瓦砾击之。文杰善术数，自云过三日则无患。部送者闻之，倍道兼行，二日而至，士卒见之踊跃，齎食之；闽主亟遣赦之，不及。初，文杰以为古制槛车疏阔，更为之，形如木匮，攒以铁钁，内向，动辄触之。车成，文杰首自入焉。并诛盛韬。蒋延徽攻建州垂克，徐知诰以延徽吴太祖之婿，

与临川王濛素善，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图兴复，遣使召之。延徽亦闻闽兵及吴越兵将至，引兵归；闽人追击，败之，士卒死亡甚众，归罪于都虞侯张重进，斩之。知诰贬延徽为右威卫将军，遣使求好于闽。

闰月，以左谏议大夫唐訥、膳部郎中、知制诰陈义皆为给事中，充枢密直学士。訥以文学从帝，历三镇在幕府。及即位，将佐之有才者，朱、冯皆斥逐之。訥性过疏，朱、冯恐帝含怒有时而发，乃引訥于密近，以其党陈义监之。丙午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

安远节度使符彦超奴王希全、任驾儿见朝廷多事，谋杀彦超，据安州附于吴，夜，叩门称有急递，彦超出至听事，二奴杀之，因以彦超之命召诸将，有不从己者辄杀之。己酉旦，副使李端帅州兵讨诛之，并其党。

甲寅，以王淑妃为太妃。

蜀将吏劝蜀王知祥称帝。己巳，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九

【后唐纪八】起阏逢敦牂二月，尽旃蒙协洽，凡一年有奇。

潞王下

清泰元年（甲午，公元九三四年）

二月，癸酉，蜀主以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领节度使如故。

吴人多不欲迁都者，都押牙周宗言于徐知诰曰：“主上西迁，公复须东行，不惟劳费甚大，且违众心。”丙子，吴主遣宋齐丘如金陵，谕知诰罢迁都。先是，知诰久有传禅之志，以吴主无失德，恐众心不悦，欲待嗣君；宋齐丘亦以为然。一旦，知诰临镜镊白髭，叹曰：“国家安而吾老矣，奈何？”周宗知其意，请如江都，微以传禅讽吴主，且告齐丘。齐丘以宗先己，心疾之，遣使驰诣金陵，手书切谏，以为天时人事未可；知诰愕然。后数日，齐丘至，请斩宗以谢吴主，乃黜宗为池州

副使。久之，节度副使李建勋、行军司马徐玠等屡陈知诰功业，宜早从民望，召宗复为都押牙。知诰由是疏齐丘。

朱弘昭、冯贲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，且欲召孟汉琼，己卯，徙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，代汉琼；徙潞王从珂为河东节度使，兼北都留守；徙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。皆不降制书，但各遣使臣持宣监送赴镇。

吴主诏徐知诰还府舍。甲申，金陵大火；乙酉，又火。知诰疑有变，勒兵自卫。己丑，复入府舍。

潞王既与朝廷猜阻，朝廷又命洋王从璋权知凤翔。从璋性粗率乐祸，前代安重诲镇河中，欲杀之；潞王闻其来，尤恶之，欲拒命则兵弱粮少，不知所为，谋于将佐，皆曰：“主上富于春秋，政事出于朱、冯，大王功名震主，离镇必无全理，不可受也。”王问观察判官滴河马胤孙曰：“今道过京师，当何向为便？”对曰：“君命召，不俟驾。临丧赴镇，又何疑焉！诸人凶谋，不可从也。”众哂之。王乃移檄邻道，言“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，杀长立少，专制朝权，别疏骨肉，动摇藩垣，惧倾覆社稷。今从珂将入朝以清君侧之恶，而力不能独办，愿乞灵邻藩以济之。”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当东出之道，尤欲与之相结，遣推官赧诩、押牙朱廷义等相继诣长安，说以利害，饵以美妓，不从则令就图之。思同谓将吏曰：“吾受明宗大恩，今与凤翔同反，借使事

成而荣，犹为一时之叛臣，况事败而辱，流千古之丑迹乎！”遂执诒等，以状闻。时潞王使者多为邻道所执，不则依阿操两端，惟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倾心附之，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。金，并州人也。朝廷议讨凤翔。康义诚不欲出外，恐失军权，请以王思同为统帅，以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。益知军情将变，辞疾不行。执政怒之，出为商州刺史。辛卯，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，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之，前绛州刺史苻从简为马步都虞候，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、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皆为偏裨。晖，魏州人也。

蜀主以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。

丁酉，加王思同同平章事，知凤翔行府；以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。思同虽有忠义之志，而御军无法；潞王老于行阵，将士徼幸富贵者心皆向之。诏遣殿直楚匡祚执亳州团练使李重吉，幽于宋州。洋王从璋行至关西，闻凤翔拒命而还。

三月，安彦威与山南西道张虔钊、武定孙汉韶、彰义张从宾、静难康福等五节度使奏合兵讨凤翔。汉韶，李存进之子也。

乙卯，诸道兵大集于凤翔城下攻之，克东西关城，城中死者甚众。丙辰，复进攻城，期于必取。凤翔城堑卑浅，守备俱乏，众心危急，潞王登城泣谓外军曰：“吾未冠从先帝百战，出入生死，金创满身，以立今日

之社稷；汝曹从我，目睹其事。今朝廷信任谗臣，猜忌骨肉，我何罪而受诛乎！”因恸哭。闻者哀之。张虔钊性褊急，主攻城西南，以白刃驱士卒登城，士卒怒，大诟，反攻之，虔钊跃马走免，杨思权因大呼曰：“大相公，吾主也。”遂帅诸军解甲投兵，请降于潞王，自西门入，以幅纸进潞王曰：“愿王克京城日，以臣为节度使，勿以为防、团。”潞王即书“思权可邠宁节度使”授之。王思同犹未之知，趣士卒登城，尹晖大呼曰：“城西军已入城受赏矣。”众争弃甲投兵而降，其声震地。日中，乱兵悉入，外军亦溃，思同等六节度使皆遁去。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，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。丁巳，王思同、药彦稠等走至长安，西京副留守刘遂雍闭门不内，乃趣潼关。遂雍，郾之子也。

潞王建大将旗鼓，整众而东，以孔目官虞城刘延朗为腹心。潞王始忧王思同等并力据长安拒守，至岐山，闻刘遂雍不内思同，甚喜，遣使慰抚之，遂雍悉出府库之财于外，军士前至者即给赏令过；比潞王到，前军赏遍，皆不入城。庚申，潞王至长安，遂雍迎谒，率民财以充赏。

是日，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奔还，中外大骇。帝不知所为，谓康义诚等曰：“先帝弃万国，朕外守藩方，当是之时，为嗣者在诸公所取耳，朕实无心与人争国。既承大业，年在幼冲，国事皆委诸公。朕于兄

弟间不至榛梗，诸公以社稷大计见告，朕何敢违！军兴之初，皆自夸大，以为寇不足平；今事至于此，何方可以转祸？朕欲自迎潞王，以大位让之，若不免于罪，亦所甘心。”朱弘昭、冯贇大惧，不敢对。义诚欲悉以宿卫兵迎降为己功，乃曰：“西师惊溃，盖主将失策耳。今侍卫诸军尚多，臣请自往扼其冲要，招集离散以图后效，幸陛下勿为过忧！”帝遣使召石敬瑭，欲令将兵拒之。义诚固请自行，帝乃召将士慰谕，空府库以劳之，许以平凤翔，人更赏二百缗，府库不足，当以宫中服玩继之。军士益骄，无所畏忌，负赐物，扬言于路曰：“至凤翔更请一分。”遣楚匡祚杀李重吉于宋州；匡祚榜捶重吉，责其家财。又杀尼惠明。

初，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为秦王从荣所厚，及朱弘昭为枢密使，洪实以宗史事之；从荣勒兵天津桥，洪实首为孟汉琼击从荣，康义诚由是恨之。辛酉，帝亲至左藏，给将士金帛。义诚、洪实共论用兵利害，洪实欲以禁军固守洛阳，曰：“如此，彼亦未敢径前，然后徐图进取，可以万全。”义诚怒曰：“洪实为此言，欲反邪！”洪实曰：“公自欲反，乃谓谁反！”其声渐厉。帝闻，召而讯之，二人讼于帝前，帝不能辨其是非，遂斩洪实，军士益愤怒。

壬戌，潞王至昭应，闻前军获王思同，王曰：“思同虽失计，然尽心所奉，亦可嘉也。”癸亥，至灵口，

前军执思同以至，王责让之，对曰：“思同起行间，先帝擢之，位至节将，常愧无功以报大恩。非不知附在王立得富贵，助朝廷自取祸殃，但恐死之日无面目见先帝于泉下耳。败而衅鼓，固其所也。请早就死！”王为之改容，曰：“公且休矣。”王欲宥之，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。王之过长安，尹晖尽取思同家资及妓妾，屡言于刘延朗曰：“若留思同，虑失士心。”属王醉，不待报，擅杀思同及其妻子。王醒，怒延朗，嗟惜者累日。

癸亥，制以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，以王思同副之。甲子，潞王至华州，获药彦稠，囚之。乙丑，至阆乡。朝廷前后所发诸军，遇西军皆迎降，无一人战者。丙寅，康义诚引侍卫兵发洛阳，诏以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；从进已受潞王书，潜布腹心矣。是日，潞王至灵宝，护国节度使安彦威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皆降，惟保义节度使康思立谋固守陕城以俟康义诚。先是，捧圣五百骑戍陕西，为潞王前锋，至城下，呼城上人曰：“禁军十万已奉新帝，尔辈数人奚为！徒累一城人涂地耳。”于是捧圣卒争出迎，思立不能禁，不得已亦出迎。丁卯，潞王至陕，僚佐说王曰：“今大王将及京畿，传闻乘舆已播迁，大王宜少留于此，先移书慰安京城士庶。”王从之，移书谕洛阳文武士庶，惟朱弘昭、冯贲两族不赦外，自馀勿有忧疑。康义诚军至新安，所部将士自相结，百什为群，弃甲兵，争先诣陕降，累累

不绝。义诚至干壕，麾下才数十人；遇潞王侯骑十余人，义诚解所佩弓箭为信，因侯骑请降于潞王。

戊辰，闵帝闻潞王至陕，义诚军溃，忧骇不知所为，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谋所向，弘昭曰：“急召我，欲罪之也。”赴井死。安从进闻弘昭死，杀冯贇于第，灭其族，传弘昭、贇首于潞王。帝欲奔魏州，召孟汉琼使诣魏州为先置；汉琼不应召，单骑奔陕。初，帝在藩镇，爱信牙将慕容迁，及即位，以为控鹤指挥使；帝将北渡河，密与之谋，使帅部兵守玄武门。是夕，帝以五十骑出玄武门，谓迁曰：朕且幸魏州，徐图兴复，汝帅有马控鹤从我。”迁曰：“生死从大家。”乃阳为团结；帝既出，即阖门不行。己巳，冯道等入朝，及端门，闻朱、冯死，帝已北走。道及刘昫欲归，李愚曰：“天子之出，吾辈不预谋。今太后在宫，吾辈当至中书，遣小黄门取太后进止，然后归第，人臣之义也。”道曰：“主上失守社稷，人臣惟君是奉，无君而入宫城，恐非所宜。潞王已处处张榜，不若归俟教令。”乃归。至天宫寺，安从进遣人语之曰：“潞王倍道而来，且至矣，相公宜帅百官至谷水奉迎。”乃止于寺中，召百官。中书舍人卢导至，冯道曰：“俟舍人久矣，所急者劝进文书，宜速具草。”导曰：“潞王入朝，百官班迎可也；设有废立，当俟太后教令，岂可遽议劝进乎？”道曰：“事当务实。”导曰：“安有天子在外，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！若潞王

守节北面，以大义见责，将何辞以对！公不如帅百官诣宫门，进名问安，取太后进止，则去就善矣。”道未及对，从进屡遣人趣之曰：“潞王至矣，太后、太妃已遣中使迎劳矣，安得百官无班！”道等即纷然而去。既而潞王未至，三相息于上阳门外，卢导过于前，道复召而语之，导对如初。李愚曰：“舍人之言是也。吾辈之罪，擢发不足数。”

康义诚至陕等罪，潞王责之曰：“先帝晏驾，立嗣在诸公；今上亮阴，政事出诸公，何为不能终始，陷吾弟至此乎？”义诚大惧，叩头请死。王素恶其为人，未欲遽诛，且宥之。马步都虞侯裴从简、左龙武统军王景戡皆为部下所执，降于潞王，东军尽降。潞王上笺于太后取进止，遂自陕而东。

夏，四月，庚午朔，未明，闵帝至卫州东数里，遇石敬瑭；帝大喜，问以社稷大计，敬瑭曰：“闻康义诚西讨，何如？陛下何为至此？”帝曰：“义诚亦叛去矣。”敬瑭俯首长叹数四，曰：“卫州刺史王弘贄，宿将习事，请与图之。”乃往见弘贄问之，弘贄曰：“前代天子播迁多矣，然皆有将相、侍卫、府库、法物，使群下有所瞻仰；今皆无之，独以五十骑自随，虽有忠义之心，将若之何？”敬瑭还，见帝于卫州驿，以弘贄之言告。弓箭库使沙守荣、奔洪进前责敬瑭曰：“公明宗爱婿，富贵相与共之，忧患亦宜相恤。今天子播越，委计于公，

冀图兴复，乃以此四者为辞，是直欲附贼卖天子耳！”守荣抽佩刀欲刺之，敬瑭亲将陈晖救之，守荣与晖斗死，洪进亦自刎。敬瑭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，尽杀帝左右及从骑，独置帝而去。敬瑭遂趣洛阳。是日，太后令内诸司至干壕迎潞王，王亟遣还洛阳。

初，潞王罢河中，归私第，王淑妃数遣孟汉琼存抚之。汉琼自谓于王有旧恩，至浣池西，见王大哭，欲有所陈，王曰：“诸事不言可知。”仍自预从臣之列，王即命斩于路隅。

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之讨凤翔也，留武定节度使孙汉韶守兴元。虔钊既败，奔归兴元，与汉韶举两镇之地降于蜀；蜀主命奉銮肃卫马步都指挥使、昭武节度使李肇将兵五千还利州，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、宁江节度使张业将兵一万屯大漫天以迎之。

壬申，潞王至蒋桥，百官班迎于路，传教以未拜梓宫，未可相见。冯道等皆上笺劝进。王入谒太后、太妃，诣西宫，伏梓宫恸哭，自陈诣阙之由。冯道帅百官班见，王答拜。道等复上笺劝进，王立谓道等曰：“予之此行，事非获已。俟皇帝归阙，园寝礼终，当还守藩服，群公遽言及此，甚无谓也！”

癸酉，太后下令废少帝为鄂王，以潞王知军国事，权以书诏印施行。百官诣至德宫门待罪，王命各复其位。甲戌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；乙亥，即位于枢前。

帝之发凤翔也，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。既至，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，对有数百万在。既而阅实，金、帛不过三万两、匹；而赏军之费计应用五十万缗。帝怒，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，数日，仅得数万缗，帝谓执政曰：“军不可不赏，人不可不恤，今将奈何？”执政请据屋为率，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，预借五月僦直，从之。

王弘贽迁闵帝于州廨，帝遣弘贽之子殿直峦往鸩之。戊寅，峦至卫州谒见，闵帝问来故，不对。弘贽数进酒，闵帝知其有毒，不饮，峦缢杀之。闵帝性仁厚，于兄弟敦睦，虽遭秦王忌疾，闵帝坦怀待之，卒免于患。及嗣位，于潞王亦无嫌，而朱弘昭、孟汉琼之徒横生猜间，闵帝不能违，以致祸败焉。孔妃尚在宫中，王峦既还，潞王使人谓之曰：“重吉辈何在？”遂杀妃，并其四子。闵帝之在卫州也，惟磁州刺史宋令询遣使问起居，闻其遇害，恸哭半日，自经死。

己卯，石敬瑭入朝。

庚辰，以刘昫判三司。

辛巳，蜀在赦，改元明德。

帝之起凤翔也，召兴州刺史刘遂清，迟疑不至。闻帝入洛，乃悉集三泉、西县、金牛、桑林戍兵以归，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，皆为蜀人所有。癸未，入朝，帝欲治其罪，以其能自归，乃赦之。遂清，郾之侄也。

甲申，蜀将张业将兵入兴元、洋州。

乙酉，改元，大赦。

丁亥，以宣徽南院使郝琼权判枢密院，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，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、充端明殿学士。

戊子，斩河阳节度使、判六军诸卫兼侍中康义诚，灭其族。

己丑，诛药彦稠。

庚寅，释王景戡、苕长简。

有司百方敛民财，仅得六万，帝怒，下军巡使狱，昼夜督责，囚系满狱，贫者至自经、赴井。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，市人聚诟之曰：“汝曹为主力战，立功良苦，反使我辈鞭胸杖背，出财为赏，汝曹犹扬扬自得，独不愧天地乎！”是时，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，乃至太后、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，才及二十万缗，帝患之，李专美夜直，帝让之曰：“卿名有才，不能为我谋此，留才安所施乎！”专美谢曰：“臣驽劣，陛下擢任过分，然军赏不给，非臣之责也。窃思自长兴之季，赏赉亟行，卒以是骄；继以山陵及出师，帑藏遂涸。虽有无穷之财，终不能满骄卒之心，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。夫国之存亡，不专系于厚赏，亦在修法度，立纪纲。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，臣恐徒困百姓，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财力尽于此矣，宜据所有均给之，何必践初言乎！”帝

以为然。壬辰，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，自杨思权、尹晖等各赐二马、一驼、钱七十缗，下至军人钱二十缗，其在京者各十缗。军士无厌，犹怨望，为谣言曰：“除去菩萨，扶立生铁。”以闵帝仁弱，帝刚严，有悔心故也。

丙申，葬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于徽陵，庙号明宗。帝衰经护从至陵所，宿焉。

五月，丙午，以韩昭胤为枢密使，以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，权知枢密院记房皐为宣徽北院使。皐，长安人也。帝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，事明宗为左右；然心竞，素不相悦。帝即位，敬瑭不得已入朝，山陵既毕，不敢言归。时敬瑭久病羸瘠，太后及魏国公主屡为之言；而凤翔旧将佐多劝帝留之，惟韩昭胤、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，不宜猜忌敬瑭。帝亦见其骨立，不以为虞，乃曰：“石郎不惟密亲，兼自少与吾同艰难；今我为天子，非石郎尚谁托哉！”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。

戊午，以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保义节度使。

丁未，阶州刺史赵澄降蜀。

戊申，以羽林军使杨思权为静难节度使。

己酉，张虔钊、孙汉韶举族迁于成都。

庚戌，以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冯道同平章事，充匡国节度使。

以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。

帝之起凤翔也，悉取天平节度使李从日严家财甲兵

以供军。将行，凤翔之民遮马请复以从日严镇凤翔，帝许之，至是，徙从日严为凤翔节度使。

初，明宗为北面招讨使，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副都部署，帝与别将事之，尝被酒忿争，拔刃相拟。及帝举兵入洛，知温密与行军司李冲谋拒之，冲请先奉表以观形势，还，言洛中已安定，知温惧，壬戌，入朝谢罪，帝优礼之。知温贡献甚厚。

吴镇南节度使、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知询卒。

蜀人取成州。

六月，甲戌，以皇子左卫上将军重美为成德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兼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事。

文州都指挥使成延龟举州附蜀。

吴徐知诰将受禅，忌照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濛，遣人告濛藏匿亡命，擅造兵器；丙子，降封历阳公。幽于和州，命控鹤军使王宏将兵二百卫之。

刘昫与冯道婚姻。昫性苛察，李愚刚褊；道既出镇，二人论议多不合，事有应改者，愚谓昫曰：“此贤亲家所为，更之不亦便乎！”昫恨之，由是动成忿争，至相诟骂，各欲非时求见，事多凝滞。帝患之，欲更命相，问所亲信以朝臣闻望宜为相者，皆以尚书左丞姚顛、太常卿卢文纪、秘书监崔居俭对；论其才行，互有优劣。帝不能决，乃置其名于琉璃瓶，夜焚香祝天，且以筋挟之，首得文纪，次得顛。秋，七月，辛亥，以文纪为中

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居俭，莒之子也。

帝欲杀楚匡祚，韩昭胤曰：“陛下为天下父，天下之人皆陛下子，用法宜存至公，匡祚受诏检校重吉家财，不得不尔。今族匡祚，无益死者，恐不厌众心。”乙卯，长流匡祚于登州。

丁巳，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

回鹘入贡者多为河西杂虏所掠，诏将军牛知柔帅禁后卫送，与邠州兵共讨之。

吴徐知诰召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宋齐丘还金陵，以为诸道都统判官，加司空，于事皆无所关预，齐丘屡请退居，知诰以南园给之。

护国节度使洋王从璋，归德节度使洺王从敏，皆罢镇居洛阳私第，帝待之甚薄；从敏在宋州预杀重吉，帝尤恶之。尝侍宴禁中，酒酣，顾二王曰：“尔等皆何物，辄据雄藩！”二王大惧，太后叱之曰：“帝醉矣，尔曹速去！”

蜀置永平军于雅州，以孙汉韶为节度使。复以张虔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；虔钊固辞不行。

蜀主得风疾逾年，至是增剧。甲子，立子东川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亲卫马步都指挥使仁贇为太子，仍监国。召司空、同平章事赵季良、武信节度使李仁罕、保宁节度使赵廷隐、枢密使王处回、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鐸、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受遣诏辅政。是夕殂，秘不发

丧。王处回夜启义兴门告赵季良，处回泣不已，季良正色曰：“今强将握兵，专伺时变，宜速立嗣君以绝觊觎，岂可但相泣邪！”处回收泪谢之。季良教处回见李什罕，审其词旨然后告之。处回至仁罕第，仁罕设备而出，遂不以实告。

丙寅，宣遗制，命太子仁赞更名昶，丁卯，即皇帝位。

初，帝以王玫对左藏见财失实，故以刘昫代判三司。昫命判官高延赏钩考穷核，皆积年逋欠之数，奸吏利其征责丐取，故存之。昫具奏其状，且请察其可征者急督之，必无可偿者悉蠲之，韩昭胤极言其便。八月，庚午，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，虚烦簿籍，咸蠲免勿征。贫民大悦，而三司吏怨之。

辛未，以姚顛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右龙武统军索自通，以河中之隙，心不自安，戊子，退朝过洛，自投于水而卒。帝闻之大惊，赠太尉。丙申，以前安国节度使、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。

九月，癸卯，诏凤翔益兵守东安镇以备蜀。

蜀卫圣诸军都指挥使、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，复受顾托，求判六军，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，又至学士院侦草麻。蜀主不得已，甲寅，加仁罕兼中书令，判六军事；以左匡圣都指挥使、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中，为之副。

己未，云州奏契丹入寇，北面招讨使石敬瑭奏自将兵屯百井以备契丹。辛酉，敬瑭奏振武节度使杨檀击契丹于境上，却之。

蜀奉銮肃卫都指挥使、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闻蜀主即位，顾望，不时入朝，至汉州，留与亲戚燕饮逾旬；冬，十月，庚午，始至成都，称足疾，扶杖入朝见，见蜀主不拜。

戊寅，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李愚罢守本官，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三司刘昫罢为右仆射。三司吏闻昫罢相，皆相驾，无一人从归第者。

蜀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鐸与医官使韩继勋、丰德库使韩保贞、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皆事蜀主于藩邸，素凶李仁罕，共譖之云仁罕有异志；蜀主令继勋等与赵季良，赵廷隐谋，因仁罕入朝，命武士，执而杀之。癸未，下诏暴其罪，并其子继宏及宋从会等数人皆伏诛。是日，李肇释杖而拜。蜀渠州都押牙文景琛据城叛，果州刺史李延厚讨平之，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，请诛之；戊子，以肇为太子少傅致仕，徙邛州。

吴主加徐知诰大丞相、尚父、嗣齐王、九锡，辞不受。

雄武节度使张延郎将兵围文州，阶州刺史郭知琼拔尖石寨。蜀李延厚将果州兵屯兴州，遣先登指挥使范延晖将兵救文州，延朗解围而归。兴州刺史冯晖自乾渠引

戍兵归凤翔。

十一月，徐知诰召其子司徒、同平章事景通还金陵，为镇海、宁国节度副大使、诸道副都统、判中外诸军事；以次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、海州团练使景迁为左右军都军使、左仆射、参政事，留江都辅政。

十二月，己巳，以易州刺史安叔千为振武节度使，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节度使。叔千，沙陀人也。

壬申，石敬瑭奏契丹引去，罢兵归。

乙亥，征雄武节度使张延郎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三司。

辛巳，汉皇后马氏殂。

甲申，蜀葬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，庙号高祖。乙酉，葬鄂王于徽陵城南，封才数尺；观者悲之。

是岁秋、冬旱，民多流亡，同、华、蒲、绛尤甚。

汉主命判六军秦王弘度募宿卫兵千人，皆市井无赖子弟，弘度昵之。同平章事杨洞潜谏曰：“秦王，国之冢嫡，宜亲端士。使之治军已过矣，况昵群小乎！”汉主曰：“小儿教以戎事，过烦公忧。”终不戒弘度。洞潜出，见卫士掠商人金帛，商人不敢诉，汉曰：“政乱如此，安用宰相！”因谢病归第；久之，不召，遂卒。

清泰二年（乙未，公元九三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申朔，闽大赦。改元永和。

二月，丙寅朔，蜀大赦。

甲戌，以枢密使、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。

丁丑，夏州节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，以兄行军司马彝殷权知军州事；彝超寻卒。

戊寅，蜀主尊母李氏为皇太后。太后，太原人，本庄宗后宫也，以赐蜀高祖。

己丑，追尊帝母鲁国夫人魏氏曰宣宪皇太后。

闽主立淑妃陈氏为皇后。初，闽主两娶刘氏，皆士族，美而无宠。陈后，本闽太祖侍婢金凤也，陋而淫，闽主嬖之，以其族人守恩、匡胜为殿使。

三月，辛丑，以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。

以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。

己酉，赠吴越王元瓘母陈氏为晋国太夫人。元瓘性孝，尊礼母党，厚加赐与，而未尝迁官，授以重任。

壬戌，以彰圣都指挥使安审琦领顺化节度使。审琦，金全之子也。

太常丞史在德，性狂狷，上书历诋内外文武之士，请遍加考试，黜陟能否。执政及朝士大怒，卢文纪及补阙刘涛、杨昭俭等皆请加罪。帝谓学士马胤孙曰：“朕新临天下，宜开言路；若朝士以言获罪，谁敢言者！卿为朕作诏书，宣朕意。”乃下诏，略曰：“昔魏征请赏皇甫德参，今涛等请黜史在德；事同言异，何其远哉！”

在德情在倾输，安可责也！”昭俭，嗣复之曾孙也。

吴加徐景迁同平章事、知左右军事；徐知诰令尚书郎陈觉辅之，谓觉曰：“吾少时与宋子嵩论议，好相诘难，或吾舍子嵩还家，或子嵩拂衣而起。子嵩携衣笥望秦淮门欲去者数矣，吾常戒门者止之。吾今老矣，犹未遍达时事，况景迁年少当国，故屈吾子以诲之耳。”

夏，四月，庚午，蜀以御史中丞龙门毋昭裔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癸未，加枢密使、刑部尚书韩昭胤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辛卯。以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，充枢密使。延皓，皇后之弟也。癸巳，以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郎为本卫上将军，充宣徽北院使，兼枢密副使。

五月，丙申，契丹寇新州及振武。

庚戌，赐振武节度使杨檀名光远。

六月，吴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卒。先是，史官王振尝询其战功，再用曰：“鹰犬微效，皆社稷之灵，再用何功之有！”竟不报。

契丹寇应州。

河东节度使、北面总管石敬瑭既还镇，阴为自全之计。帝好咨访外事，常命端明殿学士李专美、翰林学士李崧、知制诰吕琦、薛文遇、翰林天文赵延义等更直于中兴殿庭，与语或至夜分。时敬瑭二子为内使，曹太后则晋国长公主之母也。敬瑭赂太后左右，令伺帝之密谋，

事无巨细皆知之。敬瑭多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，冀朝廷不之忌。时契丹屡寇北边，禁军多在幽、并，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，朝夕相继。甲申，诏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。乙酉，诏镇州输绢五万匹于总管府，余军粮，率镇冀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；又诏魏博市余。时水旱民饥，敬瑭遣使督趣严急，山东之民流散，乱始兆矣。敬瑭将大军屯忻州，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，传诏抚谕，军士呼万岁者数四。敬瑭惧，幕僚河内段希尧请诛其唱首者，敬瑭命都押衙刘知远斩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以徇。希尧，怀州人也。帝闻之，益疑敬瑭。

壬辰，诏：“窃盗不计赃多少，并纵火强盗，并行极法。”

闽福王继鹏私于宫人李春燕，继鹏请之于陈后，后白闽主而赐之。

秋，七月，以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节度使。

乙巳，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，将兵屯代州，以分石敬瑭之权。

帝深以时事为忧，尝从容让卢文纪等以无所规赞。丁巳，文纪等上言：“臣等每五日起居，与两班旅见，暂获对扬，侍卫满前，虽有愚虑，不敢敷陈。窃见前朝自上元以来，置延英殿，或宰相欲有奏论，天子欲有咨度，皆非时召对，旁无侍卫，故人得尽言。望复此故事，惟听机要之臣侍侧。”诏以“旧制五日起居，百僚俱退，

宰相独升，若常事自可敷奏。或事应严密，不以其日，或异日听于阁门奏榜子，当尽屏侍臣，于便殿相待，何必袭延英之名也！”

吴润州团练使徐知谔，狎昵小人，游燕废务，作列肆于牙城西，躬自贸易。徐知诰闻之怒，召知谔左右诘责；知谔惧。或谓知诰曰：“忠武王最爱知谔，而以后事传于公。往年知询失守，论议至今未息。借使知谔治有能名，训兵养民，于公何利？”知诰感悟，待之加厚。

九月，丙申，吴大赦，改元天祚。

己酉，已宣徽南院使房皐为刑部尚书，充枢密使；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南院使，仍兼枢密副使。于是延朗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，皐与赵延寿虽为使长，其听用之言什不三四。皐随势可否，不为事先；每幽、并遣使入奏，枢密诸人环坐议之，皐多俯首而寐，比觉，引颈振衣，则使者去矣。启奏除授，一归延朗。诸方镇、刺史自外入者，必先赂延朗，后议贡献。赂厚者先，得内地；赂薄者晚，得边陲。由是诸将帅皆怨愤，帝不能察。

蜀金州防御使全师郁寇金州，拔水寨。城中兵才千人，都监陈知隐托它事将兵三百沿流遁去。防御使马全节罄私财以给军，出奇死战，蜀兵乃退。戊寅，诏斩知隐。

初，闽主有幸臣曰归守明，出入卧内。闽主晚年得

风疾，陈后与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，国人皆恶之，莫敢言。可殷尝谮皇城使李仿于闽主，后族陈匡胜无礼于福王继鹏，仿及继鹏皆恨之。闽主疾甚，继鹏有喜色。仿以闽主为必不起，冬，十月，己卯，使壮士数人持白挺击李可殷，杀之，中外震惊。庚辰，闽主疾少间，陈后诉之。闽主力疾视朝，诘可殷死状，仿惧而出，俄顷，引部兵鼓噪入宫。闽主闻变，匿于九龙帐下，乱兵刺之而出。闽主宛转未绝，宫人不忍其苦，为绝之。仿与继鹏杀陈后、陈守恩、陈匡胜、归守明及继鹏弟继韬；继韬素与继鹏相恶故也。辛巳，继鹏称皇太后令监国，是日，即皇帝位。更名昶。谥其父曰齐肃明孝皇帝，庙号惠宗。既而自称权知福建节度事，遣使奉表于唐，大赦境内；立李春燕为贤妃。初，闽惠宗娶汉主女清远公主，使宦者闽清林延遇置邸于番禺，专掌国信。汉主赐以大第，稟赐甚厚，数问以闽事。延遇不对，退，谓人曰：“去闽语闽，去越语越，处人宫禁，可如是乎！”汉主闻而贤之，以为内常侍，使钩校诸司事。延遇闻惠宗遇弑，求归，不许，素服向其国三日哭。

荆南节度使高从诲，性明达，亲礼贤士，委任梁震，以兄事之。震常谓从诲为郎君。楚王希范好奢靡，游谈者共夸其盛，从诲谓僚佐曰：“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。”孙光宪对曰：“天子诸侯，礼有等差。彼乳臭子骄侈僭怙，取快一时，不为远虑，危亡无日，又足慕乎！”从

诲久而悟，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它日，谓梁震曰：“吾自念平生奉养，固已过矣。”乃捐去玩好，以经史自娱，省刑薄赋，境内以安。梁震曰：“先王待我如布衣交，以嗣王属我。今嗣王能自立，不坠其业，吾老矣，不复事人矣。”遂固请退居。从诲不能留，乃为之筑室于士洲。震披鹤氅，自称荆台隐士，每诣府，跨黄牛至听事。从诲时过其家，四时赐与甚厚。自是悉以政事属孙光宪。

臣光曰：“孙光宪见微而能谏，高从诲闻善而能徙，梁震成功而能退，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，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。”

吴加中书令徐知诰尚父、太师、大丞相、大元帅，进封齐王，备殊礼，以升、润、宣、池、歙、常、江、饶、信、海十州为齐国；知诰辞尚父、丞相，殊礼不受。

闽皇城使、判六军诸卫李倣专制朝政，阴养死士，闽主昶与拱宸指挥使林延皓等图之。延皓等诈亲附倣，倣待之不疑。十一月，壬子，倣入朝，延皓等伏卫士数百于内殿，执斩之，梟首朝门。倣部兵千馀持白梃攻应天门，不克，焚启圣门，夺倣首奔吴越。诏暴倣弑君及杀继韬等罪，告谕中外。以建王继严权判六军诸卫，以六军判官永泰叶翹为内宣徽使、参政事。翹博学质直，闽惠宗擢为福王友，昶以师傅礼待之，多所裨益，宫中谓之“国翁”。昶既嗣位，骄纵，不与翹议国事。一旦，昶方视事，翹衣道士服过庭中趋出，昶召还，拜之，

曰：“军国事殷，久不接对，孤之过也。”翹顿首曰：“老臣辅导无状，致陛下即位以来无一善可称，愿乞骸骨。”昶曰：“先帝以孤属公，政令不善，公当极言，奈何弃孤去！”厚赐金帛，慰谕令复位。昶元妃梁国夫人李氏，同平章事敏之女，昶嬖李春燕，待夫人甚薄。翹谏曰：“夫人先帝之甥，聘之以礼，奈何以新爱而弃之！”昶不说，由是疏之。未几，复上书言事，昶批其纸尾曰：“一叶随风落御沟。”遂放归永泰，以寿终。

帝嘉马全节之功，召诣阙。刘延朗求赂，全节无以与之；延朗欲除全节绛州刺史，群议沸腾。帝闻之，乙卯，以全节为横海留后。

十二月，壬申，以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韩昭胤同平章事，充护国节度使。

乙酉，以前匡国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。时久无正拜三公者，朝议疑其职事；卢文纪欲令掌祭祀扫除，道闻之曰：“司空扫除，职也，吾何惮焉。”既而文纪自知不可，乃止。

闽主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，信重之，乃至更易将相、刑罚、选举，皆与之议；守元受赂请托，言无不从，其门如市。